

猎夫

作者：孟梵

第序节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序

孟梵

俗话说：“男追女隔座山，女追男隔层纱”，在现在生男生女都已经可以控制的二十世纪末，如果你还是坐等男人上门来追的女人，那你就落伍了。

书中的女主角从城市到蛮荒，对她心仪的男人采取一连串大追击，终于掳获美男芳心，寻得真爱，不也是一桩浪漫佳话！

所以，各位亲爱的读者，在你（你）看完这本书后，是不是已经有点心动，睁大眼睛，看看你周遭的好男人或好女人，锁定目标，拟定战略，别再犹豫，心动不如马上行动，先下手为强，说不定也能为自己觅得良缘一桩。

在这儿也警告身旁已有好男人或好女人相伴的读者，慎防各方觊觎的眼光，别因一时大意，成就了别人的良缘。

别说孟梵唯恐天下不乱，但求有情人都成眷属，善哉！善哉！楔子

“艺术家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情或喜怒哀乐，在画中的意境尽情挥洒，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艺术，他完全不需在乎别人的意见，有时甚至可以说是强迫欣赏者接受他们的情绪。毕加索说：‘艺术只是一大堆的谎言’，可是建筑设计却是在现实的基础上，加一点浪漫，多一点对人的关怀，每栋房子，每批建筑，不但要具有美感，还必须要让住的人感到舒适，让他们觉得住在屋里是人生一大享受，不仅是视觉、触觉，更是感官的享受。总而言之，绘画是一种自娱的艺术，而建筑设计则是融合艺术与科学的另一门艺术，我并不排斥画家，但我更沉醉于建筑设计，你可将自己的作品展示于天地之间，而且最大的好处是不怕有人来挤走你的作品！”

耿亚尘以幽默的口吻结束了他旅美最后一场巡回演讲，台下的听众也对耿亚尘精彩生动的演说报以热烈的掌声。

耿亚尘展露他自信、意气风发的笑容，向听众深深一鞠躬，步入后台。

“亚尘！你真了不起！你听听看，观众如痴如醉的掌声！”惠妮一见到亚尘就给他一个热情的拥抱。

“那当然！我如果不是最好的，怎么能让安氏企业的千金对我情有独钟呢？”耿亚尘揽着惠妮志得意满。

“走吧！车子准备好了！爸等我们吃饭呢！”

“嗯！”耿亚尘为惠妮穿上外套。

“耿先生！需要我们备车吗？”大会主办人终于在两人卿卿我我间找到一个空档插话。

“不用了！我们自己有车！”

“这些听众的献花怎么办？”主办人望着后台满满的花，还真有点为难。

“留着或送人，随你们处理吧！”耿亚尘拥着惠妮：“还是走后门吧！免得又被人抓着签

名！”

惠妮点头。

两人一走出后门，就见到一名管家模样的男人，恭恭敬敬地候在门边。

“耿先生，我家小姐请我把这封信交给您！”

惠妮疑惑又有点不高兴地望向耿亚尘。

耿亚尘耸耸肩：“大概又是什么仰慕者吧？！”

惠妮打量着那名年约四十开外的管家，沉稳持重，若不是家世非常好的人家，绝对调教不出如此涵养的管家。

“看来——你的仰慕者来头不小！”惠妮语气中充满敌意。

“拜托哦！你吃这种飞醋，不觉得无聊吗？”耿亚尘摇摇头对那名管家说：“这是我的名片，烦请你家小姐把信寄到我的公司，我的秘书会处理！”

耿亚尘说完拥着惠妮就要走！

“不行！小姐说一定要亲手交给您！”管家声音依然平稳，但却十分坚持。

“亚尘！别理他！也不知道是什么来路？别人都可以用寄的，为什么她就不行？”不知怎的，惠妮就是不希望亚尘跟这个女人有所牵扯。

“算了吧！你没见他一脸固执，我不收他的信，他一定不会罢休的，他回去也不好交代，别为难他了！”说着他还是接了管家手中的信。

惠妮不高兴地先上了车，耿亚尘随后跟上，见惠妮板着脸，不觉好笑。

“你这是做什么嘛！为了一个莫须有的女人发什么脾气！”

“看看你手上的信，你还能说她是莫须有的吗？”惠妮没好气地戳着耿亚尘手上的信，像跟它有仇似的。

耿亚尘这才注意到信封上娟秀的字迹，他忍不住拆开信封。

“你真要看啊？”惠妮娇嗔地抗议。

“看看有什么关系嘛？更何况她还请管家专程跑一趟！”耿亚尘还是拿出了信。

“这是你最后一场演讲，而我没错过之前任何一场。你一定觉得奇怪，从美国东岸到西岸，我场场追踪，究竟为了什么？”

你相信一见钟情吗？而我这样的追踪，就是想证明乍见你的悸动是感于你的神采飞扬，还是真对你情有独钟？

现在我证实了我们有缘，接下来要证实的是我们有没有份，我相信老天会安排一切！

你对你身旁的女人感到满意吗？她漂亮，有钱，有地位，可是你真的满意吗？”

惠妮简直不敢相信，这个女人不但公开表明要追求耿亚尘，甚至还挑拨他们之间的感情，她抢过信，在耿亚尘没来得及制止前就撕了粉碎，拉下窗，扔到窗外去。

“这个女人简直是可恶！”

“惠妮！你做什么啊！”

耿亚尘回过头看着飞散在空中的碎片，不禁对这个神秘女子感到好奇——她可以对自己一见钟情，然后又重复听完十场他的演说？

她既然不现身，又何必请人专程送来这封信？

他望着一脸气鼓鼓的惠妮，自己似乎从未想过对她满不满意，而关于爱情，他可从不信什么两情相悦，外在条件一定是考虑的第一要件。而这个对自己一见钟情的女人，要的究竟是什么呢……？

只有在这里，我的心才能肆无忌惮为你狂跳！

第一章

一开始他就不该接这个案子，要不，他现在应该坐在宽敞舒适的办公室内吹冷气，而不是在这个又湿又热的森林里打转。

早知道他就不该相信胡大平的话——相信在这个人迹灭绝的深山里，会有什么奇特的建筑，也不该为了赌一时之气，独自前来。

他不该贪图杨家七位数的设计费，更何况，他根本不缺钱用。这下钱还没捞到，一代名建筑设计师就要葬身在这个荒郊野外。

想到才刚成为自己未婚妻的惠妮，连自己最后一面都没见着，不知道她是不是会伤心欲绝？为了跟胡大平赌一口气，却失去生命和未婚妻，加上自己多年来的心血，想想真是不值，白白便宜了胡大平那小子。

要不是自己该死的好胜心作祟，经不起胡大平的刺激；要不是自己逞强，拒绝与人同行，如果所有促成自己今天在这里打转的因素，少了其中任何一项，自己就不会顶着烈日，在这里跟死神搏斗。

耿亚尘啊！耿亚尘！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跟人赌什么气？现在你价值七位数的自尊，就陪你葬身于此，化作一堆白骨，无人知晓。

耿亚尘疲惫地坐在地上，身子靠着树干，他已经累得无法再继续打转，他只想休息。仰起头，四周全是高耸举天的林木，顶上那一片天只剩下小小一点，而且愈来愈小，烈日却依旧精确地穿过那小小的一点，直射在他缺水的肌肤表面，疼痛的感觉，早已随着透支的体力而变得迟缓。

汗水从额上滑下停在他的睫毛，他眨了眨眼，抖落了捷毛上的汗珠，连举手挥汗的力气都没有。

他在文明世界的求生本领，到了这蛮荒之处，完全派不上用场。

他不知道自己在深山里走了多久，他知道自己不能坐，不能睡，可是他又饿、又冷，他好困，眼皮很重，很重，所有的声音都离自己愈来愈远，天地之间，仿佛只剩下自己一人。

胡大平的奸笑，惠妮的娇颜，还有自己那间宽阔、舒适的办公室，一一浮现在他的眼前。

醒来吧！醒来吧！这只是一场恶梦，你还这么年轻，事业正如日中天，不能让别人占了第一设计师的地位，尤其是胡大平。

不行！

耿亚尘残存的一点意识，汇集了求生意志，让他睁开了千斤重的双眼，奇迹似地，他看见了一双慧黠大眼，就在自己的鼻前。

他迅速地闭上眼，不可能！这种地方怎么可能会有一双如此水灵、澄澈迷人的眼睛？常听说人快死之前都会产生幻觉，难道自己快死了？天使？

对！一定是天使，自己大概是上天堂了吧！可是天使怎么没有脸？

耿亚尘耳边传来叽哩咕噜的“说话声”，他不知道这些声音算不算说话，因为他一句也不懂，难不成自己上的还是外国人的天堂？

他使劲地再睁开眼睛时，漂亮的眼睛不见了，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张黝黑、画满了图案的“脸”，他甚至无法判断那不是一张脸，而且就贴在自己眼前。

他所能想到的就是牛头马面，一阵惊骇流遍全身，嘴张得老大，声音却干涩地卡在喉际，咕噜咕噜地翻滚，没有一点声音跑得出来，心里想的是——逃，四肢却仍瘫着，眼睛因为惊吓过度而只能瞪着正前方。

自己平日就算没有热心公益，也从不害人，只是有点自负，好吧！有点目中无人，可是有才气的人不都怀才傲物吗？就算这样会有报应，也不至于轮到自己吧？！

一个、两个、三个……

他的惊骇随着眼前牛头马面的增加而升高，他这才意识到自己没有下地狱，而是碰到了食人族，这个发现令他毛骨悚然，惊骇欲绝，他的唇不停地颤抖，只觉一阵晕眩，就失去知觉。

“啊！”

耿亚尘从床上惊坐起来，浑身冒着冷汗，他预期会见到的东西——刀山、油锅都没有，这让他松了口气，他把手贴着心口，确定自己的心脏还继续跳动，知道自己还没死。

惊吓过后，他才发现自己全身疼痛——一种极度疲乏后的疼痛。

屋外传来一阵一阵闷闷的鼓声，他才松懈下来的身子又开始紧绷，想起那曾在他眼前晃动，一张一张可怕的脸，也想起失去知觉前，最后钻进脑子的可怕念头——食人族。

他拖着身子直退至床上的角落，背贴着墙，觉得安全些，才环顾着身处的奇怪屋子，没有桌椅，没有电灯，没有电话，没有任何电器用品，根本没有一件文明世界的东西，整间屋子，就靠着窗口射进屋内微弱的月光，那实在不能算是窗，因为它只是在墙上挖个洞，什么修饰都没有。

各式各样的花沿着墙攀爬至屋顶，几乎整间屋子都是花，从这么多新鲜的花来看，耿亚尘肯定自己绝不是在地狱，如果投射进来的是月光，那么自己也不会是在天堂，那……

耿亚尘不觉打了一阵哆嗦，一股寒意自脚底爬上背脊，难道那些真的是食人族？

愈来愈密集的鼓声，敲得耿亚尘胆颤心惊，自己如果不逞一时之气，现在该伴着惠妮坐在一流的餐厅内，听着悠扬的音乐，而不致缩在这里，听着犹如催命似的鼓声。

想来想去，都怪胡大平，这个跟自己同窗兼死对头的人，从念书时开始，样样事情都跟自己争，念书时，争名次、争分数；工作时，争名气、争地位，谈恋爱则争对象，反正是无所不争。

虽然胡大平不承认，但是耿亚尘及所有认识他们俩的人都知道，不管在那一方面，耿亚尘都略胜一筹。

在建筑界，耿亚尘独树一帜的设计可是有口皆碑，当然他的设计费并不低，然而出得起价钱的人仍不惜巨资请他设计。

在名利双收的情况下，他自然不轻易接案子，尽管有人说他目中无人，有人骂他看上不看下、现实、势利，他也不在乎，反正慕名而来的人也从没断过。

安惠妮！这个商业巨子之女，就是仰慕自己的才气与名气而成为他的女友，而且以安家的财势，她不需要挑个财大气粗，却俗不可耐的人来折腾一辈子，所以她才会挑上耿亚尘，让她镶了金的背景，多了点艺术气息，少了点铜臭。

这回杨氏企业在市郊买了块地，要盖栋房子让三兄弟全住在一块儿。杨氏企业也是商场名家，三兄弟在商场上都各有一番成就，兄弟同住是杨老爷子的意思，地也是老爷子选的。

三兄弟要住在一起，老大、老二又各自都有家庭，房子盖起来就是个大工程，反正杨家有财，这难不倒他们。不过最令他们伤脑筋的是，要盖什么样的房子才能让一大家子的人住得舒适，又可显出杨家的气派。

传统中国式的建筑，几个兄弟都觉得不太合时宜，而西方的建筑格局，老爷子又不喜欢，所以杨家找来了耿亚尘和胡大平，杨家的意思是要两人合作，共同研究，设计一栋大家都喜欢又独树一帜的房子。

耿亚尘仿佛又听到胡大平的声音：

“杨先生！对不起，我想我无法胜任这个工作！”

胡大平一脸的抱歉，语气平淡得几乎让人觉得，他是专程来拒绝的。

他的话才一出口，耿亚尘先是一脸错愕，而后狐疑地望向胡大平，本来还以为今天会是个仇人见面，分外眼红的场面，而且按他的脾气，绝对是非跟自己争到底不可，今天怎么会一开口就灭自己威风，这小子到底在耍什么花样？

“我想这么浩大的设计，只有耿兄足以胜任！”胡大平神情极为认真。

对于胡大平一反常态的礼让与推崇，耿亚尘非但没有感激之意，心中反而升起更高的戒心。

“胡兄！您太客气了！以您的才气，必定也能设计出比我更好的房子！”

杨建安将手一扬，“在找两位之前，我们对两位都作了一番了解，两位在建筑界均属执牛耳之辈，所以你们彼此也无需太过谦让，两位如果肯破例携手合作，必定能设计出让大家都满意的房子，而且也可传为美谈！”

“就是因为这件案子太重要，所以我不敢接！”胡大平一脸虚伪，“我想杨先生既然对我们作了一些了解，必定知道耿兄才是建筑设计这行的顶尖人物，他才是真正的高手！”

杨建安点点头没有反驳。

胡大平脸色有点难堪，虽然是自己谦虚，但当着耿亚尘的面，杨建安的默认，未免也太让自己下不了台，他忍着气继续说：

“我有个构想，不过却一直无法突破设计上的瓶颈，所以我愿意提供我的构思，希望能由耿兄执笔完成设计！”

胡大平愈是恭维，耿亚尘就愈如芒刺在背的不自在，胡大平不但反常，居然还要让自己的构思，简直有点匪夷所思，不过他脸上依然挂着笑，不动声色地盯着胡大平问：

“胡兄想必还有下文吧？”

胡大平笑了笑，也没吭声，从公文包中拿出一份卷宗，摊开了放在桌上。

杨建安跟耿亚尘一齐走到他的身边，夹在卷宗内是一张影印图，可能底稿本身就不是很清楚，所以影印的效果也不是很好，只能看出一个大概的轮廓。杨建安是个外行，当然看不出个所以然，而耿亚尘虽然没表示什么，却暗自称讚不已。

胡大平指着影印图说：

“这是民国初年不知从何处流出的手绘图，作者已不可考，我在图书馆翻阅一些建筑史料的书，无意间看到这张翻印的图片，因为年代久远，又未经妥善保存，加上翻印时原稿就不是很清楚，所以这张图片看来很模糊，不过你们还是可以看得出，这建筑物本身简直就是力与美的结合，梁柱、大门，全都没用一根钉子，而且用的全是一些未经人工雕琢的原始材料，可是所有的衔接，都那么完美无缺。”

“可是这些材料恐怕取得不易吧？”杨建安思索着说。

“材料可藉由人造石或木来替代，这倒不成问题，如果耿兄能以这种建筑风格为主设计，兼采西方欧式建筑为辅，必定能设计出独树一帜，与众不同的房子！”

杨建安听了频频点头，大有赞赏之意，可是耿亚尘却觉得胡大平挖了好大的一口井，等着自己往下跳。

“不过这张图片拍得这么模糊，只怕耿先生很难深入研究吧？”杨建安望向耿亚尘。

耿亚尘早就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

“胡兄既然能得到这份资料，必然还有更详尽的资料是不是？”耿亚尘一直以不变应万变，他倒想看看胡大平究竟搞什么鬼。

胡大平像早料到耿亚尘会有此一问，他胸有成竹地笑着说：

“据我所知，这些建筑物是建在滇缅边界的深山内，因为人烟罕至，所以少有人见过这些建筑物，作者又不可考，资料十分有限！如果耿兄愿意跑一趟，相信必能对这些建筑物有更深入的了解，而且我相信，这张图片只是所有建筑的一部份，也许那里还有更多，更奇特的建筑，也必能带给耿兄更多的构想！”

“胡兄！您不会要我为了一个传说长途跋涉吧？”

“如果你没去，您怎么肯定这只是一个传说呢？”

胡大平！你终于露出狐狸尾巴了，搞了半天，就是要我去那蛮荒之地，如果自己一去不回，他就是建筑界第一把交椅，这算盘打得可真精。难怪他这么慷慨地让出自己的构思；难怪他这么推崇自己接下这件案子，原来是想放长线钓大鱼。

耿亚尘仔细看着那张图片，不可否认的，民国初年，在那种与世隔绝的蛮荒之地，就有人能建造出这种完全靠物理原理支撑整栋建筑之架构，不但令人赞叹，简直是无懈可击，就算胡大平不提，他也会想去走一遭，只不过现在去了，却像掉进陷阱。

“耿先生如果愿意，我愿意支付你到那里的所有费用，外加一笔七位数的设计费！”杨建安绝对相信耿亚尘的能力。

杨建安高额的设计费，令胡大平有些咋舌，他知道杨氏给的设计费绝对不低，可是却也没想到这么高。表面上胡大平依然是一副不为所动的样子。

令耿亚尘心动的不只是七位数的设计费，而是这庞大设计费背后所代表的评价，而且单是这件案子本身就是一种挑战，这次的设计可能会使自己在建筑史上留下不朽的一页。只不过，这么好的机会，这么优渥的条件，胡大平怎么会轻易放弃？难道还有什么更可怕的阴谋？

他一脸怀疑地望着胡大平，直截了当地问：

“胡大平，既然你有构思，又有资料，又对这个地方作过了解，杨先生也提供这么好的条件，你为什么不去呢？”

耿亚尘当着杨建安的面，把话问得这么白，摆明着说胡大平有阴谋，胡大平有些窘，不过他仍力持镇定地解释着：

“我刚才已经说过，这种高难度的设计，已经超过我的能力范围，万一有个闪失，我的招牌砸了没关系，影响整个杨氏企业的形象，我可担待不起！”

胡大平这番冠冕堂皇的理由，不但说服了杨建安，也令耿亚尘无从反驳。他已经自贬了，总不好再打压，否则未免太欠风度。

“耿先生的意思怎么样？”杨建安逼着耿亚尘下决定。

耿亚尘是很想去，不过传说总是传说，除了画这张图的人之外，从没有人真正见过这批建筑物，更何况这作画的人根本不可考，或许根本就没有这个人，也或许这只是一张凭空想象的图，被后人加上了一些神秘色彩，再加上一点传说。万一自己老远跑到那儿，扑了个空……还有，以自己今天在建筑界登峰造极的地位，有必要冒这个险吗？只要娶了安家唯一的掌上明珠，自己拥有的身价，何止几十倍的七位数？犯得着以自己英俊潇洒之躯深入蛮荒吗？

“我看还是算了吧！杨先生！要耿兄去那么远的地方，实在有点强人所难，还是请耿兄就地取材，求新创意，凭耿兄的才华，必定也可以设计出很好的房子，只是可惜了这么好的构思……”胡大平一脸惋惜，作势就收起卷宗。

“等一等！”耿亚尘压着胡大平的手：“我去，胡兄给小弟这么好的机会！我不去，岂不

辜负了您一番美意？”

耿亚尘明知道胡大平激自己跳入他的陷阱，偏偏自己就是咽不下这口气，而且当着杨建安的面，如果拒绝了，不管有没有找到这座古迹，自己都先输了一步。

胡大平脸上那抹可恨的冷笑，又浮现在耿亚尘的眼前，他摇头骂着自己：“耿亚尘，你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跟胡大平赌什么气呢？”

屋外的鼓声突然停了下来，外面的黑一下子落入寂静中，而这样的死寂比刚才阵阵的鼓声还教耿亚尘感到害怕。鼓声停了，是不是表示他们将采取什么行动？

这该死的胡大平，怎么没告诉自己，这里有什么原始部落，起码自己还可以在出发前，对经常在这一带山区出没的土著作些了解，现在也不会如此束手无策，只能坐以待毙。

想想自己在文明世界中，虽没有呼风唤雨的能耐，但至少也是随心所欲，可是现在，他却连站起来的勇气都没有！

不知道过了多久，死寂依然死寂，耿亚尘简直觉得度分如年，过度僵硬，使得他原本就非常疼痛的身体开始发麻。一身冷汗，濡透了他的衣服。

就这么坐着也不是办法，他们若是不想煮了自己，应该不会在睡觉时间来探视自己；若是想煮了自己，现在已过了晚餐时间，离吃消夜可能还有一段距离，或许自己应该想办法逃出去，他一个人千里迢迢跑来这里，稀有建筑没看见就已经够窝囊，命再丢在这里，岂不是太冤枉了。

说做就做，他才准备起身，却发现自己的身子像年久失修似的，每根关节都不听使唤，他用力直起身子，跪在床上，膝关节像卡住似的喀啦喀啦地响，在这一片死寂中，声音听起来格外惊心动魄。

耿亚尘立即停止了动作，因为在这一片死寂中，他不知道这样的声音会传多远！

他又等了一会儿，确定除了自己有些急促的呼吸声之外，没有其它的声音，他才又壮起胆子，蹑手蹑脚地下了床。

他的脚才一着地，却根本无法支撑自己的重量，使得整个人扑跪在地上，他又不敢喊出声，用手捂着嘴，强忍着痛，这才发现自己透支的体力并没有完全恢复，以自己这种情况，就算逃得出去，可能也是死路一条，不过怎么样也好过坐在这里等着被人煮来吃。他还是决定要逃。

才走到门口，正准备跨出去时，休止的鼓声又再度响起，耿亚尘心头一惊，想都没想，就退回床上躺了下来，他仔细聆听，才发现这回的鼓声中还夹着歌声，其实那也不算是歌声，那只是很多人一起发出的声音，跟着鼓声的节奏，听起来像是在唱歌。

耿亚尘虽然不懂音乐，也不知道他们在唱些什么，但他至少可以从歌声中听得出欢欣与兴奋，可是这样的黑夜，他们在兴奋什么呢？

糟了！他们不会真有吃宵夜的习惯吧？

令耿亚尘更害怕的是歌声愈来愈清晰响亮，表示这些人正朝着自己而来，他本来想冲出去，杀出重围，继而转念一想，既然自己处于昏睡状态时一直安然无恙，或许暂时装睡还可以躲过这一劫，等天一亮，再想办法逃出去。

有了打算，他赶紧闭上眼睛，想想不对，又抹干了脸上的汗，他一直告诉自己：镇静、镇静！可是自己那颗不安的心仍不听使唤地噗通噗通乱跳。

歌声、鼓声同时停止，可是耿亚尘却强烈地感觉到，似乎就停在门口，接下来凌乱不一的脚步声，显示不止一人走进屋子里，他虽然躺着，可是全身上下每一个细胞都处于备战状态。

耿亚尘知道这些人正围在自己周围指指点点，像是在讨论又像在争执，耿亚尘心中的害怕简直是难以言喻，尤其是这些人说的话他一句也听不懂，这时他才真正感受到任人宰割是什么滋味，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在讨论该从那个部位下手。

他突然觉得有人贴近自己，那是一种不用睁开眼睛也可以知道的感觉，更何况这个人就在他的正上方，对着自己的脸轻轻的呼吸，那个人好香，不是化学合成的香水味，而是一种天然散发的香味，如果换个时空，他也许会觉得遍身舒畅，可是这个时候，他却紧张得手心直冒汗。

争执依然没有停止，他真怕这个贴近自己的人把自己生吞活剥了。过了好一会儿，清幽的香味淡了些，他知道那个人不再贴着自己，他悄悄地睁开眼，隐约地见一群人在床尾争执，他怕被发现，所以很快地又闭上眼睛。

这些人看起来不像缅甸人，那么他们应该是属于云南山区部族，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看在都

是同胞的份上饶了自己？

耿亚尘突然僵直了身子，寒意窜升，头皮直发麻，因为他的手被人紧握着，他感觉得出握在手中的纤细柔滑，肯定是只女人的手，可是这突如其来的动作，依然令他脚底发冷，而且他从来也没听说食人族的女人是吃素的。那手却还很挑逗地，手指在他手背上来回游走。

争执声终于中止，耿亚尘的手被握着，整个屋子又陷入一片沉寂，他不知道这次的中止是不是因为有了结论，安静的压力，袭击着他，他简直快给逼疯了，他真想坐起来大声问：你们到底想怎么样？可是他却紧张得只能紧握着手中的手，那是他现在唯一的支撑力量。

令人窒息的沉静，终于被一阵纷沓的脚步声打破，那些脚步声退出屋外，渐行渐远，这才稍稍化解了耿亚尘的紧张，可是他依然不敢睁开眼睛，因为那个女人并没有离开。她放开了自己的手，关上了门，竟然又走回来，坐在床边。

这下可怎么办？就这么僵持着能耗多久？而且这个女人好象没有要离开的意思。

“我知道你已经醒了，你何不睁开眼睛咱们谈谈，省得你自己吓自己！你的身体还没完全复原，可别又吓坏了！”

耿亚尘这一惊非同小可，他霍地坐直了身子，眼睛直盯着坐在床边的女人，他简直不敢相信，在这种地方居然会听到跟自己相同的语言。

女人的脸上蒙着薄纱，只露出那双充满笑意的大眼，黑白分明，晶莹澄澈，眼睫毛又黑又长，眼神慧黠灵动，对！就是这双眼睛，自己在森林里见到的就是这双眼睛。

她毫不羞涩地直盯着自己，眼睛眨呀眨，像会说话似的。

“你……”耿亚尘指着她，半天说不出话来。

“我叫月灵，阿努说我是月中的精灵下凡，所以叫我月灵！”

月灵？月中的精灵？这个叫月灵的女人，除了皮肤有点黑，谈吐、气质并不像蛮荒部落中的人，更何况她还有个这么诗情画意的名字。但之前那一张张像画了符的脸又是怎么回事？

“是你们救了我？”面对月灵，他仍有些害怕，毕竟他还不确定她是不是素食者。

月灵点点头。

“我出去打猎，见你昏倒在林子里，就把你救回来了，不知道是你命大，还是老天特别眷顾我！”

耿亚尘发现虽然她说着自己相同的语言，但他一点不懂她的意思。

月灵对耿亚尘脸上的疑惑视而不见，她从搁在地上的篮子中拿了一个翠绿椭圆的果实，轻轻细细地剥去外皮，递给耿亚尘。

“你昏睡了两天，一定饿了！”

耿亚尘有些犹豫，迟迟不敢去接。

月灵笑着说：

“你怕什么？下毒吗？我们如果真想害你，你早已不知道死了几回，还需要大费周章的救你回来，在你昏睡两天醒来后，再下毒害你吗？”

“那很难说，也许你们不想乘人之危，也或许你们不想让人死得不明不白！”

“如果是这两个理由，你就更没有担心的道理。”

耿亚尘想想也是，自己现在身体尚未完全复原，他们也没把话跟自己说清楚，在一连串惊吓之后，他还真是饿了。

他接过月灵手中的果子吃了一口，肉厚汁甜，味极甘美，还没吞下第一口，他就迫不及待地吃了第二口，汗水滑过他的喉际，滋润了他因紧张而干涩的喉咙。

“这是什么水果？这么好吃？”耿亚尘又咬了一大口。

“这里不像文明世界，每样东西都有一个名称，这种水果在这里随手可得，并没有什么特别！”

月灵的语气极自然平稳，令耿亚尘胆子大了不少。

“听你的语气，你好象对外面世界相当熟悉，难道你去过？”

月灵笑而不答。

耿亚尘吃完之后有些意犹未尽，月灵善体人意地又拿了一个给他。

“我什么时候可以离开？或者你们是不是好人做到底，送我下山？”

月灵摇摇头。

“什么意思？”耿亚尘怔怔地看着月灵。

“你不能走！”

“不能？”耿亚尘停止了咀嚼，“为什么？”

“因为你是上天指派给我的丈夫，而且你将继承月牙族酋长之职！”

月灵说得理所当然，可是耿亚尘却差点没把口中的东西全部喷出来。

“酋长！”他吞下口中还来不及细嚼的水果，失声地喊着。

“这有什么好惊讶的，你娶了酋长的女儿，当然就是名正言顺的酋长！”

“酋长的女儿？”耿亚尘一想到一张张鬼画符似的脸，这酋长的女儿大概也高明不到那里去，“为什么一定是我呢？”

“阿努曾说……”月灵见耿亚尘一脸迷惑，解释着说：“阿努就是酋长，他对族人说，第一个进入牙山的男人就是我的丈夫！”

“你是酋长的女儿？”

“不像吗？”月灵俏皮地反问。

至少这一点让耿亚尘安心一点，不过也难讲，到目前为止，他也只见到月灵的眼睛，虽然那双眼睛是那么迷人。

“看来我来的还真不是时候！”耿亚尘不知道这到底是幸还是不幸？

“你说什么？”月灵没听清楚。

“没什么！你同意？！”

月灵点点头。

“为什么？我是说你看起来也不像没有受过教育，我看起来也不像什么真命天子，为什么你会答应这么……这么荒谬的事呢？”月灵看起来倒不像是个不讲理的人，所以耿亚尘试着说之以理。

“如果自己也中意就不荒谬了是不是？”月灵的口气和缓，但语气却很坚定。

耿亚尘惊讶地望着月灵，发现她比自己想象中来得强硬，本来他还想如此温驯的女子，还有双柔情生波的眼眸，想必也不致于难看到什么程度，可是现在竟然一见到男人就想嫁，这么开放而且却还罩着面纱，会不会……

这种飞来艳福，要是换了时间，换个地方，也许自己会怦然心动，可是现在他只有一个念头就是——逃。

“对不起，月小姐！”

“叫我月灵！”

“月灵小姐！”

“月灵！”月灵坚持。

“好！月灵！”耿亚尘真搞不懂这个女人怎么这么拗，“谢谢你们这么抬举我，不过真的很抱歉，我已经有未婚妻，所以……”

月灵挥手打断耿亚尘的话：

“无妨！反正你再也不会回去，所以有没有未婚妻都无关紧要了！”

耿亚尘简直不相信自己所听到的话，这辈子，他只听过绿林大盗强抢民女做押寨夫人，从来没有听过酋长之女强逼人结婚的。

耿亚尘摇摇头。

“月灵！你是堂堂酋长之女，我只是一个来路不明误闯领地的男人，我实在是高攀不上！”

“你真的是这么想吗？”月灵直视着耿亚尘。

耿亚尘其实真正的想法是深觉委屈了自己，月灵这么一问，问得他有些狼狈，他忙转移话题：

“我的意思是，我们素昧平生，你怎么可能中意我？难道就凭我在这里昏睡两天？！”

耿亚尘仍试着说服月灵，既然没碰上什么食人族，他当然想活着离开，至少也得回去骂骂胡大平，否则怎么咽得下这口气。

月灵依旧神闲气定逐字地说：

“就凭你是耿亚尘！”

耿亚尘真宁愿自己继续昏睡，从醒来到现在，他实在受了太多惊吓，尤其这个叫月灵的女人，说出来的话更是句句惊人。

“你认识我？”他瞪着月灵讶异地问。

月灵摇摇头，指着放在床头的袋子。

耿亚尘循着她手指的方向望过去，才发现自己的行李就放在床边，可能自己一直处于紧张状态，所以没有注意。

他拿过袋子，翻看着里面的东西。

“你放心！月牙族的人很安于现状，他们对别人的东西没有兴趣！”

月灵这么一说，倒显得耿亚尘的举动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其实袋子里他最在乎的就是那台商功能的相机，这回没见到自己想看的建筑物，相机当然一直没能派上用场。

他想想也很可笑，如果自己丢了性命，这些东西对自己还有什么意义呢？

“对不起！我只是……”

“没关系！怀疑是住在文明世界的人都有的通病，而且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法。”

耿亚尘再次被月灵打断了话，他奇怪这个女人仿佛可看穿人心事似的，在她面前，他就像是完全透明般，一点也不得隐藏。在她所谓的文明世界中，自己就算不能把女人玩于股掌之中，但也不至于像这样被操控，在外面世界他出众的外在条件，在这里好象样样都变成了一文不值的废物。

“我真的不能娶你，我得回到我的世界，或许在我的世界里我有身分、有地位，可是在这里，我什么都不是，而你却是最尊贵的，我真的高攀不上！”

耿亚尘实在找不出理由来反驳月灵，他没听过什么月牙族，不知道他们有什么习性，月灵虽然看起来温驯，说起话来也不愠不火，可是他仍不敢把话说得太硬，毕竟身处他人屋檐下，更何况还是个王法管不到的地方，惹毛了她，自己连公道都没得讨。

“你就当做死后重生！”

“问题是我的脑子记得以前所有的事，这样怎么能重生呢？”耿亚尘仍耐着

月灵盯着耿亚尘好久好久，久得耿亚尘觉得自己都快成为化石，他紧张得就像一个等着宣判的犯人。

终于，月灵不疾不徐开口说：

“月牙族有个族规，凡是见到我的男人，就一定要娶我为妻，要不，你也可以有另一个选择！”

“什么选择？”也许是一个转机，所以耿亚尘急急地问。

“挖去双目！”

月灵把这四个字说得稀松平常，并没有特别加重语气，也听不出什么威胁的意味，可是耿亚尘仍感到一阵寒意，他相信月灵说的绝对是真的，而且像自己这么不知好歹的一直拒绝，下场可能还不只是挖去双目这么简单。

他再次后悔跟胡大平赌气，这一辈子回不了家跟碰上食人族相比，其实也只是长痛跟短痛的差别而已。

他有些无奈地望着月灵，过了一会儿，突然想到什么似地吼着：

“我根本没见过你对不对？你一直蒙着面纱，我根本就不知道你长什么样子是不是？只要你跟你的族人解释，以你的身分，他们一定不会为难我的，对不对？”

耿亚尘眼神中闪着神采，正当他钦佩自己急中生智的反应时，月灵却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很快地摘下了面纱，耿亚尘连阻止她的机会都没有。

在月灵摘下面纱短短的几秒间，耿亚尘虽然明知后果的严重性，可是他所能做的却只是盯着月灵，因为他无法将自己的眼光自那张撼动他内心的脸移开。

月光洒在她脸庞，竟只像是为她衬底似的，那么自然；月光就像她生命的一部分，她真的就像月中的精灵，就像与天地万物同生，与自然合而为一，耿亚尘没想到一双灵眸下，竟有着比眼睛更吸引人的美，所有的赞叹全写在他的表情上。

月灵又挂上面纱。

“现在你可见过我了！”月灵的语气有些狡狴。

耿亚尘这才回过神，有些懊恼地快说不出话来：“你……”

月灵站起来走到门边：

“你考虑考虑，明天一早，你必须把你的决定告诉所有的族人！”

月灵临出门又转过身警告着说：

“千万别做傻事，大白天你都不一定能找到下山的路，更别说是晚上，而且被其它的人抓去，事情可就不会是逼婚这么简单，你自己可要想清楚！”

耿亚尘沮丧地躺了下来，不知道这算不算报应，自己对爱情一直要求条件登对，现在一个酋长的女儿，至少在这里，她可是一人之下，众人之上，条件算相当好的，耿亚尘苦笑地摇摇头。

月灵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温柔中带着霸气，完全让人无从反驳。这么漂亮的女人非己莫嫁，自己该觉得高兴才对。

他环顾空荡的屋子，完全没有一件文明世界的产物，就连这张勉强叫做“床”的东西也是用木头架成的，自己怎么能在这里终老一生呢？

在自己的世界里，他有身分、有地位，拥有名车、洋房，还有美女相伴，可是在这儿，他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是。

好吧！就算那个月灵很美，自己也有点心动，可是就这样放弃自己拥有的一切值得吗？

不对啊！

耿亚尘坐了起来，这个女人不管怎么看，肯定受过高等教育，怎么会出现在这种地方？她父亲是酋长，她却美得不像土著。

胡大平故意激自己来找那个传说中的建筑，为什么？难道他们串通好的？胡大平曾经追求过惠妮，就算是订婚之后，他也没有完全死心，会不会……

不可能？就算胡大平能收买一个女人，他怎么能收买整个月牙族？而且那个女人神情笃定，口气泰然自在，一点也不像初来乍到，显然还有些权威，难道她真的是酋长之女？

或者胡大平买了一群人来演戏？

耿亚尘摇摇头，如果胡大平这么做，未免太大费周章了！

他再摇摇头，清了清自己纷乱的思绪，然而另一个念头又窜进他的脑海。

人家都说滇缅一带的部族，女人的性子又烈又狠，她可以为你付出所有的感情，至死不渝，可是负心汉也绝不会有好下场。

蛊！

一想到这个字，耿亚尘就不由得一阵哆嗦。

如果不答应，她会不会对自己下蛊，然后让自己生不如死？

不会吧？月灵这么美，说起话来甜蜜温柔的，心肠应该不会这么狠吧？！而且自己一开始就很清楚地表明态度，也没占她便宜，连面纱都是她自己摘的，真要这样被下了蛊，岂不冤枉？

惠妮如果知道他在这里被逼婚，不知道她会有什么反应？胡大平铁定是幸灾乐祸，这根本就毋庸置疑，想到属于自己的一切，就这么莫名其妙地拱手让给胡大平，耿亚尘真是愈想愈不甘心。

他想来想去，还是想不出一个结论，躺下去，又无法在昏睡两天之后继续入睡。侧过头，看着架上的食物，想吃又有点怕，可是实在饿得慌。

管他的，反正自己不管采取什么行动，都得先恢复体力，而且月灵说的也有道理，他们若真想害人，自己早已不知死了几回，先吃再说吧！

第二章

早晨第一道阳光照在耿亚尘的脸上，他翻了个身，根本不想睁开眼睛，他多希望昨晚的一切只是一场梦；他多希望睁开眼睛之后，看到的是自己舒适的房间，还有惠妮……他忽然间没办法确定自己是不是真的希望见到惠妮，这样的犹疑，连他自己都觉得讶异。

“你的胃口不错，看来你的身体也应该恢复得差不多了，只是不知道你的脑子是不是也清醒了？”月灵看着篮子里的食物几乎被耿亚尘吃得精光感到相当满意。

这是月灵的声音，清清楚楚，实实在在，这绝对不会是梦了，他无可奈何地睁开眼睛，面对现实。

“如果你真的是月中的精灵，怎么太阳出来，你也没消失？”其实耿亚尘并不是真的希望她消失，只是此时此地，面对这样一个令人心动的美女，他觉得有点怕，可是他又不确定怕自己些什么？

“那只是一种比喻，你不会相信这个吧？”笑意依旧萦回在月灵的眼眸。

“我也不相信会有酋长的女儿来逼婚，可是不也发生了！”耿亚尘一脸的苦笑。

“走吧！大家都在等我们呢！”月灵不理睬耿亚尘的自嘲，牵着他就要往外走。

“等我们做什么？”耿亚尘明明知道，可是他坐直了身子，还是问。

“当然是等着帮我们举行婚礼啰！我不相信你真的会选择挖去双目！”月灵一副想当然尔

的样子。

“你真的要嫁给我？”耿亚尘不死心地问。

月灵点点头。

“你没听过‘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了我，难道你要跟我回去？”

月灵摇摇头。

“我只听过‘入乡随俗’，既然你入了我们的乡，当然得随我们的俗！”

“我们根本没有感情，这样的婚姻怎么会幸福呢？结婚是女人一辈子的事，你不再考虑清楚吗？”耿亚尘觉得自己好象在做死前的挣扎。

“你想得太多了，这里的一切根本不受文明世界的规范，包括感情，只有在这里，我才能想爱就爱，不必有所顾忌。”

耿亚尘听得一头雾水。

“你到底是谁？”

“我就是我，一个落人凡间的精灵！”月灵拉着他：“收起你所有的问题，放下你文明人的身段，跟我们共欢吧！”

月灵的语气虽不强硬，但耿亚尘看得出来她心意已决，而且不知道为什么，他总是辩不过她，昨晚如此，今天也是如此。

他只好下了床，拿了鞋……

“别穿鞋！这里没有人穿鞋，别忘了，‘入境随俗’！”

他这才发现月灵赤着脚，没办法，他只好又放下鞋，赤脚踏在粗糙的地上，他还真不知道该怎么跨出脚步。

“走啊！去感受大地的呼吸，很棒的！”

耿亚尘可没心思去体会什么大地的呼吸，他只担心这么走会不会伤到脚，他没办法像月灵那样飞奔，每一个脚步，他都跨得非常小心。

“走快点！”

月灵一催，耿亚尘不由得抬起头来，却被眼前的景象震慑得无法再挪动自己的脚步。

月灵见耿亚尘迟迟没有跟上来，停下脚转过身，只见他目瞪口呆，一脸惊异地直视着前方，她肯定他不是盯着自己，因为他的眼光落在自己的身后。

月灵循着他眼神中那股崇拜望过去，所见到的除了蓝天，青翠的树林，以及穿透枝桠的日影外，就只有族人居住的——圈屋。

月牙族的人有很大的凝聚性，他们的屋子都是毗邻而筑，沿着山势围成一个圆形，为了抵御外侮，整个圈屋就只有一个出入口，如果抵御不成，他们也将葬身于自己的土地上。

耿亚尘住的那一间其实是间囚室，犯了错的族人，就会被逐出圈屋，不供吃喝，三天后才能入屋。月牙族的人心地善良，这样的惩罚对他们而言已经相当严重了，而挖去双眼之说，当然是月灵编出来吓耿亚尘的。

如果不是月牙族的一份子，是不能住入圈屋的，所以月灵才叫人摘了许多花布置四室，暂时让耿亚尘栖身。

她对于耿亚尘的反应感到奇怪：“怎么了？”

“那屋子……”耿亚尘指着圈屋兴奋莫名。

“那屋子怎么样？所有月牙族的人都住在圈屋，沿着山坡都有，有什么好奇怪的？”月灵真搞不懂，自己投怀送抱主动求婚，他是明推暗拒，百般不愿，现在见了圈屋倒兴奋得忘了自己还身处险境。

“胡大平没有说谎！”耿亚尘兴奋地喊着：“它真的存在，真的存在！”

“胡大平？！”月灵不明白这些圈屋跟什么胡大平扯得上什么关系？

耿亚尘顾不得赤足，也不怕受伤，三两步冲回去，从袋中翻找着胡大平给他的资料，却怎么也找不着，或许掉在什么地方，自己忘了，不过也没关系，他早把那些资料熟记在脑海中，用不着比对，他就可以肯定，这些就是自己要找的建筑，只是没想到自己遍寻不获，却在落难时意外得见。

他拿出了相机又冲了出去，不停地对着那些建筑物拍照，他一边按着快门，一边自语着：

“这下胡大平可没话说了，拍了照片回去，让他知道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难倒我耿亚尘！”

他兴旧地只顾拿着相机取角度，根本忘了还站在一旁的月灵，直到月灵突然闪入他的镜头内，他不小心按下了快门，才放下相机，想起自己的处境，那股子兴奋消退了大半。

他冷静下来，沮丧地放下相机，自己现在都不知道还回不回得去，拍了照片又如何？难不成做明信片寄给胡大平吗？

“你千里迢迢，冒着生命危险跑来这里，就为了这些圈屋？”月灵不相信有人会傻到做这种事。

耿亚尘点点头。

“你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就为了这些只供月牙族人遮风避雨的房子？！”

耿亚尘听得出月灵话中的不以为然，有点不服气，也像是在为自己辩解地说：

“你有你的执着，我也有我的坚持，有什么不可以吗？”

月灵笑着说：

“可以！现在你已经实现了你的坚持，那么可以帮我完成我的执着吗？走吧！”

耿亚尘神情黯然地跟在月灵身后，自己是实现了坚持，可是又没有人知道，有什么用？

月灵走到了入口，叽哩咕噜地不知道跟站在门口的族人说些什么，耿亚尘见了这些人，才确定自己见到的那些牛头马面，就是这些人，不过有了几次经验，再加上一点心理准备，感觉好象比较没那么可怕。

月灵牵着亚尘走进圈屋内，一路上亚尘没见到什么人，却强烈地感觉到那些从四面八方投射在自己身上的目光，他不自觉地抓紧了月灵的手。

走到了圈屋的正中央，他的目光又被这栋建筑所吸引，他不由得放开了月灵的手，原地转了一圈，他真不敢相信这样浩大的工程，这种地形，这种环境，这样的取材，居然来自一些完全没有建筑观念的土著，他们凭借着什么力量？耿亚尘深深的感动，一种震撼性的感动。

他又想拿起相机，月灵忙阻止着他。

“别拍，他们没见过相机，别吓着他们了！”

“难道你见过？！”耿亚尘一直对月灵那些似是而非的话感到很疑惑。

“我？”月灵短暂迟疑后笑着说：“我当然见过，你忘了刚才不就在圈屋外拍过了吗？”

“可是我并没有告诉你，这个东西叫做相机啊？”耿亚尘仍是一脸狐疑。

月灵还没回答，一阵一阵的鼓声四面八方响起，耿亚尘一时也无暇深究他心中的疑问。

人群慢慢地一个一个走出圈屋，就站在廊下，他们的脸上各有不同的纹彩，不论男女老幼皆裸露上身，赤色，道道地地的原始部落，更显得月灵的与众不同。

“为什么只有你穿著……嗯……衣服，还戴着面纱？”其实月灵穿的真的也不能算是衣服，那只是……他也说不上来是什么？

“你忘了我是酋长的女儿！”

月灵牵着耿亚尘走到最大的一间屋子前站着，从屋子里走出一个土著，应该是阶级较高的土著，高喊了几声，所有的人都跪了下来。

月灵也跪了下来，耿亚尘站在中间，倒像是所有的人都向他下跪似的，他有点不知该如何是好。

“跪下！”月灵扯了扯耿亚尘的衣服。

“跪什么？你没听说‘男儿膝下有黄金’，你说跪就跪？”耿亚尘压低了嗓子拒绝，毕竟是在别人的地盘上。

月灵忍不住噗哧一声笑了出来。

“你笑什么？不对吗？”

“对对对！不过如果你连命都没了，还顾得了你膝下的黄金吗？而且此时此地，高唱这大男人论调，并不表示你的勇敢，而只是不识时务！”

耿亚尘想想也是，这种时候，这样的坚持，真的是毫无意义！

“我可告诉你，阿努是整个月牙族人的精神象征，冒犯了他，就等于跟整个月牙族为敌，到时我可救不了你！”月灵威胁着说。

“好吧！大丈夫能屈能伸！”耿亚尘还是跪下了，不过说句话自我安慰。

他又开始不断地暗自咒骂胡大平，这是他现在唯一可泄愤的方式。

鼓声突然停了下来，他也停止了咒骂，接下来不知道又有什么事，他必须集中精神。

从屋内缓缓地走出一位年约六十开外的男人，看他的装扮，耿亚尘不用问也知道一定是月灵口中的“阿努”，可是他是一个东方人，而且一看就知道他是标准的汉人，边疆部族的装扮，掩盖不了他身上浓浓的书卷气，直到他生定之后，耿亚尘都无法收回自己惊讶的眼光。

“他……”亚尘指着那名老者。

“别指！”月灵忙拉下亚尘的手。

“可是……”

“阿努！他……”

月灵打断耿亚尘的疑问，而那名老者又举起手打断月灵的话。

“别说族人听不懂的话！”

耿亚尘这才恍然，怪不得月灵会说中国话，原来他有个懂汉语的父亲。

“可是我们得说些让他听得懂的话啊！”月灵指着亚尘。

老者想了想，点点头，然后先高声地对族人说了一些话，耿亚尘听不懂，又怕他宣布一些对自己不利的事，急急地问着月灵。

“他说什么？”

“别吵！”月灵轻喝着，手却紧握着他的手，以安抚他慌乱的心。

那名老者的话才停下，整个圈屋内响起一片欢声，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

“他们怎么了？什么事这么高兴？”他们虽然笑着，可是耿亚尘依旧紧张，谁知道他们不是准备煮了自己大快朵颐。

“阿努在宣布我们的喜讯！”月灵虽然逼婚逼得理所当然，但到最后关头，她仍然有着女人的娇羞。

喜讯？对耿亚尘而言，这虽然称不上是恶耗，但怎么也不会是喜讯。

“这怎么行？！”耿亚尘霍地站起来。

震动似的欢呼声一下子全静了下来，所有人的眼光全都集中在耿亚尘身上。

“月灵！你不是说已经跟他说好了吗？”酋长冷峻的声音，充分表达了他被冒犯的不满。

月灵站起来背对着父亲，耿亚尘却抢先一步指着她说：

“搞了半天这全是你一个人的主意！”

月灵拨开耿亚尘的手，压低了声音冷冷地说：

“你当着族人的面拒绝我，并不是我下不了台，而是你的性命不保，别把我的话当回事，命是你的，你自己决定！”

月灵停了一会儿按着说：

“请露出你的笑容，他们虽然听不懂你的话，可是他们绝对可以从你的神情中看出大概！”

耿亚尘越过月灵，迎着酋长冷冽的目光，盘算着该怎么做，他绝对相信在这个三不管地带，私刑是一定有的，自己若想要在这个蛮荒地大难不死，就不能在这个时候意气用事，先过了这关保住性命要紧，否则连回去的机会都没了。

他缓下脸色，清了清喉咙。

“我的意思是这样太委屈月灵了！”

月灵知道这根本不是耿亚尘的真心话，但是她不在乎。

酋长点点头，又高声说了几句话，震天的欢呼声再次响起，耿亚尘这回不用问也知道是怎么回事。

每个人都把事先准备好五彩缤纷的花瓣撒向天空，花瓣随风纷飞，飞散在阳光下，格外鲜明耀眼。

轻快的鼓声也在此时伴着族人的欢呼声响起，每个人的情绪都持续沸腾，以他们心中的愉悦，来祝福这一对新人。

耿亚尘不得不承认这是一场盛大感人的婚礼，虽然没有珠光灿烂。没有席开百桌的排场，可是有谁的婚礼可以得到这么多人真正衷心的祝福？可惜的是时间不对，地点不对，连心情也不对，世界上娶得如此如花似玉的美娇娘，却不知如何是好的男人，大概还没有几个吧？胡大平！胡大平！真被你害惨了。

经过一连串的仪式，耿亚尘一直被动地做着每一个必要的动作，最后终于在月灵的指示下，抱着她回到她房间。

他轻轻地把月灵放在床上，走到门边关上了门，想想不妥，又把门打开。

“他们已经认定你是我的丈夫，关不关门其实没那么重要，你不必在那儿伤脑筋了！”月灵坐在床上，双脚自然地垂在床边。

耿亚尘最后还是决定关上房门，他环顾月灵的房间，满屋子的花，满地的花瓣，连床上也撒了许多花瓣，而花香萦绕整个房间。

“你还真是爱花成痴！”

月灵笑笑，伸手就要去揭面纱。

“别揭！”耿亚尘吓得忙阻止着月灵。

“你打算让我戴着面纱跟你过一辈子吗？”

耿亚尘想想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不置可否地耸耸肩。

在月灵揭去面纱的同时，耿亚尘别过头去，他无法面对月灵令人动心的美。

“你打算背对着我过一辈子吗？”月灵一直温柔的逼着耿亚尘。

耿亚尘发现自己对月灵好象一点办法都没有，他转过身，与月灵四目相接，那双美丽的眼眸中盛满似水柔情，在昨晚惊鸿一瞥中，他知道月灵美，可是这样扣人心弦的凝望，他还是无法将自己的眼神自用灵缱绻深情的目光中移开。

月灵下了床，走到耿亚尘的面前，执起他的手，贴在自己的心口。

“你感觉到我的心跳吗？”

月灵的声音像咒语似的，耿亚尘点点头，眼光仍然停在她的脸上。

“只有在这里，没有世俗的一切约束，我的心才能肆无忌惮地为你狂跳，你懂吗？”月灵一脸真挚。

耿亚尘不懂，他不懂为什么月灵总给自己一种感觉——一种她早已认识自己的感觉。可是月灵的话却提醒了他，他是属于那个俗不可耐的世界，他甩甩头，拉回了目光，抽回了手。

“对不起，我……”

“你不喜欢我吗？”

“这跟喜不喜欢无关，而且你根本不知道，要抗拒像你这样一个女人，对男人是一种多大考验！”耿亚尘真不知道该怎么说，既不能明说自己打定主意要离开，又不想在这个时候占月灵的便宜。

“你不需要婉拒我，你只需要放松你自己，安心在这儿做你的酋长！”月灵整个人偎在耿亚尘的胸膛前。

“酋长？！”耿亚尘真不敢相信，在这场婚礼之后，竟然会拥有一个酋长的头衔。

“可是！我……”

月灵踮起脚尖吻住了耿亚尘的唇，也堵住了他的话，不管他是拒绝或接受。

耿亚尘一开始有些错愕，但月灵那么真，那么深的吻却融化了他对月灵设起的防御网，他张开双臂紧紧地拥着月灵。

他虽然不是什么情场老手，但也非情窦初开，可是从没有一个女人能这样吻入自己的心灵，让自己觉得不可抗拒，即使是惠妮，那个在文明世界即将跟自己步入礼堂的女人，他吻着她时，好象总隔了一层保鲜膜，少了什么似的。

月灵的吻毫无保留，那么全心全意，整间屋子只听见两人急促的呼吸，两人就像在吻中探索彼此，在吻中寻求一条共通的脉络，直达彼此的内心深处。

月灵体内的热情传到耿亚尘的体内四处奔窜，所有的感情都在体内急速燃烧，可是月灵的话却在两人激情的狂乱中，在耿亚尘的耳畔回荡。

“只有在这里，我的心才能肆无忌惮地为你狂跳！”

那么出了这里之后呢？

不行！

耿亚尘推开了月灵，对月灵，他做不出一夜风流的恶行。

“酋长他……我是说，你父亲看起来并不像月牙族的人，他怎么会在这里做酋长？”耿亚尘必须找些问题来浇熄两人的狂乱。

月灵虽然逼了耿亚尘娶了自己，而今主动献爱却又遭拒，一抹难掩的受伤之情涌现在她眼神。

耿亚尘只能视而不见，他怕自己的不忍会动摇自己的决心。

“你打算跟我聊到天亮吗？”月灵绕到他的面前，直视着他。

“我只是觉得奇怪，月牙族的人，怎么会让一个外人做酋长，统治这里的一切？”耿亚尘故意回避着月灵的问题。

过了好久，月灵才深深叹了口气。

耿亚尘面对月灵的失望，他真的于心不忍。

“我父亲是个医生，他很喜欢探险，当年跟朋友深入蛮荒却脱了队，是我母亲细心的照料，才将他从鬼门关拉回，而凭着他的医术，救了老酋长，受到所有月牙族人的崇拜，甚至视为天神，或许他感于母亲对他无保留的付出，也或许是他悟透生死大事，看破世俗，所以他娶了酋长美丽的女儿，就是我的母亲，理所当然地做了酋长，就这样一个平淡无奇，老掉牙的传奇版本。”

月灵口中的平淡无奇，却是耿亚尘最做不到，最看不破的。

“难怪你对文明世界那么熟悉，原来你父亲是个医生！”

月灵的话不无试探之意，可是却只换得耿亚尘一句无关痛痒的话，使她脸上失望更深。

耿亚尘想想苦笑着说：

“你父亲凭着他高超的医术，赢得整个月牙族的敬仰，我呢？我凭什么让你的族人把我奉为天神？帮他们设计房子吗？”

“凭你是我的丈夫，这就够了！”

月灵坚定的眼神，望得耿亚尘有点心虚，他明明理直气壮，可是从月灵的眼眸中，他却仿佛看到一个始乱终弃的负心汉。

“如果你今天救的人不是我，而是其它任何一个人，你也会嫁给他吗？”耿亚尘心中仍有许多疑惑。

月灵摇摇头。

“你是你，任何人都不会是耿亚尘！”

“如果我没来，难道你一辈子不嫁吗？”

“可是你来了不是吗？这是神的旨意！”

耿亚尘早领教过月灵的拗，可是他不知，月灵固执到可以用各种不同的理由来解释这一切。

“你真的相信神会为你安排一切？！”

“我相信，而且神确实也为我做了安排，祂给了我机会，我就一定要争取我想要的！”月灵停顿了会儿，用更坚定的神情和语气说：“而你就是我要的！”

耿亚尘摇摇头，自己的口才地不算迟钝，可是想说服月灵却不是自己能力所及。

“你不睡吗？”月灵又恢复了温柔的口吻。

“我？”耿亚尘面有难色，也有些不知所措。“我想我需要一点时间来调适我的心情，毕竟从一个建筑设计师，一下子跃为统治一族的酋长，这完全不同的行业，实在令我难以适应！”

“希望这不是你拒绝我的借口！”

“我想所有的借口都动摇不了你的决心对不对？”

“没错！只不过这样会令我伤心！”

耿亚尘摇摇头说：

“看了你的脸就要被挖去双目，更何况现在还结了婚，下场一定加倍凄惨，那我又何必费事地找借口，对不对？”

月灵根本不相信他的自圆其说，她凝视着耿亚尘，像要看穿他的心事似的。

“你是因为要保住性命才娶我的是吗？难道你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月灵问得耿亚尘不知如何回答，也许一开始，他真的只为了保命，可是月灵震撼自己心灵的亲吻，与自己的莫名其妙而生的感情不自禁令他开始怀疑，若是自己对月灵没有任何感觉，他这么费力地抗拒她的吸引又为了什么？自己大可做个虚情假意的坏男人，为什么不呢？

这么多他从未有过的奇妙感觉，在自己身陷危境，加上心理压力的情况下，他根本无法分辨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我们别谈这些了，你先睡吧！”经过一天的折腾，他已经累得没办法再与月灵争辩。

月灵也不再逼他，顺从地走到床边躺下。

对月灵这回意外的顺从，耿亚尘如释重负地吁了口气，他走到窗边，整理着这短短几天来一连串惊人的混乱。自己莫名其妙有了老婆，又莫名其妙做了酋长，而属于自己的一切就这样被斩断，也许现在报上已经刊出自己的照片，外加几句“痛失英才”、“英年早逝”等诸如此类的惋惜之语。

那又如何？过几年，冒出几个新人，就不会有人记得“耿亚尘”这个名字了。

惠妮呢？她会为自己伤心落泪吗？或者胡大平正拥着她，安慰她破碎的心？胡大平铁定是惺惺作态，而惠妮虽然做不到生死不渝，可是总会有点伤心吧？

当初会跟惠妮订婚，不能说没有感情成分，但虚荣心至少占了七成，惠妮或许也是，他竟然记不起跟惠妮四目相望时，是否曾经有过悸动，他甚至想不起跟惠妮接吻时是什么感觉？

怎么会没有印象呢？心跳加速？血脉贲张？刹那即永恒？这些感觉都没有，可是总有一些让人印象深刻的事情吧？至少自己就永远忘不了月灵的吻，月灵的眼眸，月灵的温柔，还有……

不行！得赶紧想办法离开，否则日子一久，他就不敢保证还会有今天的决心，而且也不可能每晚都明月灵先去睡，比较起来，他还是比较喜欢做建筑设计师，对月灵，就只有抱歉了！

月灵突然从床上惊坐起来，见耿亚尘睡在地上，她才松了口气，想想也真委屈了这个男人，好日子过惯了，睡在又硬又冷的地上，一定很不舒服。

她下了床到耿亚尘的身旁，跪坐在地上，轻轻摇着他的肩膀。

“亚尘！亚尘！”

耿亚尘翻转个身，睁开眼睛，见月灵坐在自己的身旁，像个小妻子般，柔柔地望着自己，他还真有一种新婚燕尔的感觉。

“饿了吧？我带你去吃东西！”

耿亚尘坐起来，筋骨虽有些酸痛，但精神总算是养足了。

“今天天气不错，我们先出去走走好不好？”耿亚尘刻意的漫不经心，听起来却又特别小心翼翼。

月灵奇怪地盯着他。

“干嘛这样看我？”耿亚尘有些不自在。

“我只是奇怪，昨天你还千百个不愿，怎么睡了一觉倒转性了？而且这几天，哪天的天气不好？”

“心情不一样嘛！”

“怎么不一样？”月灵逼着问。

“如果不能改变现状，只有认命适应对不对？”耿亚尘耸耸肩，故意把话说得无可奈何。月灵自有打算，她才不管耿亚尘是真认命了，还是敷衍自己。

“好啊！我们走！”月灵拉着耿亚尘就往外走。

“我可以带相机吗？”

“带相机做什么？”

“帮你拍照！”耿亚尘脱口而出。

“你这话说得也太离谱了吧？”月灵笑着说：“这儿又没有冲洗店，照像干什么？”

耿亚尘背起相机，有点耍赖地说：

“你放心，我这台是万能相机，等等你就知道！”

月灵点点头，至少耿亚尘不再说“不”，这总是一个好的开始。

“走吧！”

“等等！”

“又怎么了？”月灵又停下脚步。

“你不用蒙面纱了吗？”

月灵抿着嘴直笑。

“怎么了，你怕全族的人都被挖去双目吗？”

“不会吗？”难道这条族规只针对自己。

“女人结了婚就死会了，还蒙着纱做什么？”

“你连死会这种用词也知道？”耿亚尘有些诧异，他不觉得那个懂汉语的酋长会懂得这么通俗的用词。

“走吧！这么多问题！”

月灵挽着耿亚尘的手往外走，对于他的问题则避而不答。

耿亚尘心里想着别的事，所以也没再追问，他跟着月灵走出圈屋，月灵对这一带环境相当熟悉，所到之处，风景幽静、美丽，如果没有挖眼、逼婚之事，倒也令人心曛神怡。

“月牙族的人从不下山吗？”耿亚尘若无其事地问。

“下山做什么？外面是个吃人的世界，稍不留神就会尸骨无存！”月灵摘了几朵花拿在手上。

“你父亲呢？难道他不想回家看看？”耿亚尘一边问一边找着下山的路。

“当你在所有人的心目中都成为过去式的时候，你又何必活着回去吓他们，也许还会带给某些人不必要的困扰！”

“你喜欢这里的生活吗？”

“这里很美不是吗？”

“那你为什么要嫁给我？”耿亚尘停止了搜寻，认真地问。

“因为我……”月灵停下脚步，转过身，却在面对耿亚尘时接不下口。

耿亚尘没想到一直对答如流的月灵会突然无言以对，而且这个问题他并不是第一次问，为什么这回她却答不出来？

“我是说，既然你生于此，长于此，又深爱这里的土地、这里的人，你为什么坚持要等待一个外地人的来临，难道你真为了我终身不嫁？”

月灵走到耿亚尘的面前，手指慢慢滑过他的脸庞，脸上漾着醉人的笑容。

“耿亚尘，你是名建筑设计师，这个行业勉强也可算是艺术的一部分吧？！为什么你老像科学家似的，每件事情都要追根究底，保有一点神秘感，不是很浪漫吗？”

“浪漫只是王子与公主的爱情故事！”

“只要你愿意，它就会成为我跟你的故事！”月灵殷盼地凝望着他。

耿亚尘不明白，对月灵这样一个蛮荒女子，为什么她一举手，一投足，一个眼神，一个笑容，都令自己如此怦然心动，自己所有的爱情守则，对月灵好象全不管用，昨晚上定的决心，现在竟有些动摇。

他甩甩头，甩去了情不自禁和心中即将流窜而出的感觉，一只手抓着月灵的双手，另一只手从袋中拿出一条事先备好的长藤，绑住月灵的手。

“你干什么？”月灵讶异地问。

“对不起月灵！我真的没办法留在这里！”

耿亚尘拉紧了长藤，见月灵紧皱眉头，忙松开些问：“疼吗？”

“真正疼的是我的心！”月灵在意的是这样的坦白自己的感情，依然留不住耿亚尘，而且她也低估了他的倔强与毅力。

“真的很抱歉，我不是有意要闯入你的生活，可是我必须回到我的世界！”耿亚尘又拿了另一条长藤绑住月灵脚。

“你一个人走不了的！”月灵恐吓他，“让月牙族的人找到你，他们会把你剁了喂狼！”

耿亚尘抱起月灵放到树下。

“在喂狼之前，我总得试试，既然你们从没离开过，就不会知道下山的路，而我除了运气外什么都没有，如果我死在山里，就当是我辜负你一番心意的惩罚吧！”

“你宁可冒生命的危险也不愿意留下来？”月灵满心失望。

耿亚尘突然有股冲动——带月灵一起走，可是行吗？别说她无法适应自己的世界，有惠妮在，带着她又该如何？收做二房吗？

“这里应该还是月牙族的领地，应该不会有其它的人来，再过一会儿，他们就会来找你！”他无法回答月灵的问题。

他站起来转身就走，走了几步，又折回月灵的身旁，俯下身轻吻月灵的唇，心中竟有些难舍。

他下定决心似地直起身子，头也不回地朝他认定的方向走，月灵定定地望他的背影也不喊他，她不知道耿亚尘这一走会是事情的结束还是另一个故事开始。

第三章

耿亚尘不知道在无际的丛林里走了多久，也不知道还要走多久才能找到下山的路，他总以为自己很聪明，却在短短的几天，做了两项最蠢的决定，一是跟胡大平赌气深入蛮荒；另一桩则是离开月灵，使自己重陷蛮荒。

起初他还信心满满地往前走，煞有其事地做上各种记号，可是到最后，他简直就是漫无目的地走，难道老天真的为了他离开月灵而惩罚他吗？

自己是二十世纪新男性，却莫名其妙在深山里被人逼婚，尽管月灵如此令自己心动，可是就是有点不甘愿，难道这样也错了吗？更何况所有的事情都不是自己能做得了主的。

他一步一步地走着，全身像没了知觉似的，整个世界离他愈来愈远，愈来愈远……

“醒了！醒了！”

耿亚尘缓缓地睁开眼睛，模模糊糊地像有几个人围在自己身旁，他闭上眼，再睁开眼，那些模糊的人影还在，他才确定真的有人围在身边。

那些来回晃动的人全穿著白色的衣服，耿亚尘的意识及判断力并没有随着眼睛打开，一时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

“你还好吗？有没有那里不舒服？！”

耿亚尘循声望过去，那个说话的男人脖子上挂了一个……他睁大了眼睛，天啊！他居然挂了一个听诊器。

这个惊人的发现给了他起身的力量，他坐起来扒着男人的手喊着：

“你是医生是不是？是不是？”

男人笑着说：

“你看我的样子不会像是邮差吧？”

“这里是什么地方？”

“市立医院！”

耿亚尘再看看自己躺的床，虽然是医院的床，但那可是一张真正的床，他激动地喊：

“我回来了！我终于回来了！”

“你身子很虚弱，别太激动了！”医生替他稍作检查之后点着头说：“你的身体不错，现在除了有点虚弱之外，其它并没有什么大碍，不过现在你最需要的是休息！”

耿亚尘想想不对，他记得在完全失去知觉之前是倒在杳无人烟的山里，怎么会躺在医院呢？

“我怎么来的？我是说，我会怎么会在这里？”

医生一边作病历记录一边说：

“你昏倒的地点选得不错，就选在我家门口，所以我才送你来医院，按你体力透支的程度，还有你脚上那双破损不堪的鞋，想必你一定走了很远的路。”

“可是我明明……”

耿亚尘打住了话，或许是自己精神恍惚记错了，好不容易才回到文明世界，可别因一时争辩而被人当成了疯子，到时想回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世界，恐怕比要离开月灵更难。

耿亚尘突然想到什么似的又喊：

“我的相机呢？”

一名护士拿在手上在他的眼前晃了晃：

“你说的是这个吗？”

耿亚尘一把抢过相机，仔仔细细地检查，确定没有人动过才算放心，自己弄得这么狼狈，再丢了唯一的证据，这个脸可就丢大了，而且有了这些照片，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打电话给叫杨建安派人接自己回去。

月牙族既然在滇缅交界的山区，那么自己不是在滇就是在缅，这些人说的是中国话，那一定就是滇，他抬起头望着医生问：

“我可以打电话吗？”

“现在？”医生有些为难地说：“你现在需要多休息！”

“医生！我很好，你刚才不也说过，我的身体状况不错对不对？我只是很累，可是也没听过有人累得连电话都不能打的吧？况且我必须找人来付医药费，你救了我，我总不好意思连医药费都付不出，让你对医院不好交代！”耿亚尘只想赶快离开这里，他恨不得现在就看到胡大平懊恼、惊讶、羡慕的眼光！

“好吧！密斯李！去找张轮椅来推他去我的办公室！”他当然不想有金钱上的问题。

耿亚尘心中的兴奋胜过他身体上的疲惫，握着话筒时手都有些颤抖。

“喂！杨先生！”

听到杨建安的声音，耿亚尘才真有一种历劫归来的感觉，一颗心已快要跳出来。

“喂！那位？！”

“耿！亚！尘！”

杨建安一接到耿亚尘的电话，就立即派人前去接耿亚尘回来。

再踏上自己的土地，耿亚尘真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心中百感交集，难以言喻的激动一直充塞于胸臆之间，他从来没有一刻，对自己的土地有这么深的感动。

他跟杨建安只有在讨论设计图时见过一面，但杨建安在接到自己的电话后，二话不说，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自己接回来，所以在机场见到杨建安，他就像见到亲人似地紧紧拥着他，所有的感谢都尽在不言中。

现在他躺在家中的按摩浴缸内，热水松弛了他全身疲乏的肌肉，还有每一根紧绷的神经，这才是属于自己的生活，这才叫做享受。

他闭上了眼睛，让水流按摩他每一寸肌肤，脑中所有的思维也随之冲淡，他要他的脑子跟身体一起得到彻底的休息，然后再干干净净、从从容容地去见惠妮，还有胡大平——尤其是见胡大平，他当然得略去自己狼狈不堪的那一部分。

摒除了心中、脑子所有的杂念之后，有个人影却倔强地不肯离开，耿亚尘甩甩头，依然挥

不去那个人影，那个影像却愈来愈清晰。

月灵！是月灵！

他睁开眼睛，舀了盆水从头淋下，人是清醒了，月灵的影子却像归定位似的停着不动。

不！不可能，那个跟自己生活在两个世界的女人，她应该在她自己的世界，怎么会跟着自己回来，难道她真对自己下了蛊？

那场婚礼自己完全是被逼的，不论在感情上，在道义上，自己都没有负责的道理，就算她是自己的救命恩人，也不能要自己以身相许，可是自己怎么老是有那种做了亏心事的感觉。

忘了吧！属于月灵的那一段，在自己选择离开的那一刻已经结束，没道理让它在这里延续。

他摇摇头，想想自己在感情上一向拿得起放得下，为什么会让一个活在深山中的蛮荒女子搞得自己心神不宁，满腹牵挂？

去找惠妮吧！目前为止，除了杨建安，还没让任何人知道他回来，给惠妮一个惊喜，她一定会告兴得痛哭流涕。

耿亚尘走出浴室，换了衣服，重新投入自己的生活。

“惠妮！你死心吧！耿亚尘去了多久？一两个月有了吧？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胡大平摇晃着杯中的酒，品尝着道地香醇的威士忌。

“没消息也不一定表示他就死了！”

惠妮虽然对耿亚尘是虚荣多于感情的成分，但他毕竟是自己的未婚夫，而且这么优秀，有才气，长得那么称头，要是死了实在是可惜。

“那种蛮荒地方不知道有多少原始部落，每个部落都有不同的习性，而且想必都相当残忍，你没听说什么下蛊啊、食人族，还有我们想都想不到的事情，都可能发生在深山里！”胡大平一心想劝惠妮放弃跟耿亚尘的婚约。

“你明知道那么危险还叫他去，不是存心想害死他吗？”惠妮也知道胡大平一直想排挤耿亚尘。

胡大平脸上闪过一丝不自然，但旋即恢复了镇静，徐徐地啜了一口酒润喉定神，而后神态自若地开口道：

“我提供资料给他，是想让他在设计上能更上层楼，何况当初也没人拿刀架着他非去不可，那是他自己选择的，怎么能怪我呢？”

“胡大平！你算了吧！”惠妮明白地说：“建筑界谁不知道你跟耿亚尘是王不见王的死对头，你巴不得除掉他好坐这第一把交椅，无缘无故的，你会把这么大的机会白白让给他？我们认识又不是一天两天，当着我的面，还睁着眼说瞎话！”

“惠妮！你可别冤枉人啊！如果耿亚尘回来了，他可就声名大噪，身价、行情可是今非昔比，我跟他的距离也就愈差愈远，而且他还可得到杨氏给的七位数设计费，你说我这么做，对我有什么好处呢？”胡大平挨着惠妮的身旁坐下，放下酒杯，握着她的手。

惠妮任由他握着自己的手，眼神中带着一点鼓励性的暧昧。

“如果你掌握了七成的胜算，当然就值得你赌一赌是不是？”

惠妮说的没错，但她只说中胡大平后半段的心事。其实一开始，他激耿亚尘深入蛮荒，目的只是要他吃点苦头，为他长久以来，被耿亚尘踩在下面的委屈泄泄恨，毕竟他知道的一切，只是未经证实的传说，但耿亚尘自大狂妄又好强，他早料到他会一定会去，只不过一开始他所想到的结果是耿亚尘吃尽苦头后无功而返，随着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各种臆测之言传出，他才开始思考，如果耿亚尘永远没回来，自己将可得到的好处。

现在他坐在安家的豪华别墅，还真希望耿亚尘就此消失，永远都别回来。不过也要等惠妮转向自己的怀抱，如此一来，他得到的又何止杨氏付出的七位数！

惠妮当初在他跟耿亚尘之间选择了耿亚尘，只因为他样样都略胜自己一筹，心高气傲的惠妮，当然不会选择第二，但如果没了耿亚尘，自己就是惠妮的最佳选择，情况又不同了。

“我并不在乎那七成的胜算，我在乎的是你！”有了惠妮的鼓励，他索性把话说白了。

惠妮当然知道胡大平打什么主意，但不可否认，若是没有耿亚尘，胡大平绝对是自己优先考虑的人选，她现在等的只是让时间来冲淡那些蜚短流长，然后名正言顺地接纳胡大平的感情，她不需要塑造一个贞节烈女的形象，但她也不能背负水性杨花的恶名，坏了安家的名声。

惠妮抽回了自己的手，拿起酒杯放在胡大平的手上。

“喝你的酒吧！这时候说这种话，不觉得不太合适吗？”

惠妮这句没有一点苛责意味的回答，等于默许了胡大平，他欣喜若狂地喝干杯中的酒，然后又抚着惠妮的手，故作感慨地说：

“漫长的等待，总算有了代价！”

“瞧你！像我平常对你多坏似的！”惠妮娇嗔她笑着，比起耿亚尘，胡大平的嘴可甜得多。

惠妮平常怎么对自己，胡大平怎么会不知道？只要有耿亚尘的地方，惠妮的冷淡是一定的，平常就算没有摆着脸，但绝不会有此时的热络，但他现在只能既往不究，就当作日后减少奋斗三十年的代价。

“惠妮！我是真的爱你！”他当然懂得打铁趁热的道理，所以双手环抱着惠妮。

“还说，也不怕隔墙有耳！”惠妮白了胡大平一眼，却没有离开他怀抱的意思。

没有拒绝便是鼓励，胡大平更大胆地将惠妮拉向自己，轻吸着她的耳垂。

“只要我们两情相悦，怕什么隔墙有耳！”

“你别闹了！”

惠妮象征性地阻止胡大平，却任由胡大平柔柔的唇印在自己的脸颊、粉颈，一路往下滑。

“叮咚！”

门铃一响，惠妮马上推开胡大平，调整自己有些急促的呼吸，凉了撩头发喊：“阿琴！去看看谁来了？”

胡大平一脸悻然，忍不住在心里咒骂着这个来的真不是时候的访客，扫兴又杀风景，本来还想试试惠妮会接受自己到什么程度，这么好的机会，就这样被破坏了，这次是刚好惠妮的父母一齐出国，以后要等这么好的时机，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

“怎么？生气啦？”惠妮依偎着胡大平。

胡大平想想今天也不是没有进展，反正来日方长，根本不必急于这一时，否则倒把自己心有所图表露无遗。

“怎么会呢？明白了你的心意，是我最高兴的事！”

胡大平又摆出了笑容。

惠妮坐直了身子笑着说：

“你跟耿亚尘真是不一样。”

“哪儿不一样？”

“嘴上工夫不一样啊！”

耿亚尘当然也会说些哄女人的话，但惠妮知道他绝对说不出这种昧着良心的甜言蜜语，而且他跟自己订婚，是基于三分爱慕，七分为自己跟他登对的家世和美貌，但对自己的财富，绝不比胡大平感兴趣。

胡大平当然听得出惠妮嘲讽自己花言巧语，但他佯装不懂，语意暧昧地说：

“你还没试过就知道啦？”

惠妮白了他一眼骂着：

“你啊！光是嘴上吃豆腐的工夫就无人能及！”

胡大平也不否认地笑着，反正娶惠妮是指日可待，他才不在意这些打情骂俏的嘲讽。

阿琴跑到大门口，一看居然是耿亚尘，吓得指着他瞠目结舌地说不出话。

“阿琴！你干什么？不认识我啦？还不开门！”耿亚尘以为阿琴只是对自己消失了两个月后再次出现感到讶异。

“你……你……你不是已经……”阿琴结巴了半天，还是没把话说完。

耿亚尘这才发现，阿琴脸上惊骇的神情，绝不止是讶异。

“怎么？你以为我死啦？”耿亚尘逗着阿琴，想缓和她的害怕？

阿琴听了这句话，居然猛点着头。

“对啊！胡先生说您已经死了，怎么会……”

“这可恶的胡大平，先激我去那不毛之地，害我差点进了鬼门关，他倒轻松自在的在这儿散播谣言！”耿亚尘望着阿琴，“你听过鬼会在大白天出现吗？如果我是鬼，我飞进去了就好了，干嘛还站在这里等你开门？！”

阿琴赞同地点点头。

“这不就结了，还不开门！”

阿琴看看耿亚尘，一脸焕然，实在也不像鬼，所以打开了门，先前的害怕消失之后，另一层顾虑又随之而起，脸色就显得有些犹豫。

“耿先生！我们家小姐不在！”

“不在？”耿亚尘瞄了一眼停在中庭的两辆车，一辆是惠妮的跑车，另一辆是胡大平的车

子，心里就不舒服，但他依然面不改色地望着阿琴：“怎么？我才失踪两个月，你心里的主子就换人啦？！我以前可待你不薄啊！”

阿琴猛摇着手辩解着：

“不是啦！耿先生，我只是……”

“没关系！”耿亚尘扬起手打断阿琴的话：“我知道你也是身不由己，现在让我进去，你就去忙你的好不好？”

阿琴虽然怕惠妮生气，可是想想耿亚尘从不把自己当下人，而胡大平却把自己当做他的佣人似的呼来喝去，她就一肚子不高兴。耿亚尘回来了最好，让胡大平早点滚出安家。

她点着头说：“那您自己进去，我去忙了！”

耿亚尘朝她轻轻地挥挥手。

这可恶的胡大平，不但想接收自己的名声、地位，连自己的未婚妻也不放过，未免也太狠了！不过没关系，再过一分钟，我就让你跌落云端，一切成空。

他整整衣服及手中的花，自信满满地朝屋里走。

走到了玄关，他突然放轻了脚步，只见胡大平不知道跟惠妮说什么，惠妮依着他咯咯地笑。

耿亚尘发现他似乎高估了自己的魅力，他以为至少惠妮会为自己的失踪感到忧心忡忡，可是现在他真怀疑惠妮甚至连牵挂都没有。

他依然堆起笑容，神闲气定地走进客厅。

“这么巧，胡兄也在，省得我再跑一趟到贵府拜访！”

惠妮以为阿琴会走进来通报，一听到耿亚尘的声音，两人都霍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脸上都是惊惶失措。

胡大平本存有害人之心，跟惠妮调情又被逮了正着，心虚得直冒汗。

不管在感情上，在惠妮的心中，耿亚尘都濒临死亡状态，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活像自己红杏出墙被人逮着，没想到，自己会在这样的场面，面对自己死而复活的未婚夫。

耿亚尘见他们两人直瞪着自己，脸上除了震惊之外，还有着尴尬与不知所措，这样的惊吓，耿亚尘多少也有报复的快感。

“怎么？看你们的样子好象见了鬼似的，那么紧张，是不欢迎我回来，还是我来的不是时候？”耿亚尘的眼光故意在两人的脸上游移。

他们两人依旧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接耿亚尘的话。

耿亚尘把花递给惠妮，托起她的下颌，故作心疼地说：

“我不在这两个月，你一定急坏了，看你，瘦多了！”

“还说呢！你一去就两个月，丢我一个人在这里干著急！”惠妮神情虽然仍有些不自然，但总算是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耿亚尘顺势拥着惠妮。

“什么时候回来的，怎么也不早点通知，我好去机场接你！”惠妮甜甜地问。

“今天早上回来的，你们正忙着，大概也没时间来接我吧？”耿亚尘故意拖长了尾音。

胡大平不知道耿亚尘似是而非的话中，那句是真指控，那句是玩笑话，现在他只能当耿亚尘什么也没瞧见，毕竟惠妮是他的未婚妻，而自己的立场就矮了一截。他以一种从未有过的热络口吻说：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你不知道惠妮这些日子来，茶不思，饭不想，连晚上都辗转难眠，成天就只惦念着你！”

耿亚尘转过身，依然是笑容满面。

“不知道胡兄有没有听人说过，当一个人突然对你特别热络，那个人若不是做了对不起人的事，就是准备要害人；又或者是之前做了对不起人的事，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暗中再推他一把，不知道胡兄是属于那一种？”耿亚尘直盯着哑口无言的胡大平，末了又问一句：“你连惠妮夜夜辗转难眠都知道，想必是对她照顾有如了？”

耿亚尘一句接一句的暗讽，问得胡大平频频挥汗，想不出可以回答耿亚尘的话，心里却直骂，这个耿亚尘跟自己铁定是八字相克，不但是自己的死对头，连死而复生都挑了一个破坏自己好事的时候。

惠妮见胡大平半天说不出话，忙嗲着声，打圆场地说：

“亚尘！你问的是什么问题嘛？你一去两个月，一点音讯也没有，我心里着急，又没有人可以打听消息，所以只好托大平帮忙打听，他是看在跟你同窗的份上，常常来看我，安慰我，如

此而已！”

“是吗？”耿亚尘扬着声，眼光很快地扫过两人，“我怎么从来不知道胡兄如此重义气？”

惠妮在耿亚尘出现后，她当然就已作了决定，对于胡大平的调情，当然得来个死不承认。

“若不是这样，难道你以为我们之间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吗？”惠妮一脸无辜状。

“怎么会呢？我知道你是爱我的！”

耿亚尘故意当着胡大平的面，低下头吻着惠妮，胡大平站在一旁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心里恨得痒痒的，表面上还得装着替小俩口团圆感到高兴。

短短几秒钟的热吻，竟像几世纪一般，耿亚尘这才知道，自己吻惠妮的时候，是一种理智多过情感的吻，所以除了唇上的触感外，他感觉不到一点激情，不会心跳加速，呼吸急促，不会因意乱情迷而有缺氧的感觉，连以前可被挑起的情欲，也显得那么无力。

他放开了惠妮，一脸做作的意犹未尽，贪恋地说：

“我想我们应该早点结婚，我真的有点等不及了！”

对耿亚尘，惠妮毕竟有感觉得多，她双颊泛红，无限娇羞地说：

“早叫你结婚，你不肯，这会儿你倒急了！”

“去了一趟蛮荒之后，我才领悟到，有些事情是等不得的！”耿亚尘眼光瞟向胡大平。

前五分钟，惠妮还腻在自己的怀中，自己的唇不也贴着她细致的脸庞？再有一点时间，也许她已经成为自己的人，而现在他们两人竟当着自己的面卿卿我我，更令他最难堪的是惠妮的转变，还有她无视于自己的存在，只要有耿亚尘，自己就什么都不是。

“哦！差点忘了！”耿亚尘一脸感激地说：“这回我能找到那些建筑物，帮杨家设计新居，这还都得感谢胡兄！”

“什么？真的有那种建筑？”胡大平本来以为耿亚尘虽然能全身而退，但必定是无功而返，却没想到他真的找到那批建筑。

“难道你认为没有？”耿亚尘故意反问一脸惊讶的胡大平。

“不！不！我的意思是在没有详尽资料情况下，你竟然还可以找到，真是不简单！”胡大平懊恼着，早知道这么容易，就该自己去，平白让给耿亚尘这个机会，等他完成杨家的设计，身价铁定是三级跳。

“其实这都是胡兄的功劳，我看这样吧！选日不如撞日，既然今天这么巧，在这里遇见胡兄，这一定是天意，就由我做东，请胡兄吃顿饭，聊表我心中的谢意，还请胡兄务必赏光！”

“这么么行呢？应该是由我设宴帮你接风，怎么反倒要你请客？”胡大平委婉地推辞。

“胡兄的意思是不肯赏光啰？”耿亚尘就是要这胡大平去，让胡大平心里不舒服。

胡大平根本不想吃这顿炫耀多于心意的一餐，可是不去又显得自己心虚小气。

“好吧！沾点光，也算与有荣焉！”他满口答应着，眼睛却望向惠妮。

耿亚尘知道他言不由衷，不过他并不以为意。

惠妮故意无视胡大平眼中的哀怨，挽着耿亚尘走在前面，她有数亿的家产，所以她根本也不在乎胡大平的感觉，现在她一心只想着要如何安抚耿亚尘。

胡大平除了嫉妒、懊恼外，当然就是盘算着如何才能令耿亚尘在设计杨家大宅时自毁英名。

耿亚尘拥着惠妮，现所有的事情都跟以前一样了，虽然他主控了全局，可是他却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因为他发现无法主控自己的心，并一点一点被一个影像所占据。

第四章

如果我们曾举行过婚礼，那就更奇怪，
我们怎么没住在一起，莫非你抛弃了我？

耿亚尘才休息了两天，杨建安就频频来电催着他开始工作，因为他的父亲杨士龙对两个月

来，建屋的工作毫无进展感到相当不满。

他也想尽快完成这件案子，因为巨额的设计费和杨家人的期盼等待，全成了压力压在心头。所以耿亚尘只好暂时把胡大平跟惠妮抛在一边，把公司交给能干的秘书，关在家中，专心工作。

他拿出冲洗好的照片，一张一张地排在桌上，将月牙族的圈屋如当时所见地展现眼前，月灵突然出现在圈屋前，那也是月灵唯一的一张照片，还是无意中拍下的。

月灵清澄的眼眸，就算是在照片上也是如此栩栩如生，他凝视着手中的照片，月灵的笑，月灵的霸，还有她柔柔的拗，都被盘据的心直涌脑海。

月灵！月灵！一个月牙族的神秘女人，有什么理由让自己这样牵肠挂肚，为什么自己就不能让她完全成为过去，完全走出自己的生活？

他把照片盖在桌上，开始作草图，画了两笔，月灵的脸庞却清楚地印在纸上，依旧是柔柔又带点霸气的笑，他放弃抵抗地搁下笔，又拿起相片，怔怔的不知道该把相片放在何处？也不知道该把月灵放在那里？

过了好久，他才下定决心似地把月灵的照片放在抽屉里，他必须彻底让月灵回到她的地方，让自己真正回到工作中。

和月灵相处的那段时光，除了照片之外，其它的片段都像是在梦境一般，她不可能再出现，自己也不可能再去一次属于月灵的世界，就算曾经有过什么，也都已经画上休止符，而现实生活中，有胡大平的虎视眈眈，有自己一世英名要维护，还有一些现实的压力，就像月灵所说，这是一个吃人的世界……

怎么又想到月灵？他突然有一种很奇怪感觉，月灵对文明世界的印象不可能全来自她的父亲，如果她不是亲身体会，她怎么用得出这么贴切的形容词？

耿亚尘苦笑地摇摇头，甩去那股奇怪的感觉，设计图若不尽快赶出来，杨士龙发了火，自己岂不白吃了那么多苦头。他将自己拉回现实的世界，重新投入工作。

“惠妮！耿亚尘最近好吗？”

自从耿亚尘历劫归来之后，胡大平就见过他那么一次，他从杨建安那里只知道耿亚尘吃了些苦头，至于他是如何拍得那些建筑物，却只字未提，所以胡大平当然不得而知。

胡大平手中的资料并非建筑物之全貌，身为一个建筑设计师，既然知道真有这种神奇的建筑，又无法亲眼得见，心中实在不好受，而他最想知道的是，耿亚尘究竟要如何把这些奇特的建筑应用到现代建筑上。

在被耿亚尘狠狠奚落一番之后，他对耿亚尘就不只是相互较劲的怀恨，挤下他的念头也愈来愈强烈，自己得不到七位数字的设计费，又失去了得到惠妮的机会，纵使并没让他一无所有，却也令他不可能再有风光的一日。昔日君子之争的心态，在耿亚尘回来的那一刻早已化为乌有，所以他放下手边的工作，处心积虑地等待机会打击耿亚尘。

“我怎么知道？我都快一个月没见到他了！”惠妮一肚子不高兴，“真不知道他算那门子的未婚夫，只是失踪两个月，才回来，又闭关近一个月，就不知道他把我这个未婚妻置于何地？”

“他不来找你，你可以去找他啊！”胡大平其实自己想去。

“怎么去？他下了命令，不能打电话，不准打扰，我干嘛自讨没趣？”在耿亚尘面前自己已经够委屈了，现在又被冷落一旁，就算自己跟胡大平那一段插曲有些理亏，笑脸也陪够了，堂堂安氏企业的千金，怎么还拉得下脸再主动去找他。

“惠妮！不是我说你，你不觉得耿亚尘自从这趟蛮荒之行回来后，就变得行为怪异！”

“有吗？”惠妮侧着头想。

“怎么没有？你想想，他以前也工作，为什么这一回就打扰不得？而且对你也没以前热络，会不会是有了新欢？”胡大平不着痕迹，温温地激着惠妮。

“他敢？”

“其实我们都知道他敢不敢。”

惠妮不能否认胡大平的话，对胡大平，光是金钱，就足以对他形成绝对的诱因；可是对耿亚尘，这个并不是很在乎自己，又不是绝对在乎金钱的男人，他的确是没什不敢的！不过胡大平今天也很奇怪，他一向把她捧在云端上，今天居然当着面，让她这么下不了台。

“你又打什么鬼主意？”惠妮盯着他。

“我？”胡大平没料到惠妮会突然有此一问，神情有些不自然。“怎么会呢？”

“耿亚尘不理我，不正合你意，怎么你还极力劝合？这不像你平日的作风嘛！”惠妮狐疑

地望着胡大平。

“我当然希望你跟耿亚尘告吹，最好是解除婚约，这样我才有机会能和你在一起，不过呢……”胡大平脑子急速地转着，找一个能消除惠妮心中怀疑的说辞。

“不过什么？”惠妮倒想听听胡大平怎么自圆其说。

胡大平握着惠妮的手，一脸的深情。

“我只是希望你能选择自己离开，而不是因为屈居下风被人甩掉！”

胡大平一句话说得惠妮脸色难看至极，他说的没错，就算要分手，自己也要采高姿态离开，耿亚尘条件再好，才气再大，都还是只是个建筑设计师，而她安惠妮，堂堂的千金小姐让他甩了，这脸可真没地方摆。

“笑话！”惠妮抽回了手：“等着娶我的男人多的是，看上耿亚尘是抬举他，他倒端起架子来了，订了婚之后，他更是狂妄，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

“我就是心疼你被冷落，才要你去找耿亚尘！”胡大平知道事情快成了。

惠妮不明白地看着他。

“如果我们去找耿亚尘，证实了他对你的感情不忠实，你就可以先下手为强，既保住了颜面，也藉此挫挫他的锐气，而且只有你对他彻底死心，你才会用心体会我对你的爱！”胡大平又伸手拥着惠妮。

惠妮推开胡大平。

“你胆子愈来愈大了，先前是以为耿亚尘死了，现在明知道他活得好好的，你还这么不规矩！”

“我爱你，情不自禁嘛！”

若是耿亚尘也能对自己情不自禁，即使是假的，她心里也觉得舒服。

“好！我们去找亚尘！”

“现在？”胡大平虽然知道惠妮说风是风，说雨是雨的个性，但他希望能偷偷的去，否则能查到什么？

“万一耿亚尘在开门之前把所有的证据都收干净了，那我们岂不是白跑一趟？”

“胡大平！你别忘了，到目前为止，我还是他的未婚妻，要进那扇门还不容易！”

胡大平等的就是惠妮这句话，既然她有钥匙，事情就容易得多，如果耿亚尘在家，他就只是去探望；如果他不在，他更可找些自己想要的东西，说不定还可以成就自己另一个主意！

“走啦！还想什么？！”惠妮催着。

胡大平回过神后，“好！开我的车去吧？”

惠妮想想也好，如果耿亚尘在家，正好气气他。

“好！就开你的车！”

“砰！”

一声巨响令陷入苦思的耿亚尘好不容易才寻出的灵感，在尚未形成完整的构思时，全被打散了。

唉！又来了，他摇摇头，有些无可奈何。

当初就是贪图这里离市区近，交通便利，到那儿都方便，才不惜巨资买了这间房子，却没想到门前那条又直又宽的马路，在尖锋时间，却经常发生车祸，虽然都只是一些小碰撞，但烦人的撞车后的争执，有时一吵便是几十分钟，弄得自己不胜其扰。

平常没事，自己忍一忍就过去了，可是遇到自己赶设计图时，他对这种争执真是又怕又恨，尤其是有些人在气头上时，骂起人来，完全是一种很本能的反应，所说的话根本是不堪入耳，偏偏自己设计室的窗又紧邻路边，所以也就被迫句句入耳。

今天这一声巨响比平常都来的大声，他只希望今天这个肇事者能有些涵养，尽量以较文明的方式来解决纷争，最好是速战速决。

“小姐！你是怎么开车的，好端端的紧急刹车干什么？”

耿亚尘摇摇头，一个男人对个女人用这种口气说话，就不会有什么涵养，而且听他的口气，也不像是肯善罢干休了，现在他只能冀望那个女人能淑女一点，俯首认罪，这样事情会比较容易解决。

“喂！你凶什么？声音大不表示你理直气壮，那只表示你做贼心虚，再说这条马路何其宽，你干嘛非得贴着我的车开？”

耿亚尘又摇摇头，他不明白为什么就没有人懂得花钱消灾的道理。

“你这个女人讲不讲理啊？前面又没状况，你无缘无故刹车踩得这么急，还怪我贴着你的车开，我反应已经算快了，否则你还能站在这里跟我吵吗？”

“哈！哈！哈！”女人夸张地大笑三声：“你这样也叫反应快，今天要不是我开的是百万名车，就凭你这么猛烈一撞，我早就没命站在那里了！”

围观的人愈来愈多了，耿亚尘隔着窗，感觉就像两个主唱者多了许多和音，奇怪的是，这个女人像存心要吵架似的，声音愈来愈大。

“开名车就能不讲理吗？法律就是被你们这种自以为是的有钱人搞坏的！”

“我不讲理？现在这么多人在这里，你去问问，从后面追撞到底是谁的错？我不讲理，你讲理吗？撞了我的车，还怪我家有钱！”女人像故意吵给人看，人愈多吵得愈起劲。

“你简直是不可理喻！”男人的声音中，夹杂高涨的怒气。

“你左一句不讲理，右一句不可理喻，你又站在那一条理上？你们男人就是这样，自己理亏，说不过别人，就用不可理喻来下结论，古人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我如果是不理喻的女子，你就是那个专门欺侮女人的小人！”

女人的话引得路人一阵哄然，连耿亚尘都不觉好笑，这女人还真有学问，骂人还引经据典，他对这种争吵从不感兴趣，可是这个女人实在令人感到好奇，而且他愈听愈觉得这女人的声音有些耳熟，反正灵感也已经没了，索性就走到窗边，隔着窗往下看，正好见那个女人扬眉抬头，一副不认输的样子。

月灵？！

耿亚尘简直不敢相信，他再仔细看了一眼，除了那一身前卫的穿著，还有经过人工染色微黄的头发之外，他百分之百肯定那个女人就是月灵，真的是月灵。

“月灵！月灵！”他心头一阵狂喜，一急，竟隔着窗就高喊起来。

楼下的人依究吵他们的架。

“月灵！月灵！”耿亚尘冲下了楼，开了门就急急地喊。

所有人都把目光转向耿亚尘，他不顾众人异样的眼光，拨开人群，冲到那女人面前兴奋地说：

“月灵！你怎么会往这里？”

“我？！”那个女人一脸茫然地望着耿亚尘：“你没见我撞车了吗？”

“不！不是！”耿亚尘摇着头说：“我是说你是怎么来的？”

“我……”

“你认识她最好！”男人逮到机会似的，迫不及待地打断女人的话说：“你看看我的车撞成这样，该怎么处理？”

“喂！你别转移目标！”女人推开了耿亚尘大声地骂着：“撞了就撞了，这么多人在看，你还想赖吗？你到底是不是男人啊？！”

女人脸上的茫然告诉耿亚尘，她根本不认识自己，现在又对自己的兴高采烈视若无睹，难道他真的认错人了？

可是怎么会呢？那双清澈的眼眸，那份霸气，虽然她看起来比月灵来得泼辣，可是她确实是月灵，即使她化了妆，穿著高跟鞋，一件又窄又短的紧身短裙，可是她仍然是。

他转身拉着女人的手急急地说：

“月灵！你不记得我了吗？你再仔细看看，我是耿亚尘！”

“耿亚尘？”女人摇摇头，有些不耐烦地说：“我不认识你，如果没事让开一点！”

“你们别在这里演戏，一搭一唱的搞什么？”

男人一说惹得围观人群议论纷纷。

女人甩开了耿亚尘的手不高兴地说：

“我不是什么月灵！你走开一点，免得我本来有理，因为你还被人抹黑！”

“你明明就是月灵！”

“我说了不是！”

“你是不是生病了，还是……对！丧失记忆？！”耿亚尘急躁地胡乱猜。

“我看你才发神经呢！谁丧失记忆啊？！我明云新月，有名有姓，你别乱认人。”

“不可能的，你跟月灵长得一模一样，就算你不是月灵，跟她也一定有关系！”

“喂！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啊？”云新月双手插着腰，瞪着耿亚尘，“你是耳朵不清楚，还是脑筋有问题？我说不认识你就不认识你，你别站在这里碍事！”

“喂！”

那个男人不耐烦地把手搭在耿亚尘的肩膀上，不知道为什么，耿亚尘被勾起的牵挂，及心中的紊乱，全转成了一把无名火。

“干什么？”他一转身拨开了男人的手吼着。

围观的人群对车祸之外的戏剧性发展显然非常感兴趣，人群有增无减。

“你吼什么？串通不成，恼羞成怒啊？”男人也恶声地回着。

耿亚尘要证实心中的疑惑，就必须先打发这个男人，他忍着气说：

“你等我！”

他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指着云新月。

“你也别走！”

“你放心！事情没有解决之前，我也不会让她走的！”男人因为耿亚尘急欲解决事情的心态占了上风，口气也转强硬。

“我干嘛要走！又不是我的错！”云新月仍是一脸气愤。

耿亚尘无暇去听云新月骂了些什么，匆匆地跑回屋里，拿了钱又跑出来。

“这里是两万元，当作赔偿你的损失！”耿亚尘把钱交给男人。

云新月却不同意地喊着：

“你这是干什么？早要花钱了事，我何必费那么大力气跟他吵？要钱，我没有吗？我就是不给他，助长他小人气焰！”

云新月说完上前就要抢钱，却被耿亚尘挡着。

“你别管好不好？”

“我别管？你这句话也说得也太好笑了吧！撞车的人是我，你管了我的闲事，现在反倒叫我别管！”

男人本来还想多争取一点，可是怕云新月一吵，耿亚尘又后悔。

“算我倒霉，不过女人长得漂亮好处真不少，连撞车都能撞出个凯子！”

新月火冒三丈地吼着：

“你别走！”

“算了！让他走吧！”耿亚尘拉着又跳又叫的云新月。

男人一刻也没停留，一上车就催紧了油门，扬长而去。

“喂……”云新月追了两步，转过身指着耿亚尘又开骂：“都是你，平白无故还让人羞辱一顿，这下倒真像是我撞了他的车似的，简直是莫名其妙！你以为我付不出那两万元吗？你没看他，明明站不住脚，还装着一副无辜样！”

“我不在乎那两万元，我……”

“你不在乎是你的事，你有钱也不关我的事，不过你这种炫耀的手法还真少见！”

云新月说完，转身对着围观的人群没好气地吼着：

“你们都没有其它事做了吗？还不走？”

耿亚尘凝视着云新月，他曾经那么专注地看过月灵，他确定她就是月灵，即使是双胞胎也不可能如此相像，可是一个终年生活在偏远、与世隔绝深山的女人，怎么可能以一种自己完全陌生的面貌，出现在他自己家门口，何况还开车。

“你真的不是月灵？！”耿亚尘就是不死心。

“不是！不是！”新月一脸不耐烦。

“你一定也不记得你是月牙族酋长的女儿对不对？”耿亚尘仍以为月灵气自己丢下她，所以故意装作不认识自己。

“错了！我是太阳族的女巫！”

新月直视着耿亚尘，一脸的认真，可是却引来尚未散去的人群一阵笑声。

“我们曾经举行过一场婚礼！”

“如果我们曾举行过婚礼，那就更奇怪了，我们怎么没住在一起？莫非你抛弃了我？”她特别加重了最后一句话的语气。

云新月的话问得耿亚尘哑口无言，如果自己不承认那场婚礼，当然就谈不上背弃，如果承认了，自己便是抛弃了她。

耿亚尘在心中一片混乱又无言以对之际，突然想到那张被扔在抽屉中的相片，神情中又有了光彩。

“你等我！别走！我拿东西给你看！别走哦！”耿亚尘边走边说。

当初自己选择离开月灵，现在他又怕月灵从自己眼前消失，他冲上二楼，打开抽屉翻找着那张唯一的照片。当初怕自己无法忘记月灵，还特地拿了堆资料压在相片上，他怕月灵真会跑掉，索性拖出整个抽屉，把东西全倒在地上，心中愈是急，就愈是找不着，好不容易找到了照片，却听到车子加速离去的声音。

“该死！”

他冲到窗边，果然是云新月开车急驶而去，他把相片丢在桌上，又开始找着车钥匙，找了钥匙就直往楼下冲，开了车追去。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着急，是想证实心中的疑惑，还是……

当时就是为了躲开月灵才离开月牙族，现在月灵突然地出现，自己应该是避之唯恐不及，可是此刻他却是怎么急着想看她，细细地看她。

现在的他，根本无法从乍见月灵的混乱中整理自己的思绪，而在一片混乱的思绪中，他只有一条清醒的路——找回月灵。

胡大平跟惠妮两人各怀心事来到耿亚尘的住处，胡大平先走到大门前揪着门铃。

“耿亚尘好象不在？”他又按了几声门铃。

“开门！”惠妮拿出钥匙丢给胡大平。

胡大平开了门，不着痕迹地把钥匙放进自己的口袋，很绅士地让惠妮先进去。

“亚尘！亚尘！”惠妮一进门就往二楼走。

胡大平没看见耿亚尘的车，暗自庆幸着，幸好耿亚尘不在，否则就惠妮这么大呼小叫，还有什么搞头。

这栋房子是耿亚尘耗其钜资所购，屋内的设计全是他的杰作，新居落成时，胡大平来过一次，他知道二楼除了耿亚尘的卧室外，其余的空间全部都作为设计室，所以他也直上二楼，但他的目的却和惠妮不同。

惠妮满脑子想着捉奸，当然先往有床的地方找，所以她上了二楼就直闯耿亚尘的卧室。

胡大平对耿亚尘的感情世界可没兴趣，惠妮要真抓到了第三者更好，没抓到也无所谓，反正只要毁了或挤下耿亚尘，惠妮早晚成为自己的人，所以现在最要紧的是那张可能成为建筑界钜作的设计图。

他走到设计桌前，才发现散落一地杂物的凌乱，他无心研究这些凌乱，眼光直落在桌上那张设计图，他走近仔仔细细地研究这张设计图，还有月牙族圈屋的放大照片，凭着这张设计图，他几乎可以想象一间中西合璧，风格独特的巨宅雏形。他不得不佩服耿亚尘，如果这个案子交给自己，自己绝对设计不出这样独特的房子。

中西两种完全不同的建筑风格，他将之完全融合，却又那么协调不突兀，每一根梁柱，每一根线条都那么柔和，柔和中却又不失大家气派，每个角度，每一个建筑的盲点，他无不兼顾。

没想到耿亚尘的进展这么快，才一个月，就几乎完成了这张设计图，接下来只要实际测量，作出正确的比例，就大功告成了，自己总算来得还是时候，他见桌旁还有一张上色的立体草图，所有的配色是面面俱到，不管从那一个角落看，都令人感觉心旷神怡，彷彿这间屋子就该是这样的配色。

这么一个鬼才，若不及早把他除去，自己恐怕永无出头的一天，屈居第二太久，心中那股想迎头超越的好胜心，早就化成妒恨不时啃噬自己。

“啊？这是怎么回事啊？”惠妮走出卧室，惊见一地的乱，“这么乱，活像被人打劫似的！”

胡大平听见惠妮的声音，忙把盯在设计图上的眼光挪了开来，故作漫不经心地浏览。

“是啊！看样子他好象走得很匆忙！”

“会不会被人绑架啦？”惠妮知道若不是真有什么急事或意外，耿亚尘绝不能忍受这样的凌乱。

“不会吧？这屋子紧临着大马路，大白天车来人往的，歹徒没那么大胆吧？而且……”

胡大平瞥见桌上有张女人的照片，背景是一片原始森林，那个女人的装扮就像一般部落民族的打扮，可是她的美，却不因她粗简的衣着稍有逊色，那是一种原始、自然，像与天地合而为一的美。

“而且什么？”

胡大平拿起照片在惠妮眼前晃了晃。

“而且，我如果也认识这么漂亮的女人，或许我也会为她行色匆匆！”

惠妮抢过照片，一看到那个比自己还漂亮的女人，就忍不住恨恨地咒骂。

“该死的耿亚尘！难怪他干交代，万叮咛说不能吵他，说什么闭关设计，原来是个借口，背着我藏个女人在家里——难怪从他回来后，就一直对我这么冷淡，原来是看上这个番婆，简直混蛋透顶！”

惠妮骂着就想撕掉照片，胡大平见状忙抢下照片。

“不能撕！”

“为什么不能撕？我看了就有气。”惠妮伸手又要抢。

胡大平把照片放在身后。

“这可是你唯一的证据，毁了它，耿亚尘正可来个死不承认，你能怎么样？”

胡大平的提醒让惠妮放下了手，可是却把不满转向胡大平：

“都是你，好端端的把耿亚尘弄到那个鬼地方，现在倒好，我们都还没结婚，他倒先把妾带回来了！”

胡大平也肯定这个女人一定是耿亚尘在山里遇到的，他没想到耿亚尘连在那种蛮荒地帯都会有艳遇，老天对他可真不薄。

“早听说滇缅一带部落女子很美，却没想到这么漂亮，我看耿亚尘铁是迷上她了！”

胡大平的话说得惠妮妒火中烧，只听说耿亚尘——这个人人眼中的名设计师沉迷于设计，就没听过他迷上任何女人，包括自己。

“连你也迷上她了吗？”惠妮冷冷地说：“看你那副流口水的样子。”

“怎么会呢？”胡大平放下照片拥着惠妮：“走吧！先别生气，我们先回去，我会找人把那个女人的底细调查清楚，然后再看该怎么做，知己知彼，才能克敌制胜嘛，对不对？”

“查？！等你查清楚的时候，他们也许都成了夫妻了！”就这么莫名其妙被甩了，而且还败在一个从未见过世面又一无所有的女人手上，惠妮真是不甘心。

“不会的，毕竟你还是他的未婚妻！”胡大平这句话真的是纯属安慰，面对这么令人心动的女人，那个男人不动心？耿亚尘虽然有点傲，可是他不信他会是个柳下惠，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也许早就发生了。

“我这个未婚妻可不具什么法律效力！”惠妮一脸气闷，揣测之言竟成了事实，她的面子真不知往那儿搁。

“快走吧！”胡大平催着惠妮：“别撞上耿亚尘，打草惊蛇，他一豁出去，你连反击的余地都没有！”

惠妮不情不愿，又气又恨地走出耿亚尘的屋子，胡大平关上了门，她还不甘心地踹了几脚。

胡大平摇摇头想着：要不是惠妮有这么好的家世背景可以吸引男人，凭她这种脾气，谁要娶了她，日子也够受的。

“惠妮！我看这样吧！你自己先坐出租车回去，我现在就去找人调查，这件事愈早处理愈好，免得夜长梦多！”

惠妮想想也有道理。

“好吧！不过一有消息要马上告诉我！”

“放心吧！你还信不过我吗？”

胡大平拍拍惠妮的肩，扬起手帮她拦了辆出租车，确定惠妮离开后，他匆匆地跑到车旁，拿了相机又返回耿亚尘的住处，将他的设计图，从各个角落拍下照片，也拍下月牙族的圈屋，临走时还对月灵的照片按下快门，如果能抓住惠妮，再有这个女人相伴岂不十全十美了，哼！耿亚尘，这回我就不信整不倒你！

第五章

耿亚尘开着车一路乱找，刚才一阵混乱，他也没去注意云新月开的车，否则有了车牌号码，至少现在就算找不到人也有线索可寻。

他穿越大街小巷寻找每一辆相仿的车子，每一回升起的一线希望，却都在驶近时破灭，他就这样漫无目的地一条街开过一条街，眼睛不断地搜寻，脑子却也没停过。

新月！新月！为什么这个女人跟月灵长得一模一样？

看她的样子好象真的不认识自己，可是怎么那么巧？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女人，两度出现在自己面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自己又是怎么回事？她一出现，自己就心慌意乱，又惊又喜，所有的冷静，所有的理智，见了她，好象就全变得迟缓不管用。

他从没想到自己还能再见到月灵，他也没想到月灵的出现竟会带给自己这么大的震撼，自己的心竟在不知不觉中被月灵所占据。

当初为了回到自己的世界，不惜离开月灵，而现在他却只想赶快找到月灵，或者找到这个跟月灵长得一模一样的女人。

“月灵！”

耿亚尘一见到月灵站在路边，猛踩下刹车，他怕月灵又突然跑掉，顾不得众人的咒骂声，把车子停在路边，就急急地下了车。

云新月瞪着迎面而来的耿亚尘，看他行色匆匆，神情焦急，显然已找了自己好一阵子，她真没想到耿亚尘居然追来了。

“月灵！”耿亚尘见着月灵，兴奋得不知说什么好。

“喂！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讨厌，我不是告诉过你，我不是什么月灵，我叫云新月，白云的云，新旧的新，月亮的月，听清楚了吧？”

耿亚尘这才想到自己只顾着拿钥匙，却又把照片扔在家里，他不由分说地抓着新月的手。

“跟我走！”

“喂！你干什么嘛？”云新月挣扎着：“不过是两万元嘛！你犯得着这么大费周章地跟着我，然后当街强行掳人吗？”

新月这么一吼，已经引起旁人的注意，耿亚尘不得不放开她的手。

“我只是想请你去看张照片，证明我没有说谎！”他压低了嗓子，却仍是一脸着急。

“看照片是你说的，谁知道是真是假，这年头多的是无情无义的衣冠禽兽，不过嘛……”月灵上下打量着耿亚尘，缓缓地低着头。

“不过什么？”

“不过看你长得一表人才，英俊潇洒，住洋房，开大车，想必混得不错，如果你想钓我，那我倒可以考虑考虑！”

“你正经一点好不好？”耿亚尘沉下了脸。

“喂！是谁当街拉着一个陌生人胡言乱语，是你可不是我，你叫谁正经一点？莫名其妙！”

新月说完就要走，耿亚尘急急地抓着她的手。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你这样就要走？”

“钱是你自己要给的，又没人逼你，你如果那么不堪损失，就别充面子！”

“我说过我不在乎那些钱！”

“你不在乎钱，难道你在乎的是我吗？”云新月直视耿亚尘。

“我……”耿亚尘望着云新月，她的眼眸依然澄澈，可是眼神中尽是玩世不恭，毫不在乎。

云新月趁耿亚尘犹疑之际，甩开了他的手。

“钱我可以会还给你，你别再跟着我！”

“不行！”耿亚尘吼着。

云新月停下脚转过身，仍是一脸的吊儿郎当。

“为什么不行？”

“因为我不信任你！”耿亚尘突然改变了主意：“我只知道你叫云新月，名字是真是假我都不知道，你说会还钱，没电话，没住址，又没人可担保，凭什么要我相信你？”

耿亚尘态度一变，云新月的神情显得有些不自在，至少她不再是那副占尽上风的样子。

她扬起了眉说：

“要不！你想怎么样？”

“不怎么样，我只是想要不就拿你的车，否则就坐我的车，我到你家去，你直接把钱给我！”

“不行！不行！”云新月猛摇着头，一脸害怕似地说：“我偷开老爸的车出来撞成这样，回去就不知该怎么交代了，现在再带个陌生男人回家，他准会要了我的命！他可是柔道高手！”

耿亚尘见她一脸惊骇欲绝，心中有些不忍，不过为了查明真相，他仍然硬着心肠说。

“这我不管！你自己想办法，反正我今天没拿到钱，绝不罢休！”

“拜托！拜托嘛！我一定会拿去还你的！”云新月苦苦哀求，一脸可怜兮兮。

“不行就是不行！”

“好！”云新月哀求不成，豁出去地说：“上车！”

“你不怕你那个柔道高手的老爸啦？”

“怕啊！怎么不怕？”新月打开车门。“我就这么笨，不会找别人吗？”

耿亚尘心想，不管她要去找谁，只要有人能证明她是云新月，就表示自己认错人，自己也好死心。所以他也上了车。

“坐好哦！我开车技术不怎么样，速度可是一流的。”她还没说完就猛踩油门，车子往前急冲而去。

耿亚尘凝视着新月的侧脸，十足现代感，他不禁怀疑这个又蛮横又泼辣的前卫女子，真的会是月灵吗？

云新月开着车在路上左转、右转开了近一个小时，还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耿亚尘忍不住问：

“你又打什么鬼主意？”

“我？”新月一脸无辜地说：“拜托哦！你就坐在旁边，我还能打什么主意？！”

“我看早到你的人，却管不到你的心，谁知道你心里又打什么主意？”耿亚尘直盯着新月，而他在新月的脸上，模糊地看至一些熟悉。

“你别硬冤枉人好不好？”

“你别装了！你这种开车方式，谁都看得出来，你存心兜圈子，如果你不是另有计划，就是故意拖延时间，好想出别的主意！”

耿亚尘说得新月噗哧一声笑了出来。

“笑什么？不对吗？”耿亚尘突然对这种对话有些似曾相识之感。

“我是笑你真该去做私家侦探，否则真埋没了你敏锐的观察力和高度的判断力！”

“你怎么知道我不是私家侦探？”耿亚尘盯着新月。

新月怔了怔，笑着说：

“你长得这么帅，走在路上想不注意你也难，所以你做私家侦探恐怕不太合适吧？！”

耿亚尘发现新月很机灵，每句话都转得不着痕迹。

“好！那你说，为什么开车兜圈子？”

“我是想去找我大哥！他很疼我，不过人就是刻板了些，没有一个好理由，他绝不会拿钱给我的！”新月皱着眉，一脸耽心。

“撞车的理由还不充分吗？”耿亚尘倒不相信有这么难沟通的人。

“还不都是你！”新月停了车，埋怨地看着耿亚尘。

“我？”耿亚尘不明白。

“就是你啊！”新月没好气地说：“你看我的车损坏程度，值得赔人家两万吗？你倒大方，一出手就是两万，这下连唯一的理由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新月虽说得有模有样，可是耿亚尘仍抱持怀疑的态度，他还是觉得这个新月就是月灵。

“其实我也不是真心要付那些钱，只要有人证明你确实是云新月，我就不再为难你！”

“早说嘛！”云新月松了口气。“害我兜了那么大圈子，浪费时间！”

她把车子调了头，神情笃定地往前开。

车子一直开到了一家租车中心门口才停下来。

“你大哥开租车中心？”耿亚尘最后一线希望就快破灭，语气带着明显的失望。

“不行吗？我告诉你，你可别小看了租车这种行业，现在的人，不管有钱没钱都喜欢耍派头，不同的是，有钱的人自己买，没钱的就用租，生意好得很！”

“我没什么意思！你别多心了！”耿亚尘没想到自己的失望，却引起新月的误会。

“不谈了！你在这儿等我，我进去找我大哥出来！”

耿亚尘点点头。

新月下了车，绕到车旁敲了敲窗。

“什么事？”耿亚尘摇下车窗问。

“等我哦！别走！”

“你放心！没有得证实之前，我绝对不会离开的！”

耿亚尘看着新月走进车，跟个男人谈了两句，转身指着自己，那男人朝他点了点头，他也点头响应，不过他却觉得不太对劲，那个男人穿得西装毕挺，却是一脸粗犷的豪气，绝不像新月所说的刻板，而且那名男子一看就知道是“混”字辈的，新月虽然看起来开放、前卫，但也不像会有这样一个不搭调的大哥。

他正想着，突然见新月直往里面走，租车中心内几个人依旧自顾聊天，就像自己根本不存在。他正奇怪着不知道新月是怎么跟她大哥说的，怎么他们一点反应也没有？只见一个人跟新月大哥说了几句话，那个男人看了自己一眼就朝他走来。

耿亚尘就这么坐着也不是办法，只好开了门下车。

“耿先生吗？”男人堆着一脸笑容，口气极为客气。

“云先生你好！新月她……”

“等等！谁告诉你我姓云？”男人打断了他的话。

“就刚才走进去那个女人，她说您是它的大哥，难道不是吗？”耿亚尘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

“你看我的样子，会有那么漂亮的妹妹吗？不过她倒是告诉我，你是他的丈夫，说真的，你们两个还挺登对的？”

“我？”耿亚尘一脸错愕。

“不是吗？”男人反问。

耿亚尘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男人看似简单，可是对他而言却是错综复杂的问题。

“可是她……”

“好啦！我不管你们在搞什么？我也不管你是什么人，出租费外加……”男人走到车尾检视后说：“再加修理费，还有修车期间损失的生意，我看……就算你二万好了！”

“二万？你开什么玩笑？”

“你看我的样子像在开玩笑吗？”男人褪去了笑容中善意的部分。

耿亚尘不用问也知道被新月耍了，可是他既没见到新月出来，她就一定还在里面。

“那个女人呢？我要跟她谈谈！”

“很抱歉，因为我们的洗手间设在后院，你老婆可能藉上厕所尿遁了，这点倒提醒了我，也许我该把厕所换个地方，免得将来历史重演！”

“我怎么知道不是你们两人联手坑我！我要进去找她！”

“喂！姓耿的，你们好大的胆子，也不去打听打听，我是什么人，敢在我面前耍花样？”男人连仅存的笑容都被他的流氓样所挤退。

耿亚尘看看里面还有三、四个人，硬闯只有自己吃亏，可是就这么付钱走人，他实在不甘心，他缓下了语气，委婉地说：

“这位大哥，我如果真要耍花样，又何必把车开回来是不是？”

男人想想也有道理，耿亚尘衣冠楚楚，相貌堂堂，也不像个骗子。

“可是既然你跟那个女人一起回来，她走了，我当然就找你，你说，这件事怎么处理？”

“钱我一定会付，不过我有一个要求！”男人既也退了一步，事情就好说。

“什么要求？”

“你们租车给客人，一定有登记客人的资料吧？！例如身分证之类的……”

男人点点头，但又开口道：

“我们是有登记客人的资料，不过这个女人来租车的时候，说她忘了带证件，我儿她长得秀气漂亮，总不会骗人，所以也就算了！”

“算了！”耿亚尘简直要疯了，“那总有登记个名字、住址什么的吧？！”

男人又点点头。

“我要她的资料！”

男人犹豫着好一会儿才说：

“本来客人的资料，我们是绝对保密的，不过现在既然付钱人是你，我就当是你租的吧！跟我来！”

耿亚尘跟着男人走进去，他的眼睛仍直往里面瞧，希望能见到月灵的身影。

男人抄了资料交给耿亚尘。

“别看了！我虽然出来混，但绝不搞这种见不得人的手段！传出去让道上兄弟知道，我多没面子！”

耿亚尘接过资料苦笑着说：

“我们两个大男人被个女人耍，脸上也好看不到那儿去。”

耿亚尘看着手上的纸条，登记的是云新月的名字，虽然没有电话，但有住址，应该不难找到人。

“这钱……”

“我的车停在路边，你派个人跟我去拿！”耿亚尘现在只想赶快解决这件事好去找新月。

耿亚尘在前后不到几个小时，花了五万元，却还是没弄清楚这云新月究竟是何方神圣？自己仍开着车找她，不过至少这次他还有了目标。

云新月一直坚称她不是月灵，可是为什么又要设计骗自己呢？难道她真的只是一个年轻、爱玩整人游戏的女人，凑巧在自家门口撞了车？

月灵再怎么霸气，自始至终都是柔柔的，即使在自己离开她的那一刻，她也没说一句不好听的话，而这个云新月却是标准的二十世纪新女性，一个走在时代尖端的女人，满嘴不正经，正像时下为所欲为的新新人类，跟月灵简直是判若两人。

如果她不是月灵，她干嘛要逃？

如果她是月灵，那她大可主动逼婚，何况她千里迢迢找来这儿，就没有逃的道理？

耿亚尘愈是想，脑子就像打了死结似的，找不到可解之路。

他终于找到了纸条上的住址，不确定地又看了一次，确定没找错地方，才颓然地揉了揉纸条，苦笑地摇摇头。

他确定租车中心的老板不会骗人，那么就是这个叫云新月的女人骗了所有的人，她绝不可能住在教堂里，而且她也不像那种会上教堂的人。

他心中的疑团愈来愈大，因为这样的欺骗，使整件事看起来就像是预谋的，可是她为什么要这么大费周章呢？先弄个假住址去租车，然后开到自家门口撞车，为什么呢？

愈来愈多的疑问跟着月灵、云新月全烙在耿亚尘的心头，而对月灵隐晦的感情却慢慢地浮现。

耿亚尘摇摇头，不可能的，月灵只是一个活在深山中的部族女子，而这个云新月又活像个小太妹，跟自己名设计师的身分实在是差得太远。

自己就是因为要求郎才女貌，门当户对，所以才会选择惠妮，虽然她对自己的失踪没有太多的悲伤，自己纵有些不满，但冷落她一阵子也就够了，这并无损于这桩完美的婚姻。

既然如此，那么这几个小时的追逐又是干什么？一辈子坚守的原则，碰到这个神秘女子，竟如此不堪一击，耿亚尘都迷糊了！

“喂！耿亚尘！”耿亚尘一进门听到电话响，丢下钥匙，冲到电话旁。

“喂！我是杨建安！”

电话那头传来杨建安沉稳的声音令耿亚尘失望不已，而对自己这种莫名的期待与失落，他自己都觉得好笑，难道还希望月灵或是那个云新月打电话来吗？

他用甩头，走出迷乱。

“怎么样？有事吗？”

“我只是想问问设计图完成没有？家父一直在催，我快招架不住了！”

“就快好了！下个星期应该就可以完成了。”其实整个设计图只差最后几个修正，可是他想拖个几天，等自己心情跟脑子都比较清醒的时候，再做一次全盘的检视，免得乱中出错。

“正好！下星期天，我们三兄弟替家父做七十大寿，你可以带安小姐一块来参加，我会寄邀请函给你，你那张设计图正好赶上给他祝寿，他一定开心极了！”杨建安已经有些兴奋。

“就怕他不满意反而扫兴！”

“不会的！凭你在建筑设计界的地位，我们都信得过你，就这么决定了！”

耿亚尘放下话筒，一股前所未有的压力袭上心头，他可不像杨建安那么有把握，他真有点担心，一个七十岁的老人家，能不能接受自己设计的观点。

做寿那天，参加的客人必定都是商、政界的知名人士，还会有许多建筑界的行家来看热闹，杨老爷的烈性可跟他的忠肝义胆一样为人所知，万一他要是不满意，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翻脸，不但毁了自己的一世英名，可能连日后“钱”途都有影响。

整个建筑界几乎都知道杨家承诺这笔自己空前，也许也会绝后的设计费，大家对耿亚尘的设计图，当然是以各种不同的心情拭目以待，如果私底下交给杨老爷子，就算他有什么意见，也可以私下沟通，但当着众人的面，而且又是他的七十大寿，万一他提出一些外行人的要求……不顺着他，杨老爷的面子挂不住；顺了他，坏了原则，这“第一”的宝座，日后可就难坐了！

现在可好，挑了一个对自己最不利的时机，如果再要求改时间，不摆明了对自己的设计图没信心？

算了！船到桥头自然直，没有什么事不能解决的，除了……

第六章

杨家开出了七位数优厚的设计费，当然会放出风声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名设计师耿亚尘将在杨老爷子的寿宴上交出设计图，而这件事也成为除了祝寿之外的另一个热门话题。

胡大平在建筑界是一人之下，众人之上的地位，他当然也知道这件事，他在几天内也赶制了一张设计图，只不过他在几个重点地方做了一些修改，这些当然都是致命的修改，而且是每个设计师在设计时最容易疏忽，也最要不得的错误，这些错误就算不足以毁掉耿亚尘，但对他的地位绝对大打折扣。

他在寿宴的前一天，守在耿亚尘的住处外，一等就是一天，可是偏偏耿亚尘怎么也不出门，月亮逼退了阳光，却没有逼散残留在空气中的热气，时间愈紧迫，他心中就愈是焦躁，自己好不容易从惠妮那里弄到钥匙，还费了番工夫才在不知不觉中送回钥匙，万一等到耿亚尘上床睡了，自己所做的一切功夫岂不都白费了！

不行！得想个办法让他出门。

他灵机一动，拿起行动电话拨了耿亚尘的号码。

“喂！耿亚尘！”

电话响不到三声，耿亚尘就抓起电话，难道他在等某人的电话？

“一个山中的女人，在你心中值多少？”胡大平故作神秘地压低了嗓子。

“你是谁？”

耿亚尘紧张的声音马上传了回来，胡大平知道自己找对了门路。

“如果你想知道，二十分钟后到市中心的大钟下，逾时不候！”胡大平说完立即收了线。

“喂！你把话说清楚，喂……”

耿亚尘对着早已收线的话筒吼了几声，想都没想，就开了车出去。

胡大平看着耿亚尘匆匆离去，也证实了那个女人跟耿亚尘的关系非比寻常，否则一个陌生人的电话，决不会令他如此紧张、不安。

不过这不是今天来此的目的，他赶紧进了耿亚尘的屋子，上了二楼，见桌上放了一个牛皮纸袋，外面写着：“谨致杨老爷子”，他本来还以为可能需要费点工夫去找，没想到一切竟进行得如此顺利，真是天助自助。

他拿出牛皮纸袋中的设计图，换上自己的那一份，狂妄自大的耿亚尘，既收了工，就表示他完成了所有检视工作，他现在等的只是把设计图交给杨家，然后享受众人的喝彩，他绝对想不到，那时就是他下台的时候。

胡大平几乎已经预见自己的成功，脸上不觉露出一抹得意的笑容，他收到耿亚尘的大作，得意洋洋，从从容容地走出去，可是他却没注意，在黑暗之中，另有一双眼睛盯着他。

耿亚尘一路急驶，连闯了几个红灯，脚下猛催着油门，心里却直叨念着：二十分钟！才二十分钟，怎么赶得到市中心的大钟。

眼看大钟就在眼前，偏偏又因出了车祸减缓了车速度，他心急得猛按喇叭，可是除了换来几声咒骂，根本毫无效果。

他顾不得违规停车，把车子往路边一放，索性下车用跑的，他穿梭在车阵上，一直跑到大钟下才停住，他汗水淋漓，手扶着钟柱，大口喘气，虽然时间早已过了指定的二十分钟，但他仍不放弃四处搜寻。

他不知道自己应该看见什么，而他什么都没看见，他没见到月灵，也没见到长得像月灵的云新月。

这个打电话的神秘男子到底是谁？

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自己从滇缅山区死里逃生，但月灵的事，自己从来未告诉任何人，除了月牙族的人，还有谁会知道月灵的事？

电话里的声音，很明显是刻意压低了嗓子，如果这个人必须伪装他的声音，那么必定跟自己有相当程度的熟稔，他的目的是什么？既然约了自己，为什么又不现身？

整件事情变得扑朔迷离，一层又一层的迷团，像滚雪球般，愈滚愈大，他忽然有种感觉，整件事，根本就是件阴谋，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胡大平就是主谋。

可是为什么呢？为了让自己爱上月灵，然后拱手让出惠妮？还是要让自己陷入极度的迷惘中而精神崩溃？

他真的弄不明白，不过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可以忍受跟月灵永不相见，可是他没办法忍受一次又一次地被勾起对月灵的思念，如果再见不到月灵，他肯定自己一定会崩溃的。

“小姐！耿先生来了！”阿琴匆匆跑进来。

“吼什么？该通报的时候不通报，真没事的时候，却又急得像火烧屁股！”

其实惠妮早就盛装等着耿亚尘，只是她一想到那张照片上，美得令自己逊色的女人，心里就不舒服。

阿琴挨了骂，没得到指示又不敢出去，就站在一旁不知如何才好？

耿亚尘正巧走进客厅，阿琴指了指惠妮，耿亚尘摇摇头，挥挥手让她先出去，阿琴才如蒙大赦地跑出去。

耿亚尘走到惠妮的身旁坐了下来。

“走啊！穿得这么漂亮，还等什么？”

“你还知道今天要带我一起去出席啊？”惠妮心中的委屈全化作一句嘲讽。

惠妮的话却令耿亚尘一头雾水，他不知道惠妮这一顿脾气所为何来？

“谁不知道你是我的未婚妻，这么重要的场合，不带你去，带谁去？”望着惠妮那张精心装扮的美艳脸庞，却无端地想起月灵。

“没错！大家都知道我是耿亚尘的未婚妻，就怕你鬼迷心窍，忘了自己是个有婚约在身的人！”惠妮积了一肚子不满，全写在脸上。

“你到底在说什么？”耿亚尘心有点虚，语气就显得不自然，难道惠妮知道了什么？不可能啊……

“我说什么你心里明白！”

“惠妮！有什么话你就明说，我最讨厌绕着圈子打哑谜，或者你根本就不想跟我一起去！”耿亚尘的脸色跟声音都一起沉下来。

“你自己对不起我，还冤枉人，做贼喊抓贼，你解释两句不行吗？”惠妮站了起来。

耿亚尘也站了起来，有些不耐地说：

“我今晚还得交设计图给杨老爷子，现在没心情跟你说这些，你如果不去，我自己去！”

他必须赶快离开，惠妮的话摆明了她知道一些事，可是在还没弄清楚她到底知道了什么之前，他不想在这里跟惠妮打迷糊仗，而且他现在除了设计图外，所有的心思全被月灵占得满满的，根本没有余力跟惠妮周旋。

“等一等！”惠妮喊住了耿亚尘。

“我说过我不想再谈了！”耿亚尘虽停下了脚步，却没转过身。

既然耿亚尘一直回避自己的问题，就表示他对自己还有所顾忌，不致明目张胆到无可挽回，自己若执意要兴师问罪，也许会把一场逢场作戏逼问成真，倒便宜了另一个女人。

她软下了口气，走到耿亚尘的面前娇嗔地说：

“你冷落了我一个月，回来也没一句好话，我发脾气也不行吗？你那么有个性，扭头就要走，你就么不在乎我吗？我被冷落，受委屈，都算活该吗？”

耿亚尘既是有意冷落惠妮，当然不在乎她的委屈，光是他刚回来乍见她跟胡大平那一幕，让她受这些委屈也不算什么。

他知道事情一定不只像惠妮说的，纯粹是被冷落的委屈，惠妮已经如此忍让，委屈求全，当着面再要坚持，也说不过去，毕竟惠妮身后逾亿的身价，对自己并不是完全没有吸引力。

思及此，耿亚尘突然发现，惠妮庞大的身价，好象不若先前深具诱惑力。

“可以走了吧？”

惠妮堆起了笑容挽着耿亚尘。

“我花了一天打扮自己，就等着今晚艳冠群芳，怎么不去？”

耿亚尘摇摇头，如果一个女人的烦恼，只剩下如何艳冠群芳，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

当初自己看上的除了惠妮的身价，不就是她艳冠群芳的外表？为什么这会儿反倒有种俗不可耐的感觉？自己什么时候有这种转变？

耿亚尘甩甩头摒除杂念，今晚他有更重要的事，他必须保持头脑清醒，绝不能让纷沓杂乱的疑惑困扰自己，至少今晚不行。

杨老爷子七十大寿，虽然不是什么头版大新闻，但却也是政商界一次重大的聚会。

杨老爷的声名横跨政、商两界，而他三个儿子也都各有所成，宾客如云是想像得到，所以杨建安早在一星期前，就把所有的事情安排妥当。

杨家三兄弟，杨建安、杨伯安、杨子安，虽然很得各界尊重，但在杨老爷子面前，他们依旧恭敬顺从，杨老爷子的话对他们而言就如同圣旨，所以他们的孝顺也是出名的。

会场设在杨家位于郊区的旧邸，杨老爷子因为旧邸对大家做事、就学都不方便，所以才在近市区买地建屋，要三兄弟住在一起，凝聚家庭的向心力。

时间还没到，一些未能前来贺寿的人所送的花篮早已摆满了中庭；采访的记者，当然不会放过这个重要的场合，人人脸上都挂着兴奋之情。

夜幕低垂，坐落在山腰的杨宅，灯光通明，在黑暗中，灯光显得特别耀眼，很有一股金壁辉煌的味道。

随着日落西沉，每个人都显得更加忙碌，重头戏即将登场，七十大寿，一辈子也只有一次，更何况像杨老爷子这么一个福、禄、寿三至的重头人物。杨家三兄弟也不停地穿梭在宾客之间，就怕怠慢了任何人。

杨家今晚可说是热闹非凡，宾客云集是一定的，但场面之浩大却远超过耿亚尘的想象。看来杨家的名声可比自己所知来得大。

除了祝寿之外，他比其它人多了一项任务，也多一层压力，他依然神态自若地伴着惠妮走进大厅，他不能因现在的紧张，让别人先对他的设计打上问号。

原本空旷的大厅，因为宾客众多，而显得有些拥挤，耿亚尘的眼光很快地扫过大厅，建筑界叫得出名字的大师，几乎都出席，他不知道杨家把这些人请来，是为了想知道这空前的设计是否符合实际需要？或者值不值他们所付出的代价？

他们当然不想花了巨额费用，却只得到一个梦想，也不想让这笔空前的设计费，成为一个笑话。

杨家毕竟都是生意人，人情自然顾得少些，耿亚尘虽然不怕这种刻意的安排，但压力不能说没有。他对自己是很有把握，可是他对杨老爷子可没什么把握，早知如此，根本就不该拖那几天，早点交出设计图，也许现在钱已进袋，也可以轻松自在地参加寿宴。

惠妮跟耿亚尘的出现，当然吸引了众人的目光，耿亚尘可以说是今晚的第二男主角，而惠妮逾亿的身价，使她成为当然的最佳女主角，光是安氏企业的衬托，就足以使她艳冠群芳，更别说她得天独厚，漂亮艳丽的外表了。

惠妮挽着耿亚尘，朝每个跟她打招呼的人轻轻颌首，亚尘看不出她有一点热诚。惠妮本来就热衷于这种集众人羡慕、嫉妒眼神于一身的感觉，还有引起别的男人的虎视眈眈的眼光，好挫挫耿亚尘的傲气。

胡大平见两人连袂前来，卿卿我我一副神仙眷侣的样子，心里就不舒服，不过没关系，这么久都等了，他不在乎多等这一、两个小时。

他堆着笑容，趋步向前。

“耿兄！好久不见！”

“是啊！好久不见！”耿亚尘早知道胡大平不可能放过自己可能出丑的机会。

“耿兄今晚可是主角之一，有不少人可是冲着你——还有那张旷世钜作而来，人的一辈子有这么一回难得的经验，那也没什么可遗憾了！”

耿亚尘从胡大平的恭维中，听不出一丝真心。

“我想胡兄也是其中之一吧？”耿亚尘直视着胡大平反问。

谁都知道他们两人是死对头，胡大平为避免让耿亚尘有所怀疑，索性也不否认。

“凭我们十九年来同窗兼死对头的交情，我怎么可能错过这百年难得的机会，对不对？”

“你当然不能错过，因为今天这种殊荣，是你梦寐以求，却一辈子无法达成的！”

“你……”胡大平虽怒目相视，却忍下所有的怒气，没骂出口。

耿亚尘知道自己的反唇相讥，绝对已经激怒了胡大平，可是他却一反常态地全忍了下来，这倒使耿亚尘颇感意外，胡大平如此委屈求全，不可能是怕得罪自己，难道是碍于惠妮？更不可能，因为有惠妮在场，依他的个性，绝不会让自己占上风，那么是为什么呢？

胡大平忍下所有的怒火，他不在乎耿亚尘的讥讽，至少现在不在乎，因为再过不久，他就可以看到耿亚尘自云端跌落谷底的惨状，而他现在愈得意，一会儿就愈凄惨，到那个时候，所有的积怨，就可作一次宣泄，那才叫做大快人心。

“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请安小姐喝杯酒？”胡大平又扬起了笑容，很绅士地征询，但却故意不去看耿亚尘。

对于两人当着自己的面针锋相对，惠妮一句话也没说，她只当这是一种争风吃醋，吵得愈凶，表示耿亚尘愈在乎自己，她心里反而高兴。

惠妮不论私底下跟胡大平有什么特殊的交情，但这种公众场合，一双双眼睛全盯着自己，挂着耿亚尘未婚妻的身分，怎么也得给耿亚尘面子，她望向耿亚尘，以示尊重。

耿亚尘不置可否地耸耸肩，其实他也不在乎谁要请惠妮喝酒，他只想一个人好好静一静，众人的眼光令他有些喘不过气来。

既然耿亚尘没有意见，惠妮就理所当然地跟着胡大平一起去应酬。

耿亚尘望着他们两人周旋于宾客之间，在人群中谈笑风生，他突然觉得他们两人还挺登对的，一个多金，一个拜金，而他心中仅存的一些醋意，好象早已被连日来的混乱给打散了！

“耿先生！真对不起，客人实在太多，没能招呼你！”杨建安一脸抱歉。

耿亚尘回过神说：

“没关系！你们忙吧！别管我，记者都追着你们三兄弟，可别把记者引来了，我一个人自在些。”

“安小姐呢？”杨建安往大厅看了看。“怎么没跟你一块儿来吗？”

“这种场合怎么少得了她，你只要看哪儿人最多，她一定就在那里。”耿亚尘苦笑着说：“尽管订了婚，不管走到那里，她依然众星拱月，男人对她好象永不死心，哎！有妻若此，自己也算与有荣焉！”

杨建安听得出耿亚尘话中的不以为然，可是他跟耿亚尘既非深交，感情的事自不便评断。他拍了拍耿亚尘的肩膀说：

“你不知羡慕多少英雄好汉呢！不过安小姐来了就好，我妹妹一直想认识她，这下对她总算可以如愿以偿了！”

“你妹妹？”耿亚尘虽然跟杨家不是很熟，但谁都知道杨士龙只有三个儿子，这妹妹不知是从那冒出来的？

“是啊！”杨建安点着头说：“我妹妹可是我父亲的心头宝！”

杨建安一看时间差不多了，忙说：

“我得去请我父亲下来，一会儿有个舞会，还要你帮忙呢！”

“喂……”

耿亚尘不知道今晚还有舞会，看杨建安一副神秘兮兮的样子，他要自己帮什么忙？开舞吗？不会吧！杨建安已经上楼，他又不好追着问。

杨建安上楼不久，就见杨家三兄弟伴着杨老爷子走下楼，杨家三兄弟都是年轻有为，杨老爷子虽然七十高龄，但气色、精神都相当好，父子四人一起走下楼，正印证了“虎父无犬子”这句话。

楼下的宾客响起一片如雷的掌声，久久不绝。

杨老爷子站在大厅上，高举双手，掌声才慢慢停下。

“谢谢各位今晚的莅临，为了一个小小生日，弄得大家劳师动众，心里实在过意不去，所以特别吩咐小儿，备上美酒佳肴，必使每位佳宾都有宾至如归之感，如有怠慢之处，还请多多见谅！”

杨老爷子话才说完，又是一阵掌声。

杨老爷子一直等到掌声结束，才又开口道：

“大家都知道，今晚除了作寿之外，另外还有一场重头戏，就是要揭晓名设计师耿亚尘先生为杨家完成新宅之设计！”

每个人都望向耿亚尘，耿亚尘笑了笑，算是对齐聚的眼光一种响应。

“我跟大家一样都没见过这张设计图，而且今天在场来了许多行家，一定都是想看看耿亚尘先生的作品。另外，还有一件更高兴的事，就是我干女儿也赶回来帮我祝寿！”

杨老爷子的话引起大厅一片议论之声。

原来杨建安口中的妹妹是杨老爷子的义女，耿亚尘这才恍然大悟。

“我这个干女儿，不喜欢交际应酬，长年旅居国外念书，所以大家对她都很陌生，不过既然她回来了，我有意让她也加入杨氏企业，以她所学来协助我三个儿子，所以今天当然要介绍给大家认识认识，还希望大家能多给她指教。本来她该是今晚的压轴，不过因为她坚持要让耿先生的部分做压轴，所以我就先带她出来！”

对于杨老爷子义女如此的抬举，耿亚尘倒有些受宠若惊和不明所以。

“子安！去带思月下来！”

杨子安点点头，走上楼去。

耿亚尘一听到思月这个名字，不知怎地，脑中突然有了模糊的想法，却又连不上线。

杨子安伴着一名身着粉色长裙，体态轻盈，风姿绰约的女子下楼，她的脸上挂着浅浅的笑，眼神温婉地掠过每一个人，而在耿亚尘的震惊的眼神中稍作停留。

在场所有的人，莫不惊为天人，赞叹之声不绝于耳。

惠妮直瞪着这个像是从照片走出来的女人，没想到杨老爷子的义女，竟会是她？难怪耿亚尘可以对自己百般冷落！难怪他可以对自己跟胡大平的事完全不在意，原来他早就找到另一个可以令他少奋斗数十年的女人，也许她的身价不比自己，但有杨氏企业做后台，也差不到那里去，更何况她的姿色还不在自己之下！

胡大平也惊讶地直视着思月，这个就像凌空而降的仙子般的女人，难怪耿亚尘会为之倾倒，惠妮跟她比起来，实在逊色多了，原来她是杨老爷子的义女，难怪自己怎么查都查不到她的来历。

他转念一想，不对啊！耿亚尘那张照片，明明是在山里拍的，那个女人的身后就是那批建筑，如果她是杨老爷子的义女，她是怎么到那种蛮荒之地？难道她是跟耿亚尘一起去的？

耿亚尘的震惊绝不亚于任何人，他目瞪口呆地看着杨子安身旁的女人，所有的混乱又再度涌上心头。她是月灵，还是云新月？而杨子安看着思月的眼光，是决对男人对女人情有独钟的痴迷，更引发他浓浓的醋意。

杨子安才停下脚步，站在杨老爷子的身旁，耿亚尘就激动地冲上前，抓着杨老爷子义女的手。

“你说你叫什么名字？”

每个人都被耿亚尘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而更奇怪的是，他这么失态地冒犯，却问了句再平常不过的话。

杨子安冲上前，想要拉开耿亚尘，却被杨建安阻止，他见父亲沈下了脸，忙打着圆场。

“耿兄！怎么酒还没喝，您就先醉了？”杨建安边说边悄悄地试着扳开耿亚尘的手。

耿亚尘依旧抓着思月，眼睛仍直视着她，像是所有的人都不存在似的。

“你说！你到底是谁？”他又问了一次，只不过这回比前次更多了激动与焦躁。

“耿亚尘！我们尊重你的才华，也尊重你是客人，请你自重，别太放肆了！”杨子安也上前，话说得极委婉，但谁都看得出他极力克制自己的怒气。

“大哥、三哥！没关系，他不过就是要知道我的名字嘛！”思月对耿亚尘展现一个极优雅的笑容，徐徐地说：“我明杨思月，思念的思，月亮的月！”

“不！你不叫杨思月！”耿亚尘放开了她，退了一步吼着：“如果你不是月灵，就是云新月，没有杨思月这个人，没有！”

“耿先生大概认错人了吧？思月跟我们一起住了一、二十年，一直都叫思月！”杨建安已经有些不耐烦。

“不！不可能的！”耿亚尘直摇着头说：“我没有认错人，在滇缅山区，她用月灵的名字，逼我跟她结了婚；在我家门前，她用云新月的名字，让我为她付了五万元；现在她摇身一变，倒成了杨思月。我可能一次认错人，不可能每次都认错人！”

“思月一向住在国外，怎么可能在你家门前讹你五万元，何况思月虽然是爸的义女，但对我们而言，她是最得宠爱的么女，她在杨家要什么有什么，犯得着去骗你区区五万元吗？”杨建安的语气已从不耐烦转为极度不满。

惠妮简直气疯了，她冲到耿亚尘的面前，气极败坏地说：

“你忘了我们已经订婚了吗？你居然还跑到深山里跟这个番女结了婚，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不能给我留点面子吗？”

“安小姐！请自重，别出言不逊！”杨子安毫不客气地警告惠妮。

“你们还有脸叫我自重！”惠妮指着思月说：“耿亚尘有张番女的照片，照片上的那个女人就是她，耿亚尘没有认错人，是她抢了我的未婚夫，该自重的人是她，不是我！”

“耿先生！我是谁并不重要，我看你还是先想办法跟你的未婚妻解释清楚，若是为了一个不知名的女人，失去了一切，好象有些不值，不是吗？”思月像是打圆场却又带着挖苦的意味。

“你到底是谁？”耿亚尘铁了心地直视着思月，对于惠妮的指责完全不为所动。

“我就是我！”思月一直保持她优雅的笑容。

“耿亚尘！你走不走？”对于未婚夫这种无视于自己存在的失态，惠妮觉得简直无地自

容。

“我不走！我要是走了！下一回，她又不知道要变成什么人了！”耿亚尘在思月澄澈的眼睛里，找到了一些似曾相识的熟悉。他必须现在就弄清楚这件事，而不要杨思月成为另一个迷团，压在心头。

“好！很好！你要弄清楚请自便，不过只要我走出这个门，我们就解除婚约！”惠妮气得根本忘了身在一旁的记者，也顾不得形象的往外走。

胡大平对事情急转直下的发展，简直应接不暇，他开始怀疑，耿亚尘会不会是中蛊了？他心中也有很多的疑惑，可是他却不想在这个时候跟着发疯，自毁前程，成为明天报纸的新闻。

“耿先生！你现在追出去，也许还能挽回你所选择的生活，过你想要的日子！”思月依旧定定地望着耿亚尘。

“我现在什么都不想要，不管你是谁，我投降可以吗？”耿亚尘终于知道自己在不能选择的时候强行离开，是因为不确定自己的感觉，而现在，可以自由选择的时候，他却因确定了心中的感情而无法离开。

“耿先生！你不需要跟我投降，因为我根本不是你要找的人！”

“难道我爱你，还不足以拆掉你的伪装吗？”耿亚尘激动地说：“你三番两次出现在我面前，不就是想掳获我的心，不就是想要我为你痴狂？现在你做到了，让我为你神魂颠倒，你彻底占有我的心，难道这一切，你全部不认帐吗？”

思月的身子微微一凛，但却是那么轻微、短暂，教人看不出她心中起了什么涟漪。

“够了！”杨士龙忍无可忍地打断了这一切混乱：“耿先生！我可以钜资买你的才气，可是我却不容你在此撒野，设计图改天再看，你先请回吧！建安！送耿先生出去，替我好好招呼客人！”

“耿先生！请吧！”杨建安即使在下逐客令，也还保持了风度。

“不！月灵！如果神为你安排了一切，如果我就是你想要的，为什么你不承认我们之间的一切，难道你曾经为我狂跳的心是假的吗？”耿亚尘几近嘶吼地喊着。

“建安！”杨士龙扬高了声音催着儿子。

杨建安朝杨子安使了个眼色，两人架着耿亚尘就往外走。

“月灵！我爱你！月灵……”耿亚尘就这么喊着出了大厅。

思月略移动了脚步，却被杨士龙拉住手。

“思月！跟我上楼！”

思月扶着杨士龙缓缓步上二楼，而这一场意外的混乱，早已弥补了众人没见到耿亚尘大作的遗憾，因为耿亚尘的失常，比他的作品教人更感兴趣，而这场寿宴的高潮，也在一阵混乱后结束，留下的只是余波荡样的各种揣测。

第七章

你曾经问我相不相信神会为我安排一切？

我一直都相信，而且神也真的为我安排了一切。

“思月！怎么回事？”杨士龙才坐下，就直截了当地问。

“干爹！你该去问耿亚尘的，当众发疯的人是他可不是我。”思月回避着。

“可是让他发疯的人是你，对不对？”杨士龙盯着思月说：“我虽然七十岁了，可是我脑子还没退化。”

“那您为什么还赶他走？”

“我不先弄走他，让他冷静下来，只怕他继续说下去，当众发疯的人就不只是他了！说！这是怎么回事？”

思月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说：

“没错，他口中的月灵、云新月全都是我！”

思月把对耿亚尘的仰慕，山中逼婚、撞车等所有的事情全盘托出。

杨士龙听完，沉吟许久才问：

“你就是为了他，才拒绝子安？”

思月点点头。

“当初我为了躲开子安，才一个人偷偷回到山上，没想到却救了耿亚尘，这样的巧合，您能说不是神的旨意吗？”

“难道撞车也是神的旨意？”杨士龙简直想不到，思月竟然会做出这些荒谬的事。

“撞车是我刻意安排的啦！”思月心虚承认，毕竟传扬出去，可是有损杨家的名声。

“既然你可以为他躲开子安，既然你可以为他大费周章，在他表白后，何不干脆承认？”

“那种情况我怎么能承认？我没承认，他的未婚妻就指着我的鼻子骂，我要是承认了，她岂不是要杀人了！而且当初，耿亚尘就是舍不得安惠妮的一切，还有他自己的一切，选择离开了我，现在我以您的义女身分出现在他面前，他就突然抛下安惠妮，我怎么知道他是真心爱我，还是因为杨家的一切才爱我？”

杨士龙摇着头。

“你啊！我那三个儿子，真把你给宠坏了！”

“才不呢！是您把我宠坏的！”思月挨着杨士龙的身旁撒娇地反驳。

杨士龙握着思月的手，时光仿佛又回到当年，这好象才是昨天的事，怎么一晃眼，握在手中的小女生，变成了小女人。

当年杨士龙跟思月的父亲白原汉一时兴起，组了个团到滇缅一带山区探险，未料白原汉却脱了队，从此杳无音讯，生死未卜，自己还曾几次派人入山搜寻，却始终无所斩获。

就在白原汉失踪七年后，他突然带了思月出现在自己的面前，当时那种难以言喻的震惊与欢喜，到现在杨士龙还觉得历历在目。白原汉把思月交给杨士龙。虽然在爱情与事业中，白原汉选择了爱情，可是他却不希望自己的女儿，跟着自己埋在深山里，所以才把思月交给杨士龙，请他好好栽培她。跟着思月留下的是一批未经雕琢的出土金块，唯一的要求就是一年让思月回山上一次，还有除了自己之外，绝不让第三者，包括家人至亲知道思月的来历。

就这样，杨士龙领养了白原汉的女儿月灵，并将她改名为杨思月，而他也做到了保守秘密的承诺连他的妻子及三个儿子都没有人知道思月的来历。思月在杨家是集三千宠爱于一身，大家除了宠她，没有人想去探究她的来历。

“你不再考虑考虑？他还有个未婚妻呢！”杨士龙提醒思月。

“干爹！我跟他都已经结婚了，未婚妻又怎么样？”

“你们那种结婚方式，没有人会承认的，怎么能算数呢？”

“耿亚尘刚才已经作了选择不是吗？”思月有些得意地说。

“你都说了他的选择不可靠！”杨士龙突然觉得自己疼爱了思月近二十年，却好象一点也不了解她，他今天才发现思月很固执。

“那只是有待商榷的部分，不管怎么样，他也作了选择，也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他爱我！”

杨士龙摇着头说：

“我看子安可真是全然无望了！”

“干爹！感情的事是不能勉强的！”思月委婉地安慰杨士龙。

“你跟子安从小一块长大，都还培养不出男女之情，对耿亚尘，你就这么有把握？”

“我也不知道！可是我看到他意气风发，神采飞扬地站在台上，我就知道，他就是我要的人，后来几次的接触，我更确定了自己的想法！”思月一脸的沉醉。

“随你吧！你父亲都同意了，我也无话可说，不过我听说耿亚尘交女朋友可是把外在条件摆第一，你别被骗了！”杨士龙不相信耿亚尘真能为思月放弃现有的一切！

“干爸！您放心！他还没通过考验呢！”

耿亚尘怒气冲冲地回到家中，把设计图掉在地上，上了二楼，坐在桌前，凝望着仍放在桌上的照片。

这个女人到底是谁？玩的到底是什么把戏？

她有什么能耐收买所有的人都帮她演戏？

她收买了月牙族，演了一场逼婚记；又收买了租车中心的人演一出撞车记；然后收买杨家上下，来让自己出丑……她这么劳师动众是为什么呢？

耿亚尘细细地回想月灵的每一句话，她曾经肯定地说，因为自己是耿亚尘，所以才坚持要嫁给自己，她一定早就认识自己，可是怎么会一点印象都没有呢？

月灵曾说，只有在山中，文明管不到的地方，她的心才能肆无忌惮，那么在这里呢？是碍于杨家义女的身分，而有所顾忌吗？

云新月曾说，现在多的是无情无义的衣冠禽兽，难道她是在怪自己弃她而去？

耿亚尘想来想去，就想不透，这三番两次的戏弄究竟为什么？

“铃……”

急促的电话声打断了耿亚尘的思绪。

“喂！”耿亚尘的声音中透着被打扰的不满，“那位？”

“是我！”

耿亚尘像被人打通了血脉似的，直起了背脊。

“你现在又是以什么身分打这通电话？月灵？云新月？杨思月？还是另一个女人？”

“说说你的真心话吧？！你希望我是月灵、云新月，还是杨思月呢？”月灵反问他。

“只要你是你，是谁都无关紧要？”

耿亚尘诚挚的语气：让电话那端沉默了好一会儿。

“喂！你还在吗？”耿亚尘紧张地喊着。

“你错了！我是谁对我也许不是很重要，可是对你却代表不同的意义！”月灵试探地说。

“你们都是同一个人，我爱你，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差别？”耿亚尘握着话筒的手直冒汗，他真怕这个身分不明的女人又消失。

“不……如果你爱的是月灵，你就得抛弃这一切；如果你爱的是云新月，她可是什么都没有；如果你爱的是杨思月，她拥有的身价可不亚于安惠妮。你是个聪明人，会做何选择呢？”

“你这绕来绕去，为的是什么呢？”

“为了你！”

月灵肯定又坚决的语气。令耿亚尘又想起逼婚的月灵，她那股柔柔的霸气。

“既是为了我，又逼我做什么选择呢？你就是你，不管做了什么选择，都是你！”

“不！对我的意义不同！”月灵坚持。

“如果你的目的是要我我爱你，我已经说过，我爱你，这样还不够吗？”耿亚尘急得站起来，不管在何时何地，他都拗不过这个女人。

“不够！”

“好！至少在我选择之前，你可以告诉我，从山中、撞车，一直到杨家寿宴，这一连串的混乱是怎么回事？”

“时机未到！”

“你把我的生活搞得一团乱，让我在不知不觉中爱上你之后，你却告诉我，时机未到？”耿亚尘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招惹上这个难缠的女人。

“你必须先弄清楚你的感情，我不要你后悔！”月灵由衷地说。

“我早就后悔了，早在离开你的那一刻，我就知道我一定会后悔，早在回家之后，对你牵肠挂肚，我就已经后悔了！我……”

“耿亚尘！我打电话来不是讨论这件事！”月灵打断他的话，因为耿亚尘的话，一句一句打入她的心坎，她怕动摇自己的决定。

“那你要讨论什么事？”耿亚尘有点泄气。

“你觉得如果一个人想害你，最快的方法是什么？”

“杀了我，或者像你一样，让我的爱无处可去？”耿亚尘有些赌气地说。

月灵心头甜甜的，又不知该说什么好。

耿亚尘受不了这样的沉默，认输地说：

“好！好！如果要有人想弄垮我，就是让我在建筑设计界无立足之地！”

“那你觉得最好的时机是什么时候？”

“当然是人最多的时候……”耿亚尘突然想到什么似地问：“你是说今晚有人想看我出丑？！”

耿亚尘想想又说：

“可是今晚让我出丑的人是你啊！”

“你今晚出的丑，并不会影响你第一设计师的地位是吗？”

“你是指那张设计图吗？”耿亚尘突然想到那张被他丢在楼下的设计图，“有这么对我恨之入骨的仇人吗？”

“没有吗？”月灵说完即收了线。

耿亚尘脑筋直转，转到了个定点。

“这该死的胡大平！喂！喂……”

耿亚尘才发现月灵已挂了电话，他心中还有好多疑惑，可是现在先要解决的是胡大平的事。

他匆匆下楼，捡起牛皮纸袋，抽出袋中的设计图，果然不是自己那张，他心里纳闷着，胡大平是什么时候换走自己的设计图？昨天自己还仔细地检视过后才收在袋中，而自己又一直未曾出去……

对！一定是他！那通电神秘电话一定是胡大平打的，所以他才必须装声音！可是他又怎么知道月灵的事？还有，他是怎么进来的？

惠妮！只有惠妮有这里的钥匙，而且惠妮看过月灵的照片，难道他们两人联合起来设计我？如果真是如此，那么胡大平现在应该在安家，跟惠妮一起商讨下一步计划。在决定和月灵天长地久之前，也一定要先对惠妮有所交代，现在去安家，或许可以两桩事一并解决！

“耿亚尘你这个混蛋，竟敢这么对我！我绝不会放过你的！”惠妮已经摔了一地的东西，最后连订婚戒指都拿下来掼在地上。

胡大平在耿亚尘被架出杨家后，也旋即跟着离开，既然证实了照片上的女人是杨士龙的义女，想要藏娇是不可能了，所以他直接来安家，安慰这个受伤的女人，在她跟耿亚尘之间出现裂痕之际，倒是自己人财两得的好机会，说不定还可以跟惠妮联手弄垮亚尘。

“胡大平！你倒是说话啊！”惠妮生气地说：“你要是来安慰我就说话啊！否则就滚出去，别坐在那里像看戏似的！”

“你正在气头上，我说什么你都听不进去，而且当初你选的是耿亚尘，现在我能说什么？”胡大平故意激着惠妮。

“照你这么说，一切都算我活该啰？”惠妮受了委屈，原以为胡大平会安慰自己，没想到反而被奚落。

“你不是活该，你只是识人不明，这是你识人不明的代价而已！”胡大平身拥着惠妮坐在沙发上。

“可恶！几年的感情，他居然一点也不留恋，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这么不给我面子，以后我安惠妮还怎么见人？”惠妮余怒未息地气着。

“他要是顾着你的面子，就不会移情别恋了！”胡大平在一旁温柔地煽火。

“还不都是你，要不是你要他帮杨家设计房子，他也不会搭上杨士龙的干女儿！”惠妮又把矛头转向胡大平。

胡大平一脸冤枉地说：

“如果他对你真心真意，就不会这么容易弃你而去，不是吗？”

“如果亚尘这么不在乎我，他早就可以走人，何必浪费这么多年的时间，然后说变就变？”惠妮实在不敢相信自己对耿亚尘一点吸引力都没有。

“那是因为他没有找到比你更好的！”

“胡大平！你……”

“惠妮！你先别发火嘛！”胡大平握着惠妮指着自己的手说：“对耿亚尘或许你不是最好的，但是在我心里，谁都比不上你！”

惠妮甩开了胡大平的手没好气地说：

“你少在那里净说甜言蜜语哄我，你们男人都一样，没一个好东西！”

“惠妮！你这么说就太不公平了，你今晚受了这么大的委屈，是谁一直陪在你身边？”

惠妮想想也是，自始至终胡大平一直陪着自己，该死的耿亚尘，连一信道歉、解释的电话都没有。

“当初我真是瞎了眼，看上耿亚尘那个狼心狗肺的东西，这口气，我怎么咽得下去？”惠妮实在心有不甘。

“咽不下又怎么样呢？木已成舟，你又能奈他何？”胡大平想探木惠妮对耿亚尘的恨到什么程度。

“我要是就这样咽下这口气，以后别人还会把我们安家放在眼里吗？而且这件事如果传到我父亲耳中，他不气疯了才怪！”

“那么你想怎么样呢？”

“我要先整垮耿亚尘，将来在我父亲面前，也不致太窝囊！”惠妮恨恨地说。

“就怕你舍不得！”胡大平摇摇头。

“他都能这么无情无义，我有什么好舍不得的，就只是没主意，还怕狠不下心吗？”

看来惠妮真是铁了心，这也难怪她要恨，堂堂一个安氏企业的千金，还被杨士龙的干女儿比了下去，确实窝囊，耿亚尘名气再大，也只是个建筑设计师，身分都差了一大截，可是惠妮却被这样一个男人甩了，而且还当着那么多知名人士及记者的面，明天就算不上头版，也是重要新闻，安家这回脸可真是丢大了。

“如果你真狠得下心，我倒是有个主意！”胡大平把话转入正题。

“有主意也不早点说，害我发那么久脾气！”惠妮瞪了胡大平一眼。

胡大平从茶几上的牛皮袋中拿出一张设计图放在桌上。

“这是什么？”惠妮拿起来，看了一眼，又把它扔回桌上。

“你跟耿亚尘交往几年，甚至还订了婚，你竟然不知道这张是什么？”胡大平有点难以置信。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我谈我的恋爱，他做他的设计师，两码子事，又不冲突，而且我只对耿亚尘的名气和他的人感兴趣，至于他的工作，我可没兴趣！”

惠妮说得理所当然，胡大平却听得大摇其头。难怪他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不堪一击，惠妮从来就不想去了解耿亚尘，金童玉女全是假像。

“好吧！你不懂也没关系，这张是耿亚尘替杨家画的设计图！”胡大平干脆明说比较快。

“是吗？”惠妮这下真有点讶异，“他的设计图怎么会你的手上？”

“这……我反正有我的方法？”胡大平轻描淡写地轻轻带过。

“不对啊？我今天明明也看到耿亚尘手上拿了一个牛皮纸袋，听他说，里面就是要交给杨家的设计图，要不是那个女人，也许这会儿他已经给杨老爷子，怎么会在你这里？”惠妮奇怪地问。

“你说的没错，要不是那个女人，耿亚尘早把他手上那张设计图交出去，那么现在他会很狼狈地自杨家落荒而逃！”胡大平一脸的遗憾。

“为什么？”

“因为他手上那份设计图是假的！而我这张才是真的！”胡大平得意地拿起设计图扬了扬。

“假的？”惠妮不觉好笑地说：“设计图文不是藏宝图，还有真假之分？”

“别人的也许不是，可是耿亚尘这张设计图的身价，跟藏宝图其实也没什么两样，而我这张是真品，他手上那张却是我伪造的！”

“你？”惠妮突然恍然大悟地说：“你的意思是，在今晚之前，你就把耿亚尘的设计图调了包，好让他今晚当着所有的人出丑？”

“没错！”胡大平点点头。“真可惜，眼看计划就要成功了，偏偏杀出个程咬金！”

“这么重要的设计图，耿亚尘怎么会那么大意，让你动了手脚而不自知？！”惠妮怀疑地直视着胡大平。

“他不是大意，他是自大！”胡大平冷冷地自语着，他最恨的就是耿亚尘目中无人的狂妄。

“你说什么？”

“没什么！这不是重点，我……”

“这怎么不是重点！”惠妮目光锐利地盯着胡大平：“今晚若不是那个女人，你的计划就成功了，出丑的不只是耿亚尘，还有我，我要知道的是，你的目标只是耿亚尘，还是想连我也毁了？”

胡大平忙放下设计图，拥着惠妮：

“我的目的只是想弄垮耿亚尘，挤下他，我就是第一设计师，你就会回到我的身边，这才是我真正的目的！”胡大平知道这是最关键的时刻，哄住了惠妮，他方可以让惠妮对自己言听计从。

“你还真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口口声声爱我，却也不惜让我当众出丑！”惠妮发现自己得对胡大平重新考量，至少耿亚尘绝对不会像他这样玩阴的。

“惠妮！我让你出的丑，绝不会比耿亚尘给你的来得大，对不对？”

“你啊……”

“看来我每回来得都不是时候！”耿亚尘一进门就见胡大平拥着惠妮，可是这回他却一点感觉都没有了。

耿亚尘的声音把惠妮的话在半空中打断，胡大平几乎是从沙发上跳起来，可是却没能来得及收起设计图，他只希望耿亚尘把注意力放在别处。

“你们背着人谈情说爱的时候，是不是该关上门？”耿亚尘走进大厅。

惠妮一阵心慌后，想到今晚的屈辱，心中的怒火驱走了慌乱。

“我背着人偷情，也好过你当着众人的面，厚颜无耻地勾搭别的女人！”惠妮火冒三丈地骂着。

耿亚尘瞥见被惠妮掣在地上的戒指，把它捡起来，摇着头说：

“惠妮！你连解释的机会都不给我，就把我判了死刑，太狠了吧？！”

“你是来解释的吗？”惠妮有些得意地想着，耿亚尘终究是离不开自己。

“不是！”

“耿亚尘！你……”惠妮指着耿亚尘咬牙切齿地骂：“耿亚尘，你这个混蛋，你……”

“惠妮！别那么生气！”耿亚尘握着惠妮的手说：“我只是成全你跟胡兄，免得你们老是偷偷摸摸地见不得人！痛苦又不尽兴！”

惠妮又羞又恨，她甩开耿亚尘的手冷冷地说：

“你只是成全你自己，别把话说得那么好听，我偷偷摸摸，起码还顾着你的感觉，你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将我置于何地？”

对惠妮！耿亚尘是有些抱歉，毕竟她是他的未婚妻。

“惠妮！这整件事是个意外，不过我还是很抱歉！”耿亚尘由衷地说。

“意外？！”惠妮冷笑地说：“你的感情走私你却称为意外，这倒新鲜，那么我请问你，你现在的成全也是意外吗？”

“我是来退还订婚戒指的，我想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要解除婚约，我没道理让你为难。”耿亚尘脱下手上的戒指递给惠妮。

惠妮一手打掉耿亚尘手中的戒指恨恨地说：

“你根本就是怕我为难你对不对？或许今晚的一切，是你跟那个女人安排的，你早就想甩了我，还把事情做得像我自己要退出，你真阴险！”

“我不想再跟你争执这些！随你怎么说，胡大平比我更适合你，是不是啊？大平？”耿亚尘转向一直未曾开口的胡大平。

跟偷设计图这件事比起来，惠妮的事根本就不算什么，他现在只希望耿亚尘没注意到桌上的设计图，否则自己连最后翻身的机会都没有。

“亚尘兄？感情的事不能冲动，我想你跟惠妮心平气和谈谈，别做出让彼此都后悔的事！”

“奇怪？这不是你一直希望的结果吗？怎么这会儿反倒谦让起来？”耿亚尘故作疑惑地问。

胡大平一番虚情假意的谦让更令惠妮怒火中烧，而且有种被骗的感觉。

“胡大平！你这个没用的男人，就会在背地里使坏，在耿亚尘面前，却又什么都不敢说，难怪你处处都输他一截，那都是你自己造成的，怨不得别人！”

惠妮的话说得一点情面都不留，胡大平脸色一阵青、一阵白，难堪至极，他不禁在心里骂着，这个胸大无脑的女人，全看着眼前一时快意，不为长远作打算，话也说得开了，脸也扯破了，以后还有什么好谈的。

“惠妮！我这一切不全是为你？”胡大平仍希望能挽住惠妮。

“为了我？你跟耿亚尘全都一个样，为来为去，全都为了你们自己！”惠妮冷冷地说：“我告诉你，今天就算没有了耿亚尘，我也不会要你这种男人，否则我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

惠妮说得如此坚决，胡大平见事已无可挽回，面子都没了，也不必再顾虑风度问题了。

“既然如此！那我祝你跟耿亚尘两人‘百年好合’！”胡大平特别加重了语气，狠狠地讽刺惠妮，这几年的委屈求全算白费了，临了总得出口气。

“胡大平！你这个小人！”惠妮一晚上受两个男人的气，简直想杀人。

“反正我本来就是小人，也不必强充君子，虽然我不够光明正大，也好过有些人吃在嘴里，看在眼里，而且吃过之后就抹抹嘴，还半句谢都没有！”

“胡大平！你说够了吧？”耿亚尘真没想到胡大平临走还要刻薄每一个人。

“胡大平！你给我出去，现在就滚！”惠妮气极败坏地吼着。

“滚就滚！等耿亚尘甩了你，看还会有谁来安抚你这个骄纵的女人！”

胡大平故作漫不经心地拿起桌上的设计图就往外走，他还没决定下一步要怎么做，先拿走再说。

“等等！”耿亚尘喊住了行色匆匆的胡大平。

胡大平拿着耿亚尘的设计图，心就有点虚，刚才的狠话，七分气愤，也有三分的虚张声

势，为的就是让自己能走得顺利些。

他沉住气，转过身，强作镇定。

“耿亚尘！你还有什么指教吗？”

“指教不敢当，只是你好象拿错了东西？”

“有吗？”胡大平没想到耿亚尘还是发现了，他的手心直冒汗。

耿亚尘把手中的牛皮纸袋扬了扬。

“这份好象才是你的，你要不要看看？”

动手脚被拆穿的难堪，还基于惠妮不留情面千百倍，这无异承认了自己比不过耿亚尘，现在又被当场揭穿，他恼羞成怒地说：

“耿亚尘！别以为别人捧你第一，你就狂妄自大，总有一天，我会击败你的！”

“第一、第二对我而言，已经不重要，如果你想要，我可以拱手让位！”

耿亚尘的一番话，却仍被胡大平误以为讽刺。

“你不在乎，我在乎！你最好随时提高警觉，因为只要你稍有差池，我就会让你跌得很难看！”胡大平愤恨地摔下手中的设计图，怒气横生地走出去。

耿亚尘捡起设计图，转过身，见惠妮冷冷地盯着自己，想想惠妮今晚真的是饱受委屈了。

“惠妮！今晚的事，我很抱歉！”耿亚尘由衷的歉然。

“今晚的事你抱歉，那么今晚以后的事呢？”惠妮冷冽的追问。

“好！所有的事我都很抱歉，行吗？”耿亚尘有些无可奈何。

“你抱歉？！”惠妮讽刺地说：“今天晚上，就属你最风光了，当着众人的面，甩了安家大小姐，任谁都不得不佩服你的魄力！”

“惠妮！你这又何必呢？大家好聚好散嘛！”

“被用的人不是你，你当然说的轻松！”

“说句老实话，这几年我们之间除了理所当然之外，还有什么？恋人之间的悸动、激情，甚至最基本的两情相悦都建筑在有形的外表下，今天就算没有杨思月，将来我们一样会走上今天的路！”耿亚尘尽量放缓了语气，毕竟自己理亏多一点。

“以前都没这些问题，杨思月一出现，你的问题也全出了笼，我看你是贪上她的美貌比我多一些是不是？”一提到杨思月，惠妮就一肚子火。

“我说过这整件事是个意外，连我自己也还没弄清楚的意思，不过现在唯一肯定的是，我爱那个女人，那个让我无法坚持原则的女人！”

“耿亚尘！你够了吧！”惠妮忍无可忍地吼着：“你先是当众让我下不了台，现在当着我的面，还大言不惭地谈论你的走私爱情，就算我们之间进不出爱情火花，总还有点普通感情吧？你这样算什么？”

虽然自己跟胡大平调情在先，可是那并未成真，她并不是非常在乎跟耿亚尘分手，她在乎的是一个先后顺序，而她恨的就是自己未能先下手，现在弄得自己没面子，安家也丢了脸，对父亲也不知怎么交代，最后还白白被胡大平奚落，想了想就火。

耿亚尘想想多说无益，捡起了地上的戒指，放在桌上，诚挚地说：

“惠妮！不管怎么样，我还是一句抱歉，我想这是我们最好的结局！”

惠妮就气耿亚尘这么心平气和，这么理所当然；就气这整件事看起来像有预谋，她抓起身旁一个椅垫，扔向耿亚尘。

“你去死吧！我祝你跟你的爱情一起下地狱！”

耿亚尘拨开了飞来的椅垫，摇摇头，惠妮跟胡大平的事虽未为外人知，但给自己撞见几次也够没面子，所以对惠妮除了抱歉外，大部分是基于维持风度，面对惠妮的歇斯底里，他只想赶快离开。

“不论如何！我还是祝你早日找到比我更适合你的人，有个好归宿！”

“你滚！滚！”惠妮吼着，抓起东西就往耿亚尘的身上扔。

耿亚尘快步地走出大厅。

“耿亚尘你去死吧！”

到了中庭，耿亚尘依然能听到惠妮歇斯底里的吼叫，他摇摇头，望着满天星斗，心中有股如释重负的轻松感，现在，他最想做的事就是找月灵，他有好多事要问，也有好多话要说，心中的迫不及待，不觉加快了他的脚步。

杨家大院中，灯光依然通明，但客人在一场乱之后，气氛变得有些尴尬，弄得大家都不自在，所以寿宴也比预期提早结束。

当然预期中的热闹没有出现，预期中的高潮也提早落幕，接下来的寿宴，当然也就显得冷清得多，那些等着看设计图的人，也在耿亚尘被“请”出去之后，相继地跟着离去。

对杨士龙突然冒出的义女，造成一向自视甚高，风度翩翩，又具高知名度的耿亚尘，在今晚如此重要的场合，完全不顾形象，像疯了似地胡言乱语，揣测之说，纷纷出笼，当着杨老爷子或杨家三兄弟，这些都还是耳语，可是杨家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只要出了杨家大门，这些耳语就会变成各种谣言，杨家的人也知道，澄清谣言最好的方式就是保持沉默。

杨建安跟杨伯安各有家庭，对思月仅止于兄妹之间的关心，在那一场混乱之后，他们对思月的身世更加好奇，但杨士龙不提，他们也没敢问，只当什么事也没发生似地贯穿整个寿宴。

可是杨子安却无法像他们两人神态自若，他也不能当这一切都不曾发生，他跟思月年纪相仿，从思月进杨家后，他就几乎跟思月形影不离，而兄妹之情，在进入青春期后，就转换为男女之情，杨子安一直以为，只要等思月长大，他们就是一对，可是在父亲提出结婚之事后，思月却莫名其妙的失踪，就像……她每年都失踪一回一样，只是这回时间较长，他几次忍不住问父亲，父亲不是回避就是拒谈，给他的永远都是那句：“时间到了，思月自然会回来！”

他早已习惯思月的例行失踪，只是这回时间不对，这不得不令子安怀疑，思月是否对这件事有意见，今晚又发生这件事，他更是急欲知道事情的真相。

思月不知道是真忙，还是刻意回避自己，一晚上都没个跟她单独谈谈的机会，他就坐在角落，酒一杯接一杯地喝，目光却一直跟着思月游走。

原来热闹非凡的中庭，因为客人的相继离去，而一下子空了下来，感觉上大了许多，连方才宴客的杯盘也被收得干干净净，不禁让人怀疑，刚才一场热闹，一场混乱全是假的。

在跟耿亚尘打了电话之后，月灵一直定不下心，脑子翻来覆去，想的全是耿亚尘的话，心头甜得就像里了层蜜似的，浓得化不开。

关了灯之后，星星在黑夜衬托下，显得格外耀眼，月灵从不知道应酬有这么累人，她还宁可去面对月牙族的族人，至少在他们的眼中，一就是一，绝不会绕老大的一个弯之后，还不确定答案是不是。

月灵走着，突然见着子安坐在石椅上，她怔了怔，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这一晚上，她就一直避着子安询问的眼光，她本以为子安一定睡了，没想到却仍躲不过这一关。

既然不能装作没看见，只好硬着头皮走过去。

“子安！天晚了，进去休息吧！”

“思月！我们之间的感情已经淡到需要说应酬话了吗？”微醺的子安，无法像平日一般克制感情。

“你喝多了……”月灵不想在这种情况下跟子安谈话，他可以藉酒装疯，可是自己可能招架不住。

“我喝的酒不比你心中的秘密多吧？”子安直视着月灵。

“我累了！先进去了！”

“别走！”子安抓着月灵的手：“思月！我等了你一晚上，你一句话不说就要走？”

“子安！你放手！你醉了！”月灵挣扎着。

“我没醉！我从没有一刻像现在这么清醒！”

子安突然将月灵拉向自己，低下头就吻她的唇，粗暴而狂乱地吻着。酒精混着久压的感情挥发而不可收拾。

月灵慌乱地抗拒，为着怕人瞧见而抗拒，为了心中另一份情而抗拒。

她推不开紧拥着自己的子安，一时情急，扬手就甩了子安一巴掌。

清脆的掌声打醒了子安，也吓着慌乱的月灵。

“子安！对不起！我只是急了，我不是存心要打你的！”月灵了解子安对自己的感情，一句对不起，也包含了自己对他在感情上的不能。

子安先是一阵愕然，随后颓然地坐了下来。

“思月！我们曾经无话不谈，为什么在爸要我们结婚之后，你却变得如此遥不可及，我们之间变得陌生、客套，无话可谈？”

“我很抱歉！真的！”月灵真不知该如何解释这一切。

“你的抱歉也包括拒绝，是吗？”

月灵沉吟不语。

“你默认了是不是？”子安即使早猜着七、八分，真如意料，还是很难面对。

月灵依然默然。

“我曾经以为我们知心、知情，结婚是想当然尔的事，没想到，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我一厢情愿，为什么？思月！为什么？”

“在我的心中，你跟大哥、二哥是一样的，你们都是那么疼我、宠我，可是那只是一种……”

“兄妹之情对不对？”子安接着月灵的话说：“思月！对你！兄妹之情早就过去，这么多年，难道你对我的感情全然不觉？”

“我不是木头，怎么可能全然不觉，我只是没办法勉强自己，硬将感情变质！”

“耿亚尘说的全是真的？是不是？他并没有疯对不对？”

月灵犹豫了一会儿，用力地点点头，她不要子安再对自己存有任何幻想。

子安摇着头说：

“不可能，你怎么可能跑到山里跟他结婚，他还说是你逼他的！那个月灵、云新月又是怎么回事？”

月灵想想若不把事情说清楚，子安一辈子不明不白，他一定会很痛苦。

“我的本名叫白月灵，我的家是在滇缅山区，我的父亲是山区里一部小部落的酋长……”

月灵将所有的事情彻头彻尾的全告诉子安。

子安听了连连摇头，他真不敢相信，跟自己生活近一、二十年的思月，竟会是一个酋长的女儿。

“怪不得你每年都要失踪一段时间，原来你是回家去了！为什么非瞒着我们不可呢？”

“瞒着你们，是不想给大家带来困扰！”

“可是却仍给我带来痛苦！”子安苦笑着说：“看来我在感情方面还不如你勇敢，至少你勇于争取你想要的，而我这么多年来，却没敢开口向你表白！”

“子安！我……”

“别说了！我自己错失了机会，也没道理强留你是不是？”

“能得到你的谅解是我最开心的事！”月灵由衷地握着子安的手。

“可是却是我最近最伤心的事！不过你能让耿亚尘那种事事讲条件的男人对你举白旗投降，也真是不容易！”

“他是被我纠缠不过，才弃械投降的！”月灵笑得甜甜的。

“你来纠缠我，不知多好？”子安虽接受了这个事实，一时还是很难想得开。

“子安……”

“好啦？！”子安指着月灵的手背笑着说：“你那一巴掌，打醒了醉，也打碎了梦，难过是难免的，但只要你真的开心，就够了！”

“子安！我真不知该说什么才好，这么多年来，你一直对我那么好，即使是现在，你还是……”月灵硬着喉说不下去。

“那就什么都别说了！”子安伸手抹去了月灵溢出眼眶的泪水。“我倒从这件事得到一个教训！”

“什么教训？”月灵抹去了眼眶中的泪水。

“人不可貌相啊？看你平常柔柔静静的，没想到拗起来居然如惊天动地，攻击性这么强，我看那个耿亚尘以后也没什么好日子过了！”

“你啊！你拐着弯取笑我！”月灵知道子安是为减轻自己的心理负担，故意逗着自己。

月灵的手被子安握着，心里的压力，随着他的谅解而得到纾解，抬起头，她发现今晚的月亮分外明亮。

耿亚尘在走出安家之后，便迫不及待地又到杨家，他等不及要告诉月灵，他要跟她厮守终生，他要告诉月灵，从现在开始，他们可以想爱就爱，不必有任何顾虑！

他兴冲冲地把车停下，就冲到大门口，他要给月灵一个惊喜，可是当他的眼光穿过栅门，他看到的是杨子安拥着月灵，不只是拥着，他还吻着月灵，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

这是怎么回事？不到一个小时之前，她还打电话告诉自己，这一切全为了自己，现在她却偎在杨子安的怀中，为什么？

耿亚尘只觉得满胸妒火，烧着他一肚子的疑惑，他觉得又被月灵戏弄了！

可是她为什么要告诉自己，设计图被换的事呢？这算是自己几番被愚弄后的补偿吗？

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家中，也始终想不透月灵究竟意欲何为？

为了让自己在今晚出洋相吗？

耿亚尘摇摇头，他确定自己跟月灵素昧平生，远口无冤，近日无仇，她为什么要这么费心地安排这一连串的事件？！

胸中的怒火，烧坏了他的思考力，也烧乱了他的情绪，月灵！月灵！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你怎么能让我深深爱上你之后，却把这一切一笔勾销呢？

月灵以为耿亚尘昨晚就应该解决了所有的事情，她以为这一大早，他就会迫不及待地出现在杨家，然后她会对他作个小考验，如果他通过了考验，她就会投入他的怀抱，将一生交给他。

可是太阳从东方移到了头顶上，依然不见耿亚尘，月灵就在大门边踱来踱去，不知道他是改变了主意，还是跟安惠妮又重修旧好？

与其站在这里胡猜，不如去找他，反正也不是没去过，月灵开了辆车就驶出杨家。

她一路急驶，却在快到的时候缓了速度，心跳的速度却随之遽增，想到在山上，面对耿亚尘，她都如此理直气壮，而在感情明朗化之后，却又如此情怯。

她停了车，走到门口，半天举不起手去按门铃，万一耿亚尘正跟安惠妮在里面卿卿我我，岂不给安惠妮一个奚落自己的机会？

可是来都来了，而且都已经到了最后关头，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放弃，不都前功尽弃了？

她望着门铃，这一按，也许是个开端，或许是一个结束，不管是什么结果，自己也不知道不可。

“铃……”

第一声按得月灵有些胆颤。

等了许久不见响应，难道他不在？

“铃！铃！”

她又连续按了两声，她站在门外，都可以清楚地听到门铃声，如果屋里有人，没道理听不到！

莫非耿亚尘去找自己了？

月灵懊恼着自己不应该这么冲动，这下不跟耿亚尘错过了？

“谁呀？”

月灵正转身准备离开，身后却传来耿亚尘瘖哑的声音，她猛转过身，却见他红着双眼，一看就知彻夜未眠，而且从他紧皱的眉心，月灵确定，他绝不是因为兴奋过度而未眠，难道是为了惠妮的事？

耿亚尘一看居然是月灵，所有的怒火全提了上来。

“你又出现了！今天你又是以什么身分出现在我面前？”他冷冷的语气中压着随时爆发的怒火。

“我以我的真实身分来见你！”月灵不明白他的怒气从何而来，难道昨晚的表白全是假的？

“这倒意外，就不知道你的真实身分是什么？”

“白月灵！”月灵定定地望着他。

“是吗？我以为你的真实身分该是杨家三少奶奶！”耿亚尘真恨自己一句刻讽的话，也说的全是妒意。

“为什么要带根刺，拐着弯说话？”

“你不是最喜欢这种捉迷藏，打哑谜的游戏吗？我只是投其所好而已！”

“什么原因让你在一夜之间转变了态度？”月灵凝视着亚尘，她知道他在生气，她只是不知道他为什么跟自己生气。

“是你！是你改变了我！”耿亚尘怒气冲冲地指着月灵。“你改变了我所有的原则，改变了我的爱情观，打乱了我的生活，接下来呢？你还想做什么？邀我去喝喜酒吗？”

耿亚尘的吼声，已引来路人侧目，月灵柔柔地牵起他的手。

“我们进去谈好吗？这里人多，不好看！”

“哈！”耿亚尘甩开了月灵的手吼着：“你还怕难看吗？你不是曾经为了要引起我的注

意，当街跟人吵架吗？那个时候，你怎么不觉得难看？”

“我不想跟你吵架，我只想知道你昨天说的话是不是真的？”

“你呢？你对我的那一部分是真的？还是只有你跟杨子安热吻的时候，才是你的真情流露？”耿亚尘粗着声，眉心锁得更紧。

“你昨晚去过杨家？”月灵终于明白，他为什么生气。“你怎么不叫我？”

“你跟杨子安正忙着，我不便打扰！”他恨恨地说。

“事情不像你看的那样！子安他……”

“从认识你开始，每件事情都不像我看到的，我不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不过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你说只有在山上，那个文明管不到的地方，才能肆无忌惮地爱我，为什么昨晚你一概否认，因为这里你有杨子安，这整件事，都是你安排的一场游戏，而你乐在其中，我承认你神通广大，演技一流，可是为什么偏偏挑上我？为什么？你是想证明，一向自视甚高，坚守原则的耿亚尘也逃不过你的手掌心吗？”他愈说愈激动！

“不！不是这样的！”月灵急急地说：“我承认整件事是我刻意安排，但绝对不是游戏，一开始，在山里救了你，那真的是个意外，我只是利用这个意外，给自己一个机会。挑上你，是因为你是耿亚尘，可是你不要，你丢下我，回到这里，婚已经结了，你叫我怎么办？我除了想办法赢得你的心，我还能如何？”

“山上那种婚礼能算数吗？”

“为什么不算，在月牙族人的心目中，我们就是夫妻，白月灵是我真实的身分，山上的一切，包括我的感情全都是真的！”

耿亚尘忘不了月灵带给自己的悸动，面对深情真挚的月灵，他还能怀疑她吗？

不！耿亚尘摇摇头。

“我不相信！我再也不信你的任何一句话，所有的事情都到此为止，我不想再追究任何事，只求你从现在开始，彻底走出我的生活，永远别出现在我面前！”

耿亚尘说完转身就要进屋。

“这是你的真心话吗？”月灵不要这样的结果。

这是自己的真心话吗？不是！不是！可是他必须趁自己还能抽身的时候，斩断这段不知从何开始的感情，他紧握双拳，用力点点头。

“不行！”月灵走到耿亚尘的面前，坚决地说：“不行，我费尽心思，安排这一切，要的不是这样的结果！”

“白月灵！在山上也许你最大，可是在这里，你是你，我是我，谁也没高过谁，而我现在决定抛开那个为情所困的耿亚尘，重新过我原来的生活！”

耿亚尘知道自己只要面对月灵，他的坚决就会溶化在月灵柔澈的眼眸中，他也不要给自己再次陷入情网的机会，所以他说完后，即刻冲进屋里，关上大门。

“耿亚尘！你开门！”月灵敲着门喊着：“你不相信我，难道你也不相信自己的感觉吗？你明明爱我，为什么要强迫自己离开我呢？”

“你走吧！我退出你的游戏，别再来找我！”耿亚尘隔着门吼着。

月灵听得出他声音中的愤怒与受伤，他认定自己在戏弄他，那么自己就算站在这里喊破了嗓子，他也不会听的，人家说：“解铃还需系铃人”，看来只有让时光回到从前，事情才能解决。

她望着紧闭着的大门，心中暗誓：“耿亚尘！不到最后关头，我绝不会死心的！”

“铃！铃！”

自从赶走月灵之后，连着几天都有这种不肯善罢干休的电话，耿亚尘怕是月灵，又不敢接，可是一声声的铃声，却像月灵的呼唤似的，一次又一次叩在心头，他唯一的因应之道，就是蒙着头，任之响着。

今天这通电话响得特别久，而持续的铃声，显示对方没找到人绝不会死心。耿亚尘窝在被里，都快窒息了，电话依然响着。

最后，他掀开被，无可奈何地下了床。

“好吧！好吧！我认输了！”

他走到桌旁一拿起电话，就听到杨建安的吁了口气。

“可找到你了！你上那儿去了！你的秘书说你几天没去上班，家里电话又没人接，真急死人了！”

“有事吗？”亚尘语气淡淡的，心底突然有种怅然若失的感觉扩散开来。

“还有什么事？当然是设计图的事啊！”

耿亚尘本来还以为杨建安是为了月灵的事，结果只是为了设计图，他的失望又往深处跌！

“设计图我会派人送过去，有什么问题，我们再约时间谈！”

“你不来吗？”

“我想你父亲大概不会想见到我吧？！”亚尘怕见到月灵，或者说应该，怕再见到月灵跟杨子安的亲密之举。

“我看你是为了思月吧？”杨建安揣测地问。

“我不知道谁是思月，我也不想知道！”

“思月去美国了！”杨建安像没听见亚尘的话。

“去美国？”亚尘整个心跌至谷底，是自己要结束这一切的，可是真的结束，却令他难以承受。

“是啊？思月就是这样，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我们早就习以为常！记得设计图早点送来，我父亲催着要！”

亚尘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结束跟杨建安的谈话，他的心里一直想着月灵走了！走了！她突然出现自己生命中，然后又无声无息地走了！

心底空空的，他才发现，月灵的份量有多重，他才知道，自己有多思念月灵，想念她的柔，她的霸，甚至当街骂人的泼辣。

自己究竟是不相信月灵的话，还是只因她跟杨子安的关系不能释怀？他不知道，以后也不可能知道，游戏已经结束，自己还留恋什么？不管她是月灵、云新月，或是思月，都不重要

……

睡了觉，睁开眼，自己依旧是建筑界第一设计师，他依然是个人人称羡的单身贵族！

第九章

“笃！笃！”

“进来！”

杨建安几次电话，逼得耿亚尘不得不打起精神，重新投入工作中。

他仔细检视着要交给杨家的设计图，一向只要已完成的作品，他从不再看，可是这回却因胡大平的调包而破例，谁知道他会在设计图上动什么手脚。

本来他一直以为胡大平只是嫉妒他，平常虽然王不见王，又是众所皆知的死对头，但他总以为同窗九年，基本的情分还是有，可是最近一连串的事情，却令他寒了心，也对胡大平死了心。

“耿先生！”秦秘书走到耿亚尘的桌前。

“什么事？”他的眼光仍在设计图上。

“外面有个男人指名要找您！问他有什么事也不肯说！”

“哦！”耿亚尘抬起头：“有没有说什么事？”

“他说有封信要交给您，我说代收，他也不肯，坚持要交给您本人，这个人来路不明，所以我骗他您不在，可是没想到，他却说他要等，多久都可以等，我没办法，只好来告诉您一声！”

秦秘书的话却让耿亚尘陷入沉思，这样的情景，令他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耿先生！”耿亚尘一直未答腔，秦秘书不知该如何处理。

“哦！”耿亚尘回过神，“你去请他进来吧？”

“是的！耿先生！”

“对了！秦秘书！”他喊住已退到门边的秦秘书。“杨总经理约的是什么时候。”

“今天下午两点！”

耿亚尘点点头。

虽然杨建安说月灵已经离开，他仍不愿再踏进杨家，以免触景伤情，等这件案子结束，他将完全斩断杨家的一切。

“耿先生！人来了！”

耿亚尘望着站在秦秘书身后的男人，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更强烈，他不觉站了起来，走到了那个男人面前。

“耿先生！没事我先出去了！”

耿亚尘点点头，眼光暂停在男人的脸上，脑中则不断搜寻与这个男人有关的记忆。

“你……”

“耿先生！我家小姐请我把这封信交给您！”男人从口袋中拿出一封信。

他望着男人手上的信，平平整整，显见他的小心翼翼，也看得出他对托信者的忠心耿耿。

“你不是……”模糊的印象渐渐清晰。

“是的！我就是……”男人简短地回答。

“你们家小姐是谁？为什么……”

“小姐说您看信之后自会明白，其它的事我都无可奉告！”男人固执依旧。

耿亚尘看得出来，男人的无可奉告，绝对是威胁利诱都没办法让他说一个字，既然他说看了信便会明白，自己也不需要白费工夫再多问了！

他接过男人手中的信。

“你们家小姐还有说什么？”

“有！”

耿亚尘看着男人，等着他往下说。

“小姐交代，务必请您一定要看信！”

耿亚尘就很好奇，一个忠心耿耿又固执的管家，怎么完成这个任务。

“你如果不能肯定我会不会看，你怎么回去交差？”

“如果耿先生坚持不看！我会在这儿一直等到您首肯，如果耿先生答应要看，相信耿先生一定不会失信于我们做下人的！”

男人说得不疾不徐，却给耿亚尘扣了一顶好大的帽子，他摇着头说：

“真不知道你们家小姐是何方神圣，能得到你如此忠心相待！”

“耿先生一定会看对不对？”

“如果你不放心，我可以现在就看！”耿亚尘说着就要拆信。

“不！耿先生！”男人忙阻止着说：“小姐交代，您看信的时候，我不能在场！”

“为什么？”耿亚尘发现这个女人，不但奇怪，而且还有许多奇怪的规矩。

“因为小姐说看信前，你一定不会为难我，但看完信后就很难说，所以既然我已达成任务，我就该走了！”

“等等！你们小姐不是在美国吗？”

男人回过头。

“她在她该在的地方！”

“什么意思？喂！喂！”

男人走出去，耿亚尘想想这个人跟杠子头也没什么两样，走出去也没用，还是看信快一点。

还记得我写的第一封信吗？

还记得一个为了证实自己的一见钟情，而对你场场追逐的女人吗？

现在！是不是唤起了你一些记忆？

你曾经问我相不相信神会为我安排一切？

我一直都相信，而且神也真的为我安排了一切，他在我苦思不知该如何让你相信，我们有缘有分的时候，把你送到我的眼前，你知道当时我有多高兴吗？那是一种喜从天降，欣喜若狂的感觉。

于是我为自己安排了一场婚礼，用原来的我爱你，可是你惦念着属于你的掌声，所以在你弃我而去的那一刻，我改变了主意，我想，在着生命威胁的情况下，你只有勉强，没有真心，这一切都枉然，于是我派人暗中保护你，让你才能安然无恙地回家！

这是月灵的故事。

至于云新月的出现，是想探采你对我的感情，在这一连串的安排中，其实都有线索可寻，云新月，云南的新月。也就是月牙族，想到了吗？杨思月嘛！本来是要给故事一个完美的结局，无奈天不从人愿，也或者是好事多磨，你呢？你是故不顺天意，还是属于后者？

我曾说过，你就是你，任何人都不会是耿亚尘，而我要的人就是你！

这就是全部的故事，我知道你很生气，尤其是我的来来去去，所以我把结果的决定权交给你，你来决定它的延续或结束，这样比较公平是吗？

我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

“月灵！那个女人居然是月灵！”耿亚尘抓着信不可置信地自语着。

怪不得！怪不得在山上，总觉得她好象早认识自己似的！

怪不得她义无反顾地嫁给自己！原来……

他把信，又看了一次，而一次比一次更教自己震撼与感动。

月灵是个多令人不可思议的女人，她竟然可以为了追求一份她想要的感情，费尽心思，而自己呢？抓着一份自以为是的感情，虚度几年光阴，而现在有这样一份真心等着自己，还能再错过吗？

在上回历劫归来时，他曾经暗暗发誓，绝不再回到那里，没想到今天却又再次旧地重游。

时光像回到以前似的，他一样顶着烈日，在丛林里打转，他找到了上回昏倒的地方，却找不到月牙族，他的心跟上回一样焦躁不安，可是上次是怕回不了家，这回却是怕见不着月灵，一样的景，两样的心情，却同样逼得他快发疯。

本来还想给月灵一个惊喜，所以瞒着所有的人，这下可好，惊喜就快成了噩耗，上回还有人知道自己的行踪，这回可真是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这次虽然多带了些东西，可是他只是让自己在这深山里多打转几天而已，他颓然地坐了下来，靠在树干上，闭上眼睛，想的全是月灵。

不知道自己这样算不算殉情，不过这种殉情方式也未免太窝囊了，而且还没有人知道，也好！死在这里，也许有一天月灵会发现，也算是自己对一片痴心的回报。

可是他不想死，他还没有亲口告诉月灵，他爱她，他要给她一个真正的婚礼。月灵！如果你的神真能为你安排一切，那么祂会不会通知你，我来了？！

月灵苦心安排了一切，大概没想到会在最后关头失算。

耿亚尘睁开眼睛，四周围还是只有自己一人，连上回吓得自己魂飞魄散的月牙族人，都像失踪似的。

再次闭上眼，他的思绪有些涣散，不过也只是把一个月灵散作好几个，他好后悔，后悔的是自己不相信月灵的话，不相信自己的感觉，这辈子的错，好象全在这段时间犯尽了！可是算算这次的错误是最严重了。

月灵！你在那里？你听到我在喊你吗？你可以跟我不期而遇，为什么我专程来找你，却碰不到你呢？月灵！你的神在那里？你在那里！月灵……

持续不断，闷闷的鼓声一直刺激着耿亚尘浑沌的脑神经，朦胧中像是压低了雷声。

要下雨了吗？不行！得找个避雨的地方。

醒来吧！

一阵一阵鼓声，愈来愈近，他几乎以为雷公站在自己头顶上打雷。

有雷就有闪电，这是不变的定理，有闪电时，大树之下躲不得！醒来吧！还得去找月灵呢！

月灵！月灵！等我！

“月灵！”

他惊喊一声，整个人坐了起来。这才发现他的头胀得要裂开似的。

抬起头，迎上月灵盈盈目光。他简直不敢相信。

他紧闭着眼，再次睁开，月灵依旧在眼前。

“不可能！不可能！我一定是在做梦！”他直摇着头，上回见到月灵，他希望那只是一场梦，可是这一次，他却深怕这只是一场梦。

月灵走向他，坐在床边，握着他的手。

“这不是梦，我的手是热的，实实在在的！”她的声音跟平常一样轻柔。

耿亚尘紧握着月灵的手，眼睛一眨也不敢眨，深怕她又就此消失似的。

“月灵！我真怕这辈子都见不到你！”

“我不就在这儿吗？”

耿亚尘拥着月灵，让自己的心贴着月灵的心。

“月灵！我爱你！我不知道自己变了你多久，但我一直想告诉你，我爱你！”

“从我第一眼看到你，我就在等待你这句话！”月灵在得知耿亚尘来到这里，就知道自己已完完全全得到他，可是真听到这句话，还是令她激动不已。

“你知道吗？我一个人在山里打转，心中真的好害怕，我害怕的不是死亡，而是怕永远见不到你，怕自己没有机会好好爱你！”他捧着月灵的脸，整个人都掉进那一泓澄澈。

“不会的！”

“对！不会的！因为你的神又把你带到我面前！”

月灵浅浅地笑着，握着他的手，贴在脸颊。

“不！神只帮我制造了一次机会，是我为自己争取了一切，甚至安排你回到我身边……”

“你知道我要来？”耿亚尘讶异地问。

月灵点点头。

“可是我并没有告诉任何人啊？”

“别忘了！你是个名人，真的要知道你的行踪，并不是件难事对不对？”月灵一脸的促狭。

“你跟踪我？不会吧！”

“你该知道，为了你，我什么都做得出来！而且我也只是派人跟踪你而已，这跟我先前那次比起来，实在也算不了什么，对不对？”

亚尘摇着头，笑着说：

“这辈子，我注定逃不出你的手掌心！不过你也真狠，知道我来了，还让我吃那么多苦？”

“我为你耗尽心思，你就算为我吃点苦也不算什么！更何况我还派人暗中保护你！”

“你这么费事干什么？直接叫你的人带我到这里不就好了！”耿亚尘真不了解月灵，可以为自己义无反顾，却在最后关头里足不前。

“再见到你，就是我托付终身的时候，我必须知道你下了多大的决心！”

“我通过考验了吗？”耿亚尘目光缱绻地望着月灵。

“我把你带回来了，不是吗？”月灵低着头，一脸的娇羞。

“那我现在可以吻我的新娘了吗？”

月灵一个转身站了起来。

“当然不行！”

“为什么？”

“我们都是世俗的文明人，你当然得给我一个大家都承认的婚礼！”月灵漾着甜甜的笑。

“你的意思是说，我不需要改行做酋长了吗？”

“阿努因为不想让我一辈子都留在深山里，才把我寄养在杨家，所以他更不可能留下你。”

“那谁做酋长！”亚尘仍有点不放心。

“傻瓜！当然是月牙族的人自己做啊！”月灵一副想当然的样子。

“可是你不是说……”

“我骗你的！”月灵笑着说：“不这么说，你怎么会屈服！”

“那挖去双目之说一定也是骗我的啰？”

月灵点点头。

“你这个鬼灵精，真被你吓死了！”亚尘发现自己真拿月灵一点办法也没有。

“可是即使你这么害怕，仍然弃我而去！就不知道当时你是勇气过人，还是真那么讨厌我？”月灵又坐回床边。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亚尘拥着月灵，“其实选择离开，固然是因为我放不下世俗的一切，其实也是因为自己不敢面对你，我怕跟你在一起的时间愈久，我就愈走不开，事实证明，我真的离不开你，所以我来了！现在，就算你告诉我，爱上你要五马分尸，我也不走了！”

“你只要好好爱我，就不必担心会有什么私刑，不过要是你辜负了我，月牙族的人，没有一个会放过你！”

“你又骗我了！”亚尘轻捏月灵的脸颊，“不过这回我什么都不怕，因为他们不会有任何机会！”

亚尘的话给了月灵一个永远的承诺，她的笑靥尽是满足。

“不过那个杨子安……”

“你还在吃醋啊？”月灵逗着亚尘。

“怎么不？他吻的可是我老婆！”

“说起来我们还得谢谢他呢！”

“怎么说？”亚尘不明白。

“因为上次我就是为了躲开杨家的人情逼婚，才躲回山上，也才能碰上你，你说是不是该谢谢他！”

“你们从小一起长大，难道你对他一点感情也没有？”

“从小一起长大的人那么多，难道他们全该配成对吗？我对他当然有感情，不过他是他，他不是耿亚尘，而我要的人是耿亚尘！”月灵依旧在温柔中固执己意。

“月灵！谢谢你的执拗，让我了解爱情的感觉，也让我找到一份真爱！”

月灵偎在亚尘的怀中，享受着她为自己争取的幸福，她知道今后无论天涯海角，她的心都可以为他肆无忌惮的狂跳。

尾声

月灵跟亚尘的婚礼也算是件大事，更何况还经历了先前的一些纠葛，所以特别引人注目。

不过他们两人却选择了最宁静、安详的婚礼。前次已经有整个月牙族人的祝福，他们不需要其它人的虚情假意，尤其还是杂有看热闹的意味。

他们带着两颗真心，让牧师为他们完成了婚礼。

“新郎，你可以吻新娘了！”

亚尘低下头，轻柔地吻住了娇羞柔情的月灵，也吻住了两人情定一生。

| 全书完 |
